

星海社FICTIONS
ダンガンロンパ霧切
DANGANRONPA KIRIGIRI
5
Illustration
小松崎類
Komatsuzaki Rui
北山猛邦
Kitayama Takekuni



☆星海社FICTIONS
ダンガンロンパ霧切
DANGANRONPA KIRIGIRI
5
Illustration
小松崎類
Komatsuzaki Rui
北山猛邦
Kitayama Takekuni

目录

录入信息

《弹丸论破雾切5》

ダンガンロンパ霧切 5

著:北山 猛邦

イラスト:小松崎 類

翻译:Fragrance

博客:行寒录

排版:我

https://fraha.lofter.com/tag/%E5%BC%B9%E4%B8%B8%E8%AE%BA%E7%A0%B4%E9%9E

第一章 生存喧嚣(一)

（译注：原文为“生存狂騷”，与“生存競争”（生存竞争）同音）

利布拉女子学院 ——五月雨结

（译注：即之前的“天秤座女子学院”，本章起改为音译，之前相关章节已全部参照修改。）

你跟曾经的我很像——

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干部，这一系列事件的始作俑者，大侦探龙造寺月下是这样评价我的。

这句话说的应该不是身为一个侦探的能力，而是态度吧。话说回来，本来“000”侦探和我之间在实力和业绩上都几乎是天差地别，根本没办法比较。

“你和我是一样的，我也不能容忍邪恶的存在。所以，为了消灭邪恶，我决定要得到比他们更强大的武器。”

龙造寺是这样说的。

不能容忍邪恶的存在，这种想法我的确也有，自从失去妹妹之后，它就一直深深铭刻在我心中。

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

为了救一个人，而让一个人哭泣，这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呢。

“在纯粹的救济面前，牺牲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我得出的结论。”

——不对。

这是强者的理论。

如龙造寺这等拥有天赋才能的人才会得出这个答案。而我原本就是一个既没有才能又一直过着平凡生活的人，对我来说，这大概是一种我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境界吧。

即使如此，还可以说我和他很像吗？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一战，也是证明他和我并不相同的一战。

除此之外，龙造寺也赋予了这次游戏很多的含义，光是我能够体会到的就有好几层意思，比如说目的之一是揭穿御镜灵这个来历不明的侦探的真面目，另一个意图则是把雾切响子引到现场，从某个侧面来说这同时也是他们所发起的“000”级别的争斗，从这次的胜负结果之中也可以大致窥见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今后的发展方向。

有平行思考和多任务处理的天才之称的安乐椅伯爵，这就是他的行事风格。

然而……我不由觉得，应该还存在一条线能够把这好几条支流全部连起来。

——真正的目的。

龙造寺月下到底想通过这次游戏找到什么呢。

不管怎么说，要想胜过龙造寺月下，我必须先解决眼前的案件。

我现在正在十二挑战的其中之一所在的地方，“利布拉女子学院”。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了。跟雾切响子分别之后，我先坐上电车，后来又换乘公交车，到这里我都记得，但之后就不清楚了。醒过来的时候，我倒在一间陌生的房子里，眼前站着一个披着带帽子的黑色斗篷的人，疑似就是案犯，背后则是穿着水手服的女孩尸体，看起来应该是女高中生。

黑斗篷看到我之后立刻逃跑，冲进了一个房间。我追在他后面进入那个房间，但黑斗篷却不见了，只有并排摆放着的两口棺材。

我认为黑斗篷应该是藏进了其中一口棺材里……但里面装着的却是两个女高中生，跟被害者一样穿着水手服。她们俩双手戴着手铐，双脚戴着脚镣，嘴被胶带封住了。

黑色直发从中间分开，戴着发带把额头整个露出来的女孩是滩月夜。这女孩有一双猫一般的眼睛，性格不太好相处。

而另一个红色头发，发型是蓬蓬松松的妹妹头的女孩则是远秋津菜砂，从外表看来性格应该比较文静温和。

她们俩好像是同班同学。

她们为什么会被装进棺材里——

还有消失的黑斗篷到底去了哪里？

“月夜同学，”菜砂开口说。“你记不记得被装进棺材里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不……我只记得自己早上打算去上学，坐上了出租车……”

“出租车？你打车上学啊？”

我这样问道，她摇了摇头。

“今天是例外，平时坐的公交车好像是因为堵车还是什么晚点了，再等下去要迟到了，所以我就打了车。”

“我也是，”菜砂说。“我坐的公交车跟月夜同学不是一条线，但好像也晚点了很久，车站排起了长队，我没办法只好坐出租车了。然后……之后的记忆就很模糊了。”

“——这就是说，你们很有可能是被出租车司机带到这里来的啊。话说回来，公交车晚点搞不好也是他们干的，就是为了让你们坐上假的出租车。”

“怎么会这样……”月夜脸色发青地说。“你说的‘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难道是什么绑架团伙？”

“你不妨就这么想吧。”

“他们为什么要绑架我们？因为我家里有钱？”

“你家里很有钱？”

“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的，不过家里更有钱的孩子周围有的是，为什么偏偏挑中了我……”

月夜一副随时会哭出来的样子。

“被害的竹崎同学家里也很有钱？”

“嗯……大概吧……我不大清楚。”

“真要说的话，竹崎同学在班里是属于下层阶级。”

菜砂插进来回答道。

“喂，小砂——”

“本来就是这样啊？”

“话是这么说……”

“实际上，在班里她们和我们之间隔阂很大，基本不怎么交流。虽说如此，小团体之间也几乎不会发生冲突，彼此是互不干涉的关系。”

既然是高中生的小团体，这种情况也是随处可见的吧。不过比起这个，更让我在意的是，菜砂这女孩跟她外表给人的文静印象相当不同，说话一针见血，洞察力似乎也很优秀。刚刚打开棺材的时候她的确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不过现在看起来已经相当镇定了。

如果是她——应该也能够胜任“黑之挑战（Noir Duel）”的案犯角色。

“关于那位竹崎同学，”菜砂继续说。“你说她被杀了，是真的吗？”

“嗯，我亲眼看到的，她流了好多血，我也检查过她的脉搏，确实没有了。很遗憾……她真的死了。”

“难以置信。”

“不，所以说……你看，她的学生手册也在这儿。”

“这种东西想怎么伪造就怎么伪造。搞不好竹崎同学就是这场奇妙恶作剧的主谋，这样一切都说得通了。”

“既然这么说，那你亲眼去看看好了，”我有点恼火起来，说。“出了这个房间直走就到了——”

“我也很想去，但我现在这样动不了。”

菜砂把手铐举起来给我看。且不提手铐，要是不把脚镣取下来，她应该没办法随意走动。不过脚镣只是把她的两只脚用锁链连在一起，并没有固定在棺材里，要是费点力气应该还是能走的。

“是啊，你先想办法处理一下这个啊，快点给我们打开！”

月夜吵了起来。

“就算你叫我打开我也没办法……我又没钥匙。”

我耸了耸肩说。

刚才我检查她们俩身体的时候没有发现什么像是钥匙的东西。

“而且我也不能这么轻易就给你们打开，搞不好你们就是凶手。”

“把脚上的打开也行！”

“不，就说我没钥匙了……”

“那你就别磨蹭了，赶快去找啊，要是钥匙在那个什么凶手的手上，那你就把它抢过来。既然你是侦探，这种小事对你来说应该不在话下吧？”

“不要强人所难啊……”

不过再这样吵下去也不会有结果。

我就去找找钥匙，顺便调查一下其他地方吧。

“你们两个能不能在这里乖乖待着？”

“除了在这里乖乖待着我们还能干吗啊。你赶快去吧，顺便找找厕所在哪里，劝你最好不要让我忍太久。”

“我、我知道了，”我打开房门之后回过头。“要是有什么事就大声喊，我把这里的门开着。”

两个人点头答应。

把她们留在房间里真的没关系吗……

不过如果她们真是凶手倒是用不着担心了。

我打算让门就这样开着，松开了门把手，紧接着滑动门沿着滑槽自动滑了回去，缓缓关上了。这应该不是自动门，而是那种滑轮上装有闭门器的结构，在医院之类的地方这种门很常见。把门全部拉开，推到最边上按进去，门就不会滑动了，这样就能让门一直开着。

我突然发现了一件奇妙的事。

问题不在这个闭门器结构……而在黑斗篷逃进这个房间的时候，门是开着的。

他是提前让门开着的？

回想起来，我记得其他门也全都是开着的，好像一开始他就已经确定了逃跑路线一样。

凶手难道一开始就打算到这个房间来的吗。

还有一个奇妙的地方。

哪里都找不到锁门用的旋钮或是锁孔。

我追在黑斗篷后面第一次来到这个房间的时候，有那么一会儿这扇门就像被锁住了一样完全打不开。然而门上是没有锁的。

那么为什么门会打不开呢。

果然还是用东西把门卡住了吗？

门是沿着室内一侧的滑槽滑动的，所以只要找根木棍之类的东西卡在滑槽上就可以让门打不开了吧。

然而看起来门周围的地上什么都没有。

那难道是黑斗篷从内侧把门抵住了？

在这种情况下，黑斗篷几乎就没什么时间藏起来了……

“我说，你在那种地方站着不动干吗呢？”背后响起了月夜的声音。“赶快去找钥匙啊。”

“啊，嗯……”

我决定暂且搁置这个问题，来到了走廊上。

走廊大概长十米左右，宽度并不特别宽，地上铺着地毯，因此听不到什么脚步声。墙壁和天花板都是木质的，有一种旧木头的独特气味。由于没有窗口，我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我穿过走廊，走过门口，这一扇门是普通的开关门。回想起来，黑斗篷逃跑的时候，这里好像也是开着的。

我从走廊上走出来，发现这里是一间宽敞的礼拜堂。室内铺着让人感觉凉飕飕的石料地板，给参加礼拜的人用的长椅总共大概二十张，一张长椅差不多能坐十个人。最里面的地方高出一截，上面有布道台，摆放着十字架和圣母玛利亚像。对面好像就是这栋建筑物的出入口，看起来礼拜堂里并没有窗口，唯一可以依靠的光源只有安装在墙上的白炽灯。

我首先向着出入口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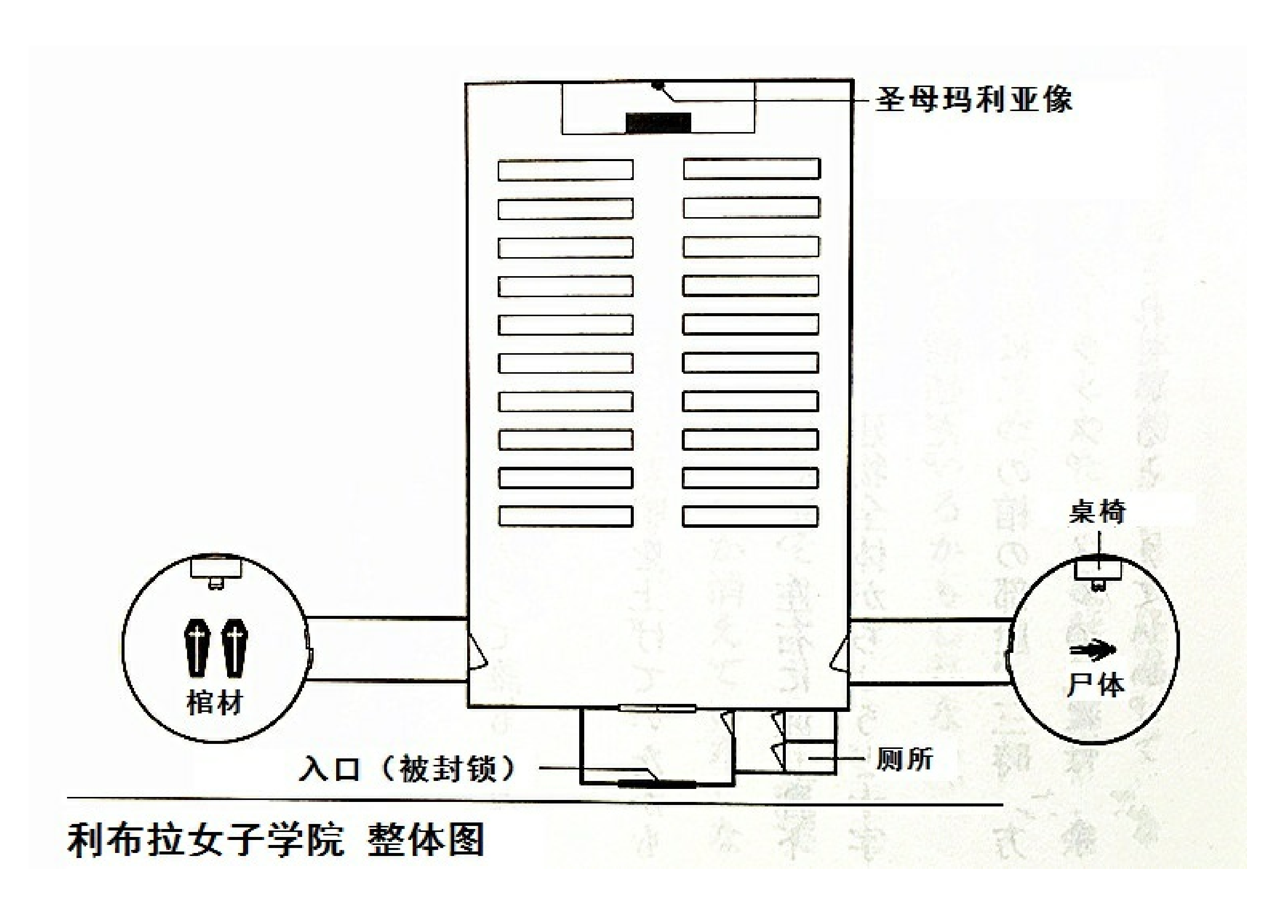
打开一扇对开式的大门，我来到了一个像是门厅的小房间里。前方的门似乎是通往外面的，但门上盖着厚厚的木板，并且用钉子钉住了。以我的力气是没办法把木板取下来的，自然也就没办法出去。

门厅旁边是男女分开的厕所。我先进了一趟女厕所，确定里面没有人。厕所里面有窗子，但也被木板封住了。

我姑且也到男厕所里看了看，没有人，要是里面有人我反倒要大叫起来了。里面的窗子也被封住了。

我大概了解这栋建筑物的结构了。以宽敞的长方形礼拜堂为中心，左右各有一条走廊向两边延伸，尽头各自有一个圆形的房间。俯瞰整个建筑物，正好是一个十字架的形状，这种结构在教堂和圣堂之类的地方很常见。

把圣母玛利亚像所在的位置作为十二点方向，九点钟方向是两口棺材所在的房间，三点钟方向是我一开始醒来的那个房间，六点钟方向是门厅。除了厕所之外，没有其他房间，也没有窗子，应该可以认为出入口被完全封锁了。



利布拉女子学院 整体图

我们被关起来了。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看不到外面的光，也没有时钟，不过根据我的感觉，过去的时间大概还不到一天。由于我跟大家约好在正午的时候电话联系，要是打不通我的电话，雾切和其他侦探应该会马上赶来的。

不——最糟糕的情况下，搞不好其他侦探也跟我一样被关起来了。

……不知道雾切妹妹有没有事。

在破案这方面应该是用不着为她担心的，她为了追寻真相而不惜牺牲一切的态度反倒更加让我不安。我总是害怕她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消失，这种不安大概也是由此而来。

我要想办法离开这里，跟雾切妹妹一起回宿舍去。

我必须赶快破案。

凶手肯定就在这栋封闭的建筑物内部。

那个黑斗篷绝非幻影。

而是现实。

但那家伙却从没有出口的密室里消失了。

两个被装进棺材里的人，果然她们其中之一就是凶手吗——

嗯？

等一下。

我查看了一下从两个女高中生那里拿到的学生手册。

仔细看来，上面还写着生日。

滩月夜 生日 7月30日

远秋津菜砂 生日 8月21日

我记得雾切在跟我分别之际说过“要小心天秤座”。虽然我没来得及问她其中的缘由，但她应该是想说凶手有可能就是天秤座的。

我坐电车的时候查了一下天秤座的生日所在的范围，一般而言是九月二十四日到十月二十三日之间。

月夜和菜砂都不是天秤座——

我不知道雾切所说的“凶手的可能性”到底有几分正确，不过既然她特意告诫了我，那就不能当做耳边风。

她们俩都不是凶手？

还是说凶手预料到有人会调查自己的生日，事先伪造了学生手册？如果真是那样我觉得一开始就不要把手册带来或许更好……

顺带一提，被害者竹崎花也不是天秤座，我已经查看过学生手册了。

既然月夜和菜砂都不是凶手，那消失的黑斗篷到底去了哪里？

我沉思着回到礼拜堂。

我从一排排长椅间穿过，走向最里面的布道台。我小心地往布道台背后看了一下，那里没有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以藏人的地方了。

我抬头看向圣母玛利亚像。应该是石膏像吧，跟一个小孩子差不多大小，摆在我齐胸高的地方。十字架挂在更高一些的墙壁上。

仔细一看，我发现圣母玛利亚像戴着一个银光闪烁的吊坠。

很少见到有装饰的圣母玛利亚像。

我凑近一点再看，发现那不是吊坠，而是一把穿在链子上的小钥匙。

钥匙——？

该不会是手铐的钥匙吧？

我爬上圣母玛利亚像所在的平台，打算把钥匙取下来，不过链子解不开。我打算把它从头部脱下来，但链子太短，卡在了下巴上。

没办法了，把她们俩叫到这里来还快一些。

不，大概也不行。就算可以把她们俩带到这里来，高高悬在头顶上的钥匙也还是用不了，更何况要是这是脚镣的钥匙就更没办法了……

把石膏像的脖子折断拿钥匙？

我怎么做得出这种遭天谴的事啊，圣母玛利亚也保佑我学校里的学生们，从心理上来说破坏她的雕像我是做不到的。

看来圣母玛利亚像的脚部似乎不是跟底座连在一起的，应该可以把雕像抬起来搬走。

只能搬到刚才那个房间里去了……

我环视周围。

礼拜堂角落里有一台带滚轮的货架车，上面有把手，可以用来推着运送重物。

正好！

我把货架车推到圣母玛利亚像下面，接下来我爬上底座，把圣母玛利亚像抱起来，轻轻放到货架车上。雕像的重量大概有个二三十千克吧，在江户川乱步的小说里，这座石膏像里面可能会藏着尸体，不过这次应该没有，那种情况下雕像会更重。

我把雕像在货架车上搁好，把货架车从台阶上放下去，推着它来到棺材所在的房间里。

我穿过走廊，从大开的门口往房间里看。

“钥匙我找到了。”

从门外可以看到两口棺材并排放着，但没有看到月夜和菜砂的身影。

“咦？”

我推着货架车走进房间。

就在这时，从旁边突然冲出什么东西，猛地撞到了我身上。

我承受不住冲势，横着倒在地上。

又有什么东西压到了我身上。

“小砂，就是现在！从她手上抢钥匙！”

是月夜，她趴在我身上，把我死死压住。

菜砂站在门口，手脚上还戴着手铐和脚镣。

“对不起，我们别无选择。”

她在我旁边蹲下，用戴着手铐的手在我的衣服和口袋里翻找。

“哎呀……？”

“怎么了，小砂，快找钥匙啊。”

“好像没有。”

“没有？这家伙骗我们啊。”

“我没骗你们，”我呻吟着说。“你们不用这样，我会把钥匙给你们的！”

“唠唠叨叨的吵死了！你这个绑架犯！”

“我才不是绑架犯！”这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想和它放在一起的名词。“我是侦探！”

我使出全身力气把月夜推开，然后站了起来。

月夜好像突然开始害怕了，缩着脖子抬头看我；菜砂也一脸不知如何是好的表情跪在地上。

我拍了拍外套的衣摆，整一整衣领。

为了让头脑冷静下来，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吐出来。

“我的名字是五月雨结。还没跟你们说过吧？虽然你们俩可能都不愿意相信我……说实话，我也还在怀疑你们，关于这一点我们就算扯平了。总而言之，现在暂时休战，可以吧？”

两个人沉默着点头。

我指了指货架车上的圣母玛利亚像。

“钥匙在这里，挂在圣母玛利亚的脖子上，取不下来所以我整个搬过来了。不知道钥匙对不对，不过我觉得有尝试的价值。”

我推动货架车，把雕像送到月夜旁边。她坐着没动，两条腿向旁边伸开，把两只手向前伸出。

“打开手铐之后可别再像刚才那样胡闹了啊？”

“……我知道啦。”

我把手铐凑到圣母玛利亚的脖子旁，把钥匙插进锁孔。

转动钥匙。

手铐一响，打开了。

“猜对了。”

“感谢上帝。”

月夜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脚镣也顺便试试吧。”

我把她的两条腿抬到圣母玛利亚像旁边，把钥匙插进脚镣的锁孔里。

同样轻而易举地打开了。

“太好了，两边的钥匙都一样，可能跟总钥匙差不多吧。”

“小砂，这次轮到你了。”

接下来就交给月夜了。

很快菜砂也摆脱了手铐脚镣的束缚。

她们俩很开心地彼此拥抱了一会儿。

“刚才我大致查看了一下建筑物内部，入口和窗子都封住了，想出去并不容易，看来我们是被关起来了。”

“别开玩笑了，我今天还要上小提琴课呢……”月夜一边嘀咕一边翻着自己的制服口袋。“手机不见了。”

“我也是。”

菜砂说。

“看来我们跟外界联系的途径都被切断了呢，”我叉着腰说。“凶手把我们关了起来，这也

许意味着事件还没有结束。”

“什、什么意思啊？”

“还有人会被杀。”

“还有人……”

月夜和菜砂脸色发青地面面相觑。

“在此之前我们必须离开这栋建筑物。事先预告的杀人案中所使用的手法几乎都必须在某个指定的地方才能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只要从这栋建筑物里出去，大概就不会发生杀人案了。”

“但是……门和窗不是都被封住了吗？”

“我一个人想打破封锁或许不大可能，但三个人齐心协力的话说不定就可以打破封锁出去了啊。怎么样，要不要一起试试？”

“是啊……我们互相敌视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建设性的成果。小砂你觉得呢？”

“我赞成，”菜砂整理着水手服的丝带说。“只不过，在此之前请让我确认一件事。”

“什么？”

“竹崎同学是真的被杀了吗？”

“嗯……很遗憾。”

“请让我确认一下。”

“我说，小砂，不用这样吧，我不想看到尸体。”

“虽说没怎么交流过，但竹崎同学毕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我们不应该不管她。”

“唔嗯……”月夜抱着胳膊哼哼。“好吧，没办法，谁叫小砂这么说呢。”

“好，我也想再查看一下案发现场，我们到她那里去吧。”

我带着两个人离开了房间，房门自动关上了。我们穿过走廊，走进礼拜堂。

月夜和菜砂发出感叹声。

“这是教堂？还是礼拜堂？”

“你们对这个地方有印象吗？”

我问道，两个人都摇头。

“比我们学校的礼拜堂要古老很多呢。呃……这里叫什么名字来着？”

“‘利布拉女子学院’……听说是所基督教学校，十七年前就关闭了。”

“那是我出生之前的事了。”

“不过并不是很脏呢，”菜砂说。“这里应该整整十七年都是无人的废墟才对……”

“那些发出杀人预告的人做了一些维修清理工作，好把这里拿来当做事件的舞台。”

“哦……真是个可怕的组织。”

月夜事不关己地说。

我们横穿过礼拜堂，打开通往走廊的门。前方的另一扇门后面就是我醒来的那个房间，也是尸体所在的房间。

“话说回来，你们俩在棺材里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比如说有人进入房间的声音之类的……”

“感觉好像听到过，不过那大概是你的脚步声吧？因为之后听到的就是你好像在骂什么的声音了。”

“在我打开棺材之前你一直昏迷着？”

“嗯。小砂呢？”

“这个嘛……我感觉自己像是从高处落下来，所以醒了……跟月夜同学一样，我也感觉到有人在棺材周围走来走去，然后我听到了五月雨小姐的声音，一会儿之后棺材就打开了。”

“除了我之外，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其他人进入房间？”

“……我不知道。”

菜砂低下视线摇了摇头。这也难怪，如果她们真的是无辜遭到波及的受害者，那么她们就是在失去意识的情况下被放进棺材的，想必没办法马上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

“好了，到了，竹崎同学的遗体就在这里。”

我把手放在门上。

这扇门跟刚才那个房间的构造一模一样，房间是圆形的，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滑动门也相应地做成了曲面。

我慢慢把门打开。

嗯？

有点不对劲。

随着房间里的情况一点点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发觉自己的呼吸无法抑制地变得越来越快。大概是在头脑反应过来之前，我已经无意识地感受到了一种几乎令人悚惧的不协调感。

门全部打开，圆形房间里的一切都尽收眼底。

并没有什么尸体。

“咦？咦？怎么一回事？”

我冲进房间里，在本该是尸体所在的那个地方弯下腰来查看地毯，然而地毯上面不仅没有血迹，甚至连擦拭过血的类似痕迹都没有。

“尸体应该是在这里的……”

“你……还好吧？”

月夜和菜砂走到我旁边，惊讶地留神观察我，她们脸上甚至透出怜悯的神色。

我感到一阵晕眩，不由得把头低了下去。

我感觉很不舒服，也许是因为我的头脑已经跟不上目前这太过异常的状况了吧。

“喂，你怎么了？”

“抱歉……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竹崎同学的尸体本来是在这里的，但是现在却不见了是吗？”菜砂环视着整个房间说。“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大概吧……”

“真的有尸体吗？”

月夜看着我的目光越发充满了怀疑。

“是真的——啊，对了，她的学生手册！”我突然想了起来，从口袋里把它拿出来。“这女生肯定就是死在这里的，绝对没错！”

“会不会是凶手去而复返把尸体藏了起来呢。”

菜砂一面沉思一面用指尖抚摸着嘴唇说。

“只能这样认为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和月夜同学的嫌疑就洗清了呢。假如我们之中的某一个人，或者说我们俩都是凶手的话，在移动尸体的时候，应该会跟侦探小姐正好撞上才对。不过在此之前……在双手双脚都被锁住的情况下，我们也没办法移动尸体。”

“是啊，我们根本就不是凶手。话说回来……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杀人案都得打个问号吧？”

两个人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难道凶手是趁我查看厕所的时候偷偷潜入这个房间移动尸体的吗。

他为什么要特意这么做？

就算凶手真的移动了尸体，那么他把尸体搬到哪里去了呢。能够藏尸的地方大概也就只有厕所了，但凶手怎么可能在我眼皮底下搬运尸体呢。

完全不明白！

“这个问题待会儿再说！总之现在先思考该怎么出去吧。”

“是啊，要是不赶快回去就赶不及上课了。”

月夜哼着歌儿伸手扣住门，看来她还没有搞清楚现在的情况有多严重，还觉得这只是一场性质恶劣的骚扰或是恶作剧吧。

她想离开房间，身体却一下子僵住了。

“你怎么了，月夜同学？”

菜砂跑过来。

“……打不开了。”

月夜拼命想把门拉开，但门纹丝不动。菜砂也扣住门把手试了试，还是打不开。

两个人的表情很快蒙上了阴云。

“刚才对面的房间也有一会儿门打不开，可能需要点技巧才能打开吧。”

这次我扣住了门把手。

不管我怎么使劲门都一动不动。

“我们被关起来了……”

我们面面相觑。

“怎、怎么可能？我们被关在这种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的地方了？”月夜一脸愕然地说。“啊，我还没去厕所！”

“搞不好可能一直这样了……”

“一直？一直是多久啊？”

“最糟糕的情况下……还有差不多六天。”

如果其他侦探都没有来救我，并且凶手的目的是一直拖到“黑之挑战”最终时限过去的话，那么也许我该做好这种心理准备了。

“不要！整整六天一直这样会死人的啊！”月夜焦急地拍打着门。“至少把水和食物拿来啊！不过不要硬水！要是软水型的矿泉水！还有先让我去趟厕所！”

“为什么会打不开呢，”菜砂观察着门说。“门上又没有锁……”

门上没有锁，关于这一点刚才放棺材的那个房间也是一样，只不过这次是我们在室内的时候门打不开了。

“咦？”我突然发觉了异常。“这扇门……是不是有点奇怪？”

“哪里奇怪啊。”

月夜话里带刺地问。

“刚才那个房间，室内一侧有让门滑动的滑槽，所以我觉得只要在室内用东西卡住，从外面就打不开了……不过这个房间的门室内一侧没有滑槽，所以只要在走廊一侧用东西卡住，门就有可能打不开。”

“那你的意思是说，那个披斗篷的变态是趁我们进入房间的时候把门卡住的？”

“大概吧……”

凶手把我们关起来有什么目的？

我们完全中了凶手的圈套。我想目前为止一切应该都在他的计划之内，侦探正处于被他玩弄于鼓掌之间的状态。

我越发觉得自己没用了。

我一个人果然还是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吗。

如果换了雾切妹妹，她在这个时候会怎么做呢。

她总是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

并且从不停下追寻真相的脚步。

没错，她绝对不会把目光从眼前的案件上移开——

我不能放弃。

我必须站起来往前走。

“肯定是有什么机关在起作用，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能了，”我从门旁边离开，环视一圈周围。“说不定我们被关起来和尸体消失这两件事并不是毫无关系的，其中肯定隐藏着什么我们还没有发现的秘密。”

“秘密？”

月夜和菜砂同时回过头问道。

我点头。

“我一定会把这个密室之谜给解开的。”

就像是在说给自己听——同时也像是希望凶手听到这个声音——我这样宣布。

“Goodbye”酒吧 ——八鬼弹

商业区的一条街道上净是一排排紧闭的卷帘门，从大概三十年前开始这里就开始逐渐萧条，到如今已经没几家店开着了。以街道入口处为起点，沿右手边的店铺数到第七间和第八间之间，那里有一条勉强能容一人通过的狭窄小巷。

走进这条小路，左拐右拐再左拐，就能看到一块写着“黑井医院”的招牌。招牌正下方有一扇老旧的门，那就是“Goodbye”酒吧的入口。

这间店铺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每次的经营者、店名和店铺风格都各不相同。从追求咖啡品质的纯咖啡馆，到卡拉OK和女孩子都应有尽有的小酒馆，听说这里还曾经开过搞违法赌博的麻将馆和飞镖酒吧。

听说最后开在这个地方的酒吧名字就是“Goodbye”，一个很适合用来收尾的名字。这家酒吧气氛很好，不爱说话的调酒师会给客人调各种色彩缤纷的鸡尾酒。关于那位调酒师现在身在何方，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至于“Goodbye”，似乎并没有什么违法的地方。

酒吧关门之后，街上的流氓和黑帮暗地里把这里当成了他们进行秘密交易的基地。这里的居民也曾提出意见说希望将这里拆除，但这条萧条的街道上，需要拆除的建筑物还有千千万万，行政机关想必也很头痛。不过，据说最近就连流氓和流浪汉也不愿意靠近这个地方了，说不定已经没有人知道到这里来要怎么走了。

八鬼弹和其他侦探分别之后，花了半天时间收集“Goodbye”的相关情报。曾有人在此地进行违法赌博的经历恰好进入了八鬼的情报网络范围之内。

一月十一日，时间是晚上十点以后——

八鬼带着两名男子乘出租车前往“Goodbye”。

“突然把你叫出来不好意思啊，大叶。”

八鬼对着坐在旁边的男子说。这名男子把帽子反过来戴在头上，穿着花哨的T恤和一件羽绒外套。他的名字是大叶良，以前曾和八鬼搭档两个人一起大闹赌场。确定“Goodbye”详细位置的人也是他。

“哎呀，能帮上老大的忙是我的光荣啊，这一带是我的地盘，所以很快就查清楚了。然后呢——这次的‘猎物’是什么？”

“不对，这次不是赌博。”

“什么啊，我还以为能跟着老大再干一票呢，白高兴了，这日子真是不好过啊。”

“你不是已经金盆洗手不赌了吗？”

“嗯，那是，孩子都有了嘛，而且我也已经吃够苦头了。以前是觉得在这种凭运气说话的世界里，像我这种出身不好又没什么文化的白痴也能往上爬……结果倒是让我知道了，在这个世界里比自己小一大截的小鬼也能让我输得屁滚尿流……”

“听说你曾经被一个奇怪的哥特萝莉少女卷走了一大笔钱，难道这谣言是真的？”

“不是什么谣言，那就是真事啊。”

“真他妈没用，换了我只要五秒钟就让她跪下来求饶。那小鬼呢，现在去了哪里？”

“不知道啊，她一下子出现，又一下子消失了，”大叶夸张地叹着气说。“别说这个了，‘Goodbye’怎么了？要是有油水捞的话也算我一个啊。”

“原来你打的这种算盘啊。别误会，这次可是杀人案。”

“杀人案……？”

“没错，我也是外行，只是来收集情报的。”

“侦探也蛮不容易的嘛。”

大叶好像突然没了兴趣，把帽子戴正，身体沉进座位里。

“马上就到了。”

坐在副驾驶席的男子回头说道。

男子西装胸前的口袋上别着一家不动产连锁公司的工作人员姓名牌：冼群三。他所在的不动产公司管理着商业区的大部分闲置店铺 。

八鬼在进行侦探工作的时候常常不惜采取违法手段，但这次他选择了正面突破，在前往“Goodbye”的时候，他通知了这栋建筑物的管理公司。平常的话他应该会撬坏门锁强行进入，但这次他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志愿者，因此没有必要特意以身犯险。

“话说回来，大叶。”

“什么事？”

“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怎么了？老大你要送我礼物？”

“好了，快告诉我。”

大叶良 生日 9月29日

“唔嗯。大叔你呢？”

八鬼顺便问了一句坐在副驾驶席的冼。

“咦？我吗？”

冼群三 生日 11月1日

“你难道迷上算命了，老大？”

“只是觉得赌马的时候说不定可以参考一下，我一直在找我的幸运数字啊。”

八鬼随口搪塞。

“要是参考我的生日中了奖，记得分我一成啊！”

“还是这么小气啊你。”

回过神来时，出租车已经停下了。

八鬼、大叶和洗三个人在商业区的入口处下了车。

没有半个人影的狭窄道路两边是一排排卷帘门的墙壁，简直跟迷宫似的，深处的黑暗之中想必正潜伏着什么非人的生物吧。

洗在路灯下面展开地图。

“嗯——……其实我是最近才开始负责这个地区的，所以不是很清楚店铺的位置……”

“只要把钥匙借我们用用就行，你在这儿等着吧。”

大叶催促洗拿出钥匙。

“不，这样好像不太好——”

就在这时，手机的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所有人都摸向自己的口袋，响起来的是洗的手机。

“抱歉我接个电话，”洗声明一句之后按下了通话键。“你好，是的，嗯……”

洗站在一边讲电话，八鬼不耐烦地从口袋里取出了烟叼在嘴里。他没有把烟点燃，他戒烟以来差不多有一年了。某一天，他突然觉得把烟吐出去的时候会把运气也吐出去，自此就再也不吸烟了。虽然是种很荒谬的迷信，但在赌徒的世界里，还有不少人迷信于更加莫名其妙的东西。

“那个……电话好像信号不太好……‘Goodbye’是吗？是的，的确有这样一家店铺……”

洗说话的声音传过来。

八鬼和大叶面面相觑。

“刚才那家伙是不是说‘Goodbye’怎样了？”

“说了。”

“喂，你在讲什么电话？”八鬼向洗逼近。“谁打来的？”

“不，我也不大清楚……”

“给我，”八鬼抢过了手机。“啊——，喂喂，电话换人了。你谁啊？”

“救我……”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阴恻恻的声音。

简直像是幽灵在呻吟。

“啊？”

“我的手被绑住了……动不了。”

“你说什么呢，喂！”

“脚也被绑住了……好像是有人把我关起来了。”

“关起来了？”

八鬼把手机从耳朵旁边拿开，看了一眼屏幕上显示的内容。然而屏幕上只显示着“隐藏号码”，不知道对方的电话号码。从声音给人的感觉看来，应该是个有些年纪的男子。

“喂，你被关在哪里？为什么会打这个号码？”

“面前有台手机……我本来想打110，但按钮没反应……一按通话键就打通了……拜托……帮我报警……”

嘶哑的声音很难听清楚。

“你在哪里？”

“火柴上……写着‘Goodbye’酒吧……”

八鬼脑海中零散的点连成了一条线。

那个某某委员会已经预告说会在“Goodbye”制造杀人案了，所以电话那头的人应该就是组织的目标人物，这次的被害者。

没错……游戏已经开始了。

“我马上就来，你坚持住！”八鬼回头对大叶使了个眼色。“带我到店里去，赶快！”

“是、是的，这边走！”

大叶跑了起来。

“你也一起来！”

八鬼招手冲洗喊道，洗虽然感到疑惑，但还是跟在八鬼他们后面来了。

“喂，听得到吗？”八鬼对着手机大声说。“别挂电话，就这样保持住！”

一行人在大叶的带领下在迷宫一般的道路上奔跑。

小巷子里比外面的大路昏暗许多，攀在建筑物墙壁上的管道看起来就像不明种类的植物一样，感觉很阴森，说这里是迷宫已经不太贴切了，应该说是夜晚的丛林。要是浑浑噩噩地误入这个地方，搞不好就再也出不去了。

八鬼一边跟着大叶往前跑，一边用自己的手机打110。虽然他想尽可能地避免跟警方打交道，但既然电话那头的人这么拜托他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要是忘记了报警，可想而知之后自己将会陷入难堪的境地。

他大致向对方说明商业区有名男子正在求救，之后挂断电话。警方应该会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吧。

大叶停下脚步。

“就在这里。”

不知道从哪里到哪里才算是一栋完整的建筑物，就是这么个不伦不类的地方，那里有一

扇门。没有一点装饰的漆黑的门，在黑暗之中显得更加黑暗，充满了静谧感，仿佛周围的声音也被吸了进去一样。

八鬼毫不犹豫地去拧门把手。

然而门锁上了，打不开。

“喂，听得到吗？”

他用力拍着门大声叫道。

“是你在敲门？怎么这么快……？”

电话那头的人作出了反应。

“这种小事就别在意了。你还好吧？”

“嗯……目前除了动不了之外其他都没事。”

电话那头的人可能是因为意识慢慢清醒过来了，本来说话口齿不清，现在也恢复了不少。

看来总算是赶在了组织前面一步。那个脸色很差的小不点侦探说过不要对案犯穷追猛打，不过只要防患于未然就没问题，这个时候八鬼已经确信自己一定会获得MVP奖了。

“我马上开门，你等着。钥匙！”

八鬼回头冲着洗喊。

洗从口袋里拿出一串钥匙，钥匙环上挂着无数把钥匙。钥匙上各自标有号码，但从中找到“Goodbye”的钥匙看来很要费一番工夫。

“干吗不提前准备好啊，真是废物。”

“很抱歉……那个，那个，”洗被他这么一催更加慌张了。“找到了！应该是这把。”

八鬼从旁边一把抢过钥匙，把它插进锁孔。

钥匙转动。

看来是这把没错。

八鬼把门推开，第一个冲了进去。

“唔……唔呜……”

不知从哪里传来了沉闷的呻吟声。

就是电话那头的人没错。

然而室内一片漆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这片黑暗经过长时间沉淀，浓重得几乎令人呼吸困难。

可以看到室内深处有唯一一点朦胧的光，应该是吧台上的台灯。可能是因为亮度调得很低，很难靠它来照明。

“呜……呜呜……”

这点光的旁边趴着一名男子。

随着八鬼一步步向他靠近，情况的异常也一点点明晰起来。

这名男子是个穿着茶色西装的老人，他坐在高脚凳上，身体前屈趴在吧台上。他的两只手在吧台下面被绑在一起，绳子系在高脚凳的支柱上，看来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无法直起身体。他的两只脚也被绑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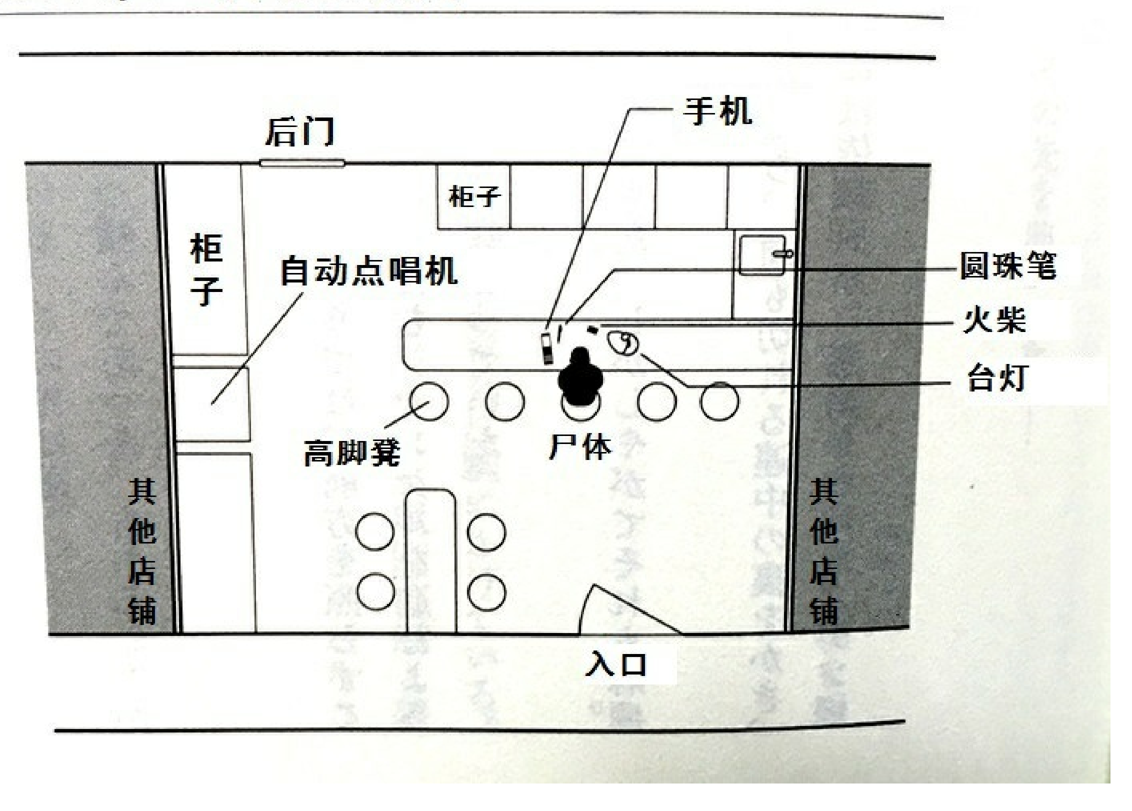
“你没事吧？喂……”

八鬼正打算伸手去碰男子的肩膀，突然倒吸了一口冷气。

男子后背上插着一把小刀。

男子的身体在微微颤抖，他还活着。那是当然的，刚才他还在和八鬼通话。也就是说，这名男子是刚刚遇刺的。

“Goodbye”酒吧全景图



“老大，怎么了？”

“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有人挨刀子了！”

“咦！”

大叶和洗小心翼翼地靠近吧台。

八鬼摸了一下趴在吧台上的男子的脖子，还是温暖的，也有脉搏。

“叫救护车！说不定还有救。”

“是、是的！”

大叶从羽绒外套的口袋里取出手机，开始慌慌张张地拨号。

八鬼仔细观察吧台。

吧台上的台灯发出的光照着三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是个很旧的火柴盒，表面写有“‘Goodbye’酒吧”的字样，还有地址和电话号码，男子在电话里说的大概就是这个。

第二样东西是一台翻盖式手机，手机是打开的，液晶屏幕朝上，现在还在通话中。八鬼用餐巾纸把它包着拿起来，以免在上面留下指纹。

他对着这台手机说话，刚才从洗那里拿到的手机里稍迟几秒传出了自己的声音，毫无疑问，这两台手机是彼此相通的。把其中一台挂断之后，另一台的通话也断了。

第三样东西是一支没有丝毫出奇之处的圆珠笔，笔帽是盖着的。

“大叔，这里的灯打不开吗？”

八鬼问洗。

“是、是的……很久之前这里和电力公司的合同就到期了。”

“带了手电没？想也不可能啊，”八鬼自言自语道，呼唤那名趴在吧台上的男子。“你可别死啊，大叔，救护车马上就来了！”

“老大……情况不太妙啊，这不就像是我们干的一样了？”

“没、没什么好怕的！”

“我刚有了小孩，在这种时候坐牢可就惨了。总不能告诉他你爹地在监狱里面上班吧，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冷静点！你和大叔到门口去把风，一个人都别放出去。”

大叶和洗一边发抖一边点头，两个人回到了店门口。从八鬼所在的位置看去，只能勉强看到黑暗中两个人的轮廓。

凶手说不定利用了这片黑暗，现在还潜伏在室内。

八鬼把台灯拿在了手里，这是带电池的那种，应该可以用来代替手电筒。话是这么说，这也就是个小灯泡，顶不上大用。

他在房间里查看了一圈。吧台后面厨房和橱柜都很齐全，但不像有人藏在里面的样子。

“老大！”

“什么事？”

“我突然想起来了，这家店里是不是有后门？”

“后门？”

八鬼走到店里的角落，那里确实有一扇感觉凉飕飕的铝门。

然而门把手拧不动。门把手中央的旋钮是横着的，把门锁上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密室吗……

八鬼啧了一声。

就在八鬼一行人进入店内之前，被害者还是好好的，还能用电话跟八鬼通话。

然而在八鬼一行人踏进店内的时候，被害者后背上就已经插着一把小刀，奄奄一息了。

凶手在八鬼一行人进入店内之前刺杀了被害者，然后他逃到哪里去了？

到底去了哪里？

假如凶手是从入口处的门逃出去的，那肯定会跟八鬼一行人撞个正着。再说这扇门本来也是锁上的，钥匙在八鬼一行人手上。

那么凶手还藏在室内吗？

这也不可能。八鬼已经充分检查过了，这里找不到凶手。吧台后面，橱柜里面，就连根本藏不了人的那台老旧自动点唱机里面也没人。

那么凶手是从后门逃走的吗？

然而后门是从内侧锁上的，这是那种单纯的旋转式门锁，但门边没有缝隙，利用线之类的手段从外面做手脚应该是不可能的。

凶手一瞬间刺杀被害者，一瞬间消失——

“可恶……我怎么能这么灰溜溜地回去啊。”

不要穷追猛打。

侦探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八鬼已经完全把这句话抛到了脑后。

“大叶！在我回来之前别到处乱跑！”

“你要去哪里啊，老大？”

“我去把损失赢回来。”

八鬼随口说道，然后突然发觉了一件事。

说这种话对于一个赌徒来说，是意味着死亡的大忌——

然而他没有停下迈出去的脚步。这个时候回头也太逊了，就因为这样的理由，八鬼跨过了那条线。

他打开后门的门锁，冲了出去。

凶手既然不在室内，那只可能是出去了。通往外面的道路除了入口那扇门之外只有后门，即是说凶手就是往这个方向逃了。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大概是用了什么手法从外面把门内的锁给锁上了吧。

一出来对面是一堵墙。

小路向着左右延伸。

左边是死胡同，建筑物向前突出，把头顶都给封死了，无路可走，地上堆着三个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的装啤酒的木箱，当然，木箱并没有大到可以藏人。

八鬼向右边跑去。

一片令人头晕目眩的黑暗。拿在手上的台灯几乎连前方的道路都照不亮，感觉就像是在既没有地图也没有武器的情况下穿行在栖息着可怕妖魔的丛林里，八鬼久违地感觉到指尖

火烧火燎般地隐隐作痛。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

他曾经在各种各样的赌局中享受着这种感觉，然而最后他终于麻木了，这种生活对他而言失去了新鲜感。

于是他找到了侦探这份工作。对付那些既有手腕又有头脑的家伙，杀他们个措手不及，诈他们一大笔钱，这让他像小孩子一样雀跃不已。有的时候委托人也会对他千恩万谢，小流氓也能成为英雄。

毒品根本算不了什么。

成为英雄的快感无与伦比。

跑起来吧。

八鬼眼前的道路向右拐去。

恐惧和激动混合在一起使他陷入一种亢奋的状态，他拐过这个弯之后——

突然有一个小小的人影出现在那里。

八鬼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向后跳开。

他的反射神经曾经救过他很多次，这次也同样让他得以仔细观察眼前的人。

——小孩子？

一个微笑的少年，他那充满妖异感觉的美貌简直不像是人类——

是少年还是少女？

站在那里的是一个穿着西装背心看起来像是外国人的孩子，脱下来的外套搭在一只手臂上。他的肤色让人分不清他是活人还是死人 ，与周围的黑暗浑然一体，仿佛可以透过他的身体看到后面。还有一种独特的香味，难道是什么香水吗？

他——还是她？——在黑暗中表情平静地拦住去路。

难道就是这家伙？

“你……在这种地方做什么？”

“回答错误。”

“啊？”

“没有任何人到这边来。”

他轻快的声音让人想到管风琴。

那声音听起来仿佛乐在其中。

“那么说来你就是凶手？”

八鬼抱着胳膊说。

“我一开始就告诉您了，回答错误。”

“别开玩笑了，如果不是这样，你这种小鬼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出现啊，而且看样子你也

了解我这边的情况……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来忠告您的，那些人应该并不希望增加多余的被害者。”

“啊？”

“请不要再往前走了。”

“多管闲事。”

八鬼伸出手去想揪住对方胸前的衣服。

然而少年轻巧地闪开了。

然后他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笑容，很快在道路前方隐去了身形。

“喂、喂，等等！”

黑暗中只留下一丝不可思议的香气。

“可恶，我才不会任人摆布呢！”

八鬼跑了起来去追那个消失的少年。

中世纪西欧拷问器具博物馆 ——水井山幸

跟雾切等人分别几个小时之后，水井山抵达“中世纪西欧拷问器具博物馆”。这时已接近日落时分，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警笛声，告诉孩子们是时候回家了。

博物馆孤零零地伫立在新开发住宅区的山坡之上。

这栋建筑物原先是大学的资料库，距今约二十年前，每次学院祭典活动之际，学生们会举办资料展览会，据说当时全国的专业和业余研究者都会在此齐聚一堂。鉴于此等盛况，大学决定将资料公开，把这栋建筑物当做博物馆向大众开放。

然而这里起初盛极一时，半年之后访客渐渐减少，一眨眼的工夫又恢复了原先的昏暗阴沉。不仅如此，建筑物的周边区域由于土地开发人口开始增多，居民们毫无来由地对这栋建筑物颇有怨言，用他们的话说，一想到附近有个地方在展览拷问器具就觉得很不舒服——

近几年，这栋建筑物改装成了现代风格，但这次改装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博物馆最终关闭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出资的大学在经济上破产，被迫变更了学校法人。至于这栋建筑物在关闭之后究竟如何，当地居民之中几乎也没什么人知道了。这栋阴森的建筑物渐渐被一派平和的景象所掩盖，不再有人去注意它。

水井山以前在“中世纪西欧拷问器具博物馆”改建的时候曾经来参观过，她不是来参观展览品，而是来参观建筑物的。它是由那位著名的建筑家进行改建的，对水井山来说，这是她计划中需要拜访的地方之一，以便为以后作参考。

跟当时相比，这栋建筑物给人的印象没有任何变化，外墙面几乎都是玻璃材质，是标准的近代风格外观，方形结构，没有任何赘余 。然而，建筑物表面几乎没有直角的部分，都是由曲面构成的，想必是尝试用这种方法尽量缓和建筑物的阴森感吧。尽管是模仿了高迪的风格，但特别订制的玻璃应该花了不少预算，也许足以纳入泡沫经济时代的遗产了。

水井山在建筑物门前下了出租车，首先被眼前人来人往的景象吓了一跳。博物馆理应已经关闭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呢？她很快发觉这些人并不是一般的访客。

一些身着西装的男子，一群扛着摄像器材的人，一支穿着带有警用标志夹克衫的队伍。

看来自己来晚了一步。

水井山装成是有关人员，若无其事地往建筑物里面走，尽管周围的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但没有人上来拦她。看起来这里也没有拉起警戒线。

她刚一踏入建筑物内部，就被一股凉飕飕的空气包围了。一种独特的寒意，水井山认为这是建造这栋建筑物时有意为之的结果。

“啊，抱歉打扰一下。”

站在门厅接待台旁边的一名男子把她叫住。

“请问有什么事？”

水井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反问道。

“您是来参观的吗？不好意思，这里现在已经关闭了……”

男子脖子上挂着大学的通行证。

“发生什么事了？”

“嗯……出了一点问题……”

“一点问题？”

水井山向男子走过去，草鞋鞋尖在地板上绊了一下，她往前扑倒在地。这一跤摔得不轻，她呈一个大字趴在地上，眼镜也飞了出去，落在男子脚边。

“您、您还好吧？”

男子赶紧拾起眼镜，帮忙把水井山扶起来。水井山若无其事地站起来接过眼镜，拍了拍和服上的尘土。

“没事的，这副眼镜不容易摔坏。”

水井山像是在检查眼镜是否牢固一样，重新把眼镜戴好。

“不，我是在问您有没有受伤……”

“不提这个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水井山向前探出身体问道。

男子泄气似地开口说：

“嗯……发生了火灾，这栋建筑物平安无事，但外面的小屋烧起来了……”

水井山歪了歪头。

火灾？

记得挑战书上写的凶器应该是“铁处女”。

写着“铁处女”，然而却是火灾？

提起“铁处女”，就是那位臭名远扬的伊丽莎白·巴托里为了用处女鲜血沐浴而使用的刑具，这个传说很有名。内部中空的人像内侧装有无数长针，把人装进去合上盖子之后，长针会把人的全身刺穿，就是这样的构造。

话说回来，尽管有这个传说先入为主，但“铁处女”究竟是不是真的曾被用于处刑或拷问，关于这一点存在很多疑问。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反过来传说在先，人们在此基础上将想象中的刑具制作成了实物。

不管怎么说，这间“中世纪西欧拷问器具博物馆”藏有“铁处女”的复制品，这一点很久之前就为人所知，听说那是十九世纪发现于德国古堡内的原物的复制品的复制品，原物已在战争中烧毁。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其来源还是让人觉得不大可靠。

总而言之，要用“铁处女”来杀人的话，一般人首先就会想到把被害者放进去合上盖子这种方法，至少水井山是这么想的。

然而实际发生的却是火灾。

难道这次事件跟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并无关系？

“有没有人在这次火灾中不幸去世？”

“有、有的……是我们大学的一个相关人员……”

“他的名字是？”

“咦？”男子一脸惊讶地回望水井山。“难道您是媒体的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好意思了，我不能……”

“难道您看到我这身打扮还觉得我是媒体的人吗？”水井山示意他看自己的和服。“我丈夫在这所大学工作，我担心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

“咦，真的吗？请问您丈夫的名字是？”

“水井山。”

“那您就不用担心了，夫人，去世的人是一位姓井户柿的教授。那个……水井山女士，您的丈夫是在哪个学院——”

“井户柿先生去世了？”水井山对他的提问不予理睬，继续说道。“他在学会一直很关照我的丈夫。”

“是这样啊……请您节哀。”

“能不能请您告诉我事情的详细经过？”

“那个……不好意思，您也看到了，现在我们忙得不可开交……”

“井户柿先生对我有很深的恩情，能不能请您至少告诉我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哦、哦……”

在水井山强硬的攻势之下，她终于成功从男子口中问到了事情的大致经过。

在距今大约四小时前，附近居民报警说发生了火灾，当时是一月十一日下午一点左右，也就是水井山等人在车站的雕塑前集合的时间。据说是“中世纪西欧拷问器具博物馆”院内的组装小屋烧了起来，接到这个消息后，消防车赶到了现场。

没过多久消防人员就成功将火扑灭，但却在小屋内部发现了一具烧焦的男性尸体。死者是大学教授井户柿福寿，五十岁，详细死因目前还不清楚。

“这间博物馆平时都是关闭的吧？”

水井山问道。

“是的——话虽如此，详细情况其实我也不大清楚，这栋建筑物好几年前已经被某家企业买了下来，现在已经不归我们大学所有了，我们大学的人只是偶尔到这里来整理一下资料……”

“资料还是大学在负责管理吗？”

“这方面我也不大清楚，我是去年才到这所大学来的，我本来也就是个办事员。”

“里面的情况如何？那个，也就是说拷问器具之类的资料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嗯，应该是的……”

男子的表情阴沉下来，看来水井山的刨根问底已经让他产生了怀疑。他的变化没有逃过水井山的眼睛，她向对方道谢之后迅速离开了现场。

水井山成为侦探以来几乎一直在跟木头或是水泥这样的无机物，也就是建筑物打交道，但与此同时她也很擅长从人的表情和言行中读出对方的情绪。要是她选择了心理咨询师之类的职业，现在也许已经是某家有名的私人诊所里受人尊敬的医生了，她实际上也有在学校当心理咨询师的工作经验。即使如此，她仍然选择了跟建筑物打交道，这是因为她从中找到了比人心更加复杂的精神。她喜欢观察蕴含在建筑物中的灵魂，对此她有一种学术上的兴趣。

陈列着拷问器具的建筑物内部，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灵魂呢。

水井山内心期待着能通过这次事件了解这个问题。她是出于某种好奇心而从几个选项中选择了这个地方的，这也是事实。这次她原本也没有责任解决案件，只要收集到情报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即使她怀有学术兴趣和好奇心这样的私心，也不会有人对她说三道四。

然而实际面临事件的时候，她觉得这个案子跟崇高的精神并没有任何联系。案发现场在远离博物馆的小屋，这一点首先就让她感到不快，这样一来博物馆反倒成了配角。还有，被害者遭遇火灾，这一点更给她一种不协调的印象。既然凶器选择了“铁处女”，为什么被害者是被烧死的呢？

当然，现在尚不清楚的地方还有很多。也许火灾正是为了让人产生火刑之类的联想，假如没有这种程度的演出效果，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案件现场反倒显得没有意义了。

目前情报还不够，再调查一下吧。

水井山暂且离开这栋建筑物，去往那间据说是火灾发生地的组装小屋。

她穿过铺着细沙的狭窄小路，来到博物馆后面的庭院里。

在那里水井山目睹了一样奇妙的东西。

宽阔的庭院中央稍稍隆起，形成一个小山坡。这里似乎原先计划是摆上美术品，建成一个像是新潮美术馆一样的精巧庭院，但最后却未能如愿。庭院里空旷的景象跟她之前来到这里的时候相比几乎没什么变化，现在庭院里只有一片茶色的枯萎草坪，上面覆盖着薄薄的积雪。

然而本该空无一物的庭院里，却孤零零立着一件奇妙的美术品。

是最近刚刚摆放的吗？

水井山推了推眼镜，凝神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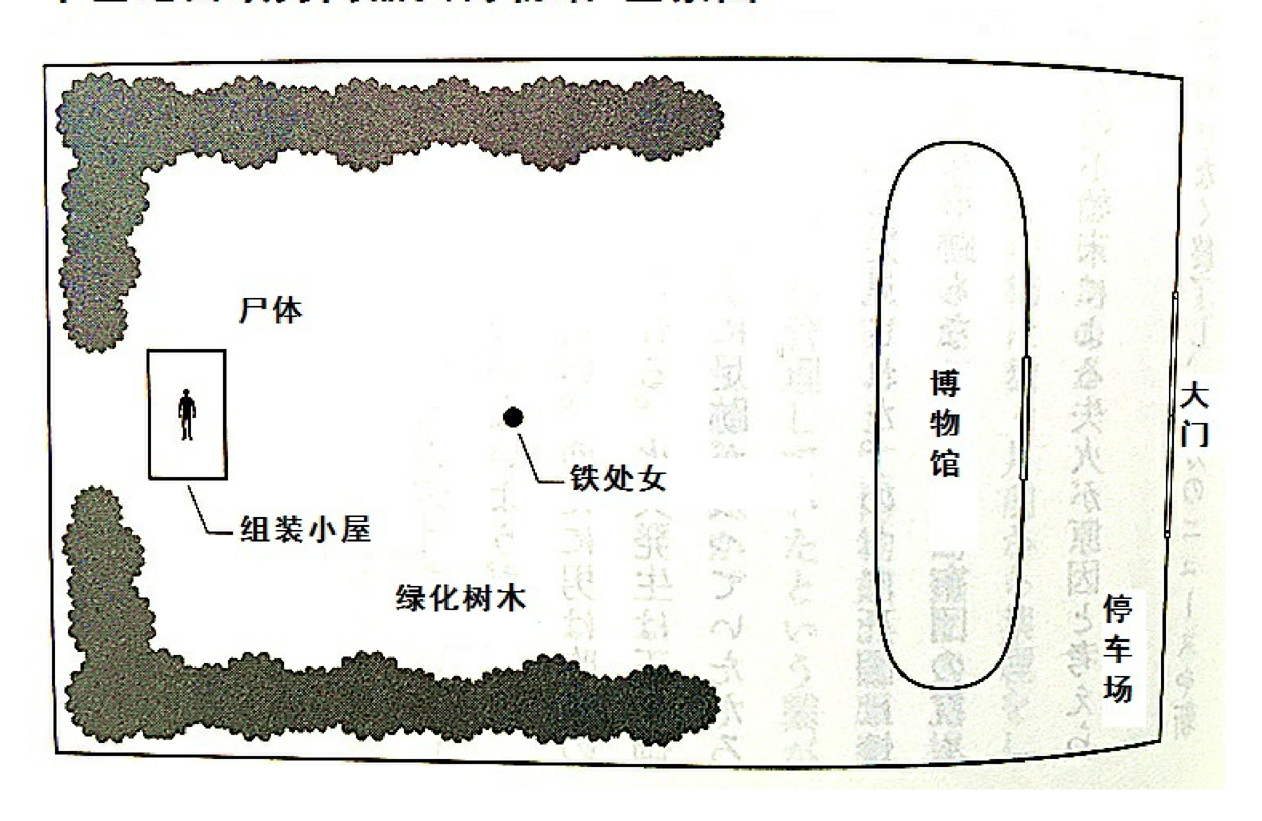
她在爬上山坡的路上摔了一跤。

她毫不气馁地站起来，调整了一下眼镜的位置，走近问题所在的那件美术品。

靠近一看，她马上就明白了。

这是“铁处女”。

残留着积雪的山坡上，一尊漆黑的铁处女伫立在最高处。"



看来这次事件果然不是跟委员会毫无关系。

水井山很清楚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行事风格。奇妙的杀人现场，怪异的手法，令人费解的现象，毫无疑问都在挑战书上预告的内容之中。

好几行脚印一直延伸到“铁处女”旁边，大概是相关侦查人员留下的。水井山继续靠近那个物体，让自己的脚印加入那几行脚印之中。

这里距离庭院入口大概二十米，周围一带没有任何遮蔽视野的东西，所以才会让“铁处女”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但是有点不对劲。

这跟水井山想象的有一点不一样。

一般来说，说起“铁处女”，就跟它的名字一样，应该是仿造少女的模样制造的，从形状上来说比较像西洋梨。把人放进去之后，这个人从头到脚都会被铁处女完全覆盖。

然而眼前的少女却没有颈部以上的部分。

也就是说，这是一尊无头的“铁处女”。

难道说……

水井山向无头少女的内部看去。

——什么都没有。

她想过里面会不会有一具无头尸体，但看来是想太多了。要是里面真的有尸体，那也不会就这样扔在这里了，周围肯定到处都是血 。而且铁处女内部不仅会有血，还会有雪融化之后形成的一滩水。

水井山又检查了一番无头的“铁处女”。

整体来说并不是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没有头所以看起来比较小，但原本它的尺寸也不大，最多只能把未成年的小女孩装进去，说起来倒是正符合伊丽莎白使用它的目的。

它的身体部分能够从中间向左右打开，是两扇铁盖子，现在是关上的。盖子内侧有无数的刺，这应该就是吸取少女鲜血的凶器了。 只不过由于这是复制品，刺的尖端就像蜡笔一样是圆形的，让人感受不到任何危险。

颈部的切断面几乎是水平的，可以看到用焊枪彻底烧过的痕迹。周围没有找到被割下来的少女头部。整个身体从里到外都是湿漉漉的，大概是雪或是霜造成的吧，这让黑色的金属看起来更是显得黑黝黝的。

然而上面几乎没有什么锈蚀的痕迹，这件美术品应该是最近才摆到这里来的。

“喂，您在那个地方做什么？”

远处传来一个声音。

两名身穿西装的男子从山坡下面一路小跑上来，他们俩都是面容严峻的中年人。

应该是刑警吧。

两名男子上下打量水井山一番后发问了。

“请问您是哪位？在这里做什么？”

“这是我的名片。”

水井山向他们如实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把上面写着侦探和建筑师双重职业的名片递过去。在这种情况下，隐瞒身份或是说一些不大高明的谎话会对自己不利。

“唔嗯……是侦探啊……还是应该称呼您为建筑师呢。您在这里做什么？”

“您两位呢，到这里来有什么事？”

水井山反问。

这句话似乎触怒了两名男子的其中之一，他的表情变得不大好看。另一位则像是听到了一句玩笑，从鼻子里笑了一声。

“是我们在问您。”

男子从西装口袋里取出警官证表明身份。

要是自己应对不当，只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尽管如此，要是自己应对自如，又会被他们盯上。不擅长跟警方打交道的侦探不在少数，水井山也是其中之一，更何况她还在昨天的案件中在警方手里吃了不少苦头。不说上一两句风凉话总觉得有点气不过，但水井山还是决定老实回答他们。

“其实在我们的同行之中，有一份可疑的文件正在到处流传……”水井山把那份挑战书的复印件递给他们。“虽然我觉得应该只是恶作剧，不过还是放心不下，所以过来看看。”

“可疑的文件？不介意让我看看吗？”

刑警接过复印件。这是水井山依葫芦画瓢制作的伪造品，正是为了这种时候而预先准备的。

“嗯——……看不大明白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她对这份复印件做了一些处理，故意让文字内容很难辨认。

“送到我手上的时候就是这样。您看，这里勉强可以看出是‘中世纪西欧拷问器具博物馆’对吧？”

“这是谁送来的？”

“我不知道。这是今天差不多中午的时候一个陌生号码传真过来的，我认识的侦探好像也收到了同样的可疑文件。难道说……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件？”

“差不多吧，”两名刑警面面相觑。“您是第一次收到这种可疑文件？”

“是的。”

“这样啊……我们曾经听说过黑色挑战书的传言，也许这就是了。”

“黑色挑战书？”

水井山装作一无所知，反问道。

看来警方也不是对“黑之挑战”完全一无所知。且不提底层的刑警，高层有可能确定了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存在，并且已经实际展开侦查了。

“这种人一旦沾上就没完没了，应该是那种为了取乐而犯罪的家伙吧，虽说如此，我们也不能放任不管。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详细情况，请问您现在有空吗？那个，水井山小姐。”

“之后我还有事，一个小时左右的话应该没问题……”

“不会占用您那么长时间的，”刑警挤出不自然的笑容说。“在这里站着说话也不太好，我们到里面去吧。”

“好的。”

尽管嘴上这么说，水井山却没有挪动一步。

“……水井山小姐，请这边走。”

“在此之前，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这件奇妙的摆设是怎么回事？”

她指着无头少女问道。

“我们也不大清楚。”

“它看起来像是博物馆收藏的拷问器具，是什么时候摆到这里来的？”

“之后再跟您说吧，总而言之……”

“不，在您回答之前我不会离开这里。”

水井山坚定地说道。两名刑警终于露出了困扰的表情，同时叹了口气。

“直到昨天这个庭院里还什么都没有。”

其中一名刑警很不情愿地回答。

“这么说来，它是在火灾发生之前摆到这里来的？”

“这就不大清楚了。”

“这件奇妙的摆设忽然出现在庭院里，这跟火灾的发生难道毫无关系吗？”

“不清楚呢。”

“应该不是毫无关系吧？”

“我说，水井山小姐……”

“在庭院里发现的只有这件摆设吗？”

水井山继续提问。

刑警们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

此后水井山在两名刑警的带领下上了警车，在车里接受了讯问，不过实际上都是水井山在提问，刑警们不得不逐一回答她的问题。对于她来说，这算是报了一箭之仇吧。

根据她从警方那里得到的情报……

发生火灾的组装小屋位于博物馆对面，在小山坡下面，站在山坡上的话往下就能看到小屋。由于刑警的阻挠，水井山没能仔细观察一番，但她还是略扫了一眼那间小屋。组装小屋应该有十二张榻榻米那么大，现在是用来做仓库的。博物馆还在营业的时候，这间小屋被用来当做保安人员的休息室。由于火灾，以小屋窗口附近为中心的一片都被烧焦了，但小屋没有垮塌，还保持着原形。

消防队赶来的时候，火焰已经从窗口冒出来了。当时窗玻璃已经破了，后来证实是火灾造成的。窗子上的月牙锁是从内侧锁上的， 出入口的框架门也锁上了。在小屋内部死亡的男子裤子口袋里发现了门钥匙，但这种钥匙复制一把很容易，不能否定存在备用钥匙的可能性。只不过，至少在火灾发生的时候，小屋是处于密室状态的，这一点可以确定。

此外，周围的积雪上没有脚印，也没有发现死者的脚印。因此，可以推断男子是在昨晚下雪的时候或是下雪之前进入小屋的。火灾发生的时间是在正午过后，如果这个时候有什么人靠近小屋的话，雪上应该会留下脚印。

死亡的井户柿被发现时仰躺在这间小屋的被褥上，后来证实他的死因是烧死。他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室内也没有搏斗过的痕迹。火灾的源头是在被褥枕边发现的香烟和火柴。

根据以上事实，组装小屋的火灾原因被认定是吸烟不慎导致的失火。

就这样，“中世纪西欧拷问器具博物馆”的事件草草收场，成了晚间新闻和报纸角落不起眼的一部分。

然而可疑的地方不少。

井户柿为什么会在已经关闭的博物馆仓库内躺着抽烟？

关于这一点，井户柿的妻子作证说，井户柿几个月前戒烟了，但最近好像又瞒着她偷偷抽了起来。可能是因为周围都开始大张旗鼓地禁烟，他只能偷偷抽，所以就把博物馆的这间仓库当成了秘密基地。博物馆过去也是他所在的大学负责管理的，跟他也有联系。 也许对他来说这个地方是很熟悉的。

这些证言非常合情合理，警方也予以采信了。

事件就这样解决了。

大多数人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他们却完全忽视了这次事件中最大的谜团。

那就是忽然出现在庭院里的无头“铁处女”——

水井山认为，解开密室杀人案的钥匙，一定就握在这位孤独的少女手中。

利布拉女子学院 ——五月雨结

我们被关在圆形房间里不知道有几个小时了，因为没有钟表，我不知道准确的时间，说不定才过了几十分钟而已。

“我肚子饿了……口渴了……”

月夜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她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好一会儿了，像在说胡话一样一直念叨着她的生理需求。

“我要去厕所……厕所……”

“最糟糕的情况下你就在这里解决吧，我不会怪你的。”

我告诉她说。

“绝对不要！与其做这种事我还不如杀了你再自杀呢。再说你干吗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啊，你的尿意没有我强烈是有多了不起？你才没资格命令我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发自心底地感到疲倦，勉强应付着月夜焦躁的叫喊，这种时候跟她针锋相对也只会白白损耗两个人的精力。

我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用抽屉里找到的纸和铅笔画着图，试图解开这所“利布拉女子学院”内事件的重重谜团。我把所有能够想到的事情都一一写下来。

菜砂紧挨在书桌旁边站着，时不时对我的笔记发表一些意见。她的意见一针见血，充满了连我都没想到的点子。搞不好她比我更有当侦探的天分呢……

“之前竹崎同学的尸体的确是在这个房间里对吧？”

“嗯，我在这里昏迷了一段时间，恢复意识的时候竹崎同学的尸体就倒在我背后，眼前则站着穿黑斗篷的凶手……”

“黑斗篷当时在做什么？”

“在做什么……很难说啊？我醒过来的时候看到他手上拎着一根像是凶器的铁管站在那边。”

“就是站着？五月雨小姐你没有遭到凶手的袭击？”

“嗯……他没有袭击我。他发觉我醒了之后，就逃也似地奔出了房间。不过‘黑之挑战’本来就有条规则说案犯不能伤害侦探，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黑斗篷才没有攻击我。”

我已经跟菜砂她们解释了“黑之挑战”的内容，一开始她们一点都不相信，不过我们被困住之后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们应该已经可以切身感受到它的存在了。

“我再请问你一遍，竹崎同学是真的去世了没错吧？”

“没错，是真的啊，她没有呼吸了，脉搏也停止了，我检查过。”

“我听说过手腕上的脉搏可以通过什么手法停止……”

“这种办法有倒是有，但我不是摸她手腕检查脉搏的，而是摸的脖子，我可没听说过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脖子的脉搏停止啊。而且她的体温已经下降了，那种感觉不可能是活人。”

“咦？”菜砂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抬起头来，一把抓住了自己的头发。“尸体的体温已经下降了？”

“嗯，怎么了？”

“也就是说，竹崎同学被杀害之后已经经过一段时间了，是这样没错吧。”

“是啊。”

“这样的话，黑斗篷的行动果然很不自然。五月雨小姐醒来的时候，黑斗篷手里拿着铁管正站在你旁边对吧。如果当时他是刚刚杀害了竹崎同学，这还可以理解，但实际上竹崎同学被杀害之后已经过了一会儿，少说也有一个多小时了吧。都已经经过了这么长时间，黑斗篷却还站在那里，他在做什么呢？”

“我觉得他大概是在为密室诡计做准备吧，因为我醒得比他预料的早，结果没来得及……”

“他在手上拿着铁管的情况下做准备？”

“也许只是恰好把铁管拿在手上走动吧。”

“我知道了，就算他是正在为密室诡计做准备好了……那么他为什么把五月雨小姐你放在旁边不管呢？如果我是黑斗篷，我首先就会把五月雨小姐绑起来，比如说给你戴上手铐，或是把你的眼睛蒙上。只要事先做好防范，就算五月雨小姐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醒了 过来，那也不必担心你会看到他不想让人看到的东西了。”

“嗯……的确如此。”

“凶手有充分的时间这么做，然而他却没有把五月雨小姐你绑起来，而是放在旁边不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这个必要，这是我的看法。那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把你绑起来呢？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我只能想到这一种可能性。根据以上的推断，我觉得接下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五月雨小姐躺在这个房间里的时候，诡计就已经完成了。”

菜砂不动声色地阐述着逻辑。

她搞不好远比我更适合当侦探……

“既然诡计已经完成，那么关于黑斗篷在这个房间里停留一个多小时的理由，‘因为他在

为密室诡计做准备’，这个答案就说不通了。”

“那、那么说来，黑斗篷在这里做什么？”

“这我就不知道了。从刚才起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菜砂无力地摇摇头。“但是我感觉这应该是这起案件中的重要关键。”

“嗯，是啊。”

黑斗篷当时在这里做什么？

我再次回想起自己醒来之时的情景。

眼前站着个人，这人从头到脚都包裹在一件黑斗篷里面，他正盯着我看。

啊，对了！

黑斗篷正盯着我看。

为什么？

我把当时的情况告诉菜砂。

“五月雨小姐的穿着打扮对于黑斗篷来说有什么令他在意的地方吗？”菜砂绕着书桌转了一圈，仔细观察我。“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啊……”

“啊，眼镜！我醒过来的时候眼镜不见了，当时我看不大清楚周围的情况，跟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有关系？”

“结果眼镜到哪里去了呢？”

“落在我旁边。”

“应该是黑斗篷特意取下来的吧。就算真是这样，为什么黑斗篷会盯着五月雨小姐看，这可真是个谜啊，他也没有必要再三确认你是不是真没戴眼镜。”

“是不是你的睡相相当糟糕啊？”

一直沉默不语的月夜突然插口说。

她还是像之前那样蜷缩成一团，脸上却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

“虽然我对自己的睡相的确没什么自信……不过这跟现在的事情没关系！”

我想起自己上初中的时候，一次修学旅行住在旅馆里，同学偷偷把我的睡相拍了下来。后来她给我看了，我感觉很震惊，没想到自己睡觉的时候整张脸完全松弛了下来，肚子整个露在外面……

“也有可能他是盯着你心里在想：这个糊涂蛋到底要睡到什么时候啊？呵呵！”

“啊！”

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头脑中散乱的碎片忽然组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张完整的画。

“干、干吗叫那么大声啊？”

月夜说，她的眼神像是有点害怕。

“你说得没错啊，月夜妹妹！”

“难道你承认自己是糊涂蛋了？”

“不是这个啦，黑斗篷就是在看我啊，他在等我醒过来！”

“……啊？怎么一回事？”

“我想小砂妹妹应该说得没错，我躺在这个房间里的时候，诡计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事情至此还没有结束，不管机械组装得多么精巧，如果不按下开关，它是没办法运行起来的，我大概就是那个开关。”

“五月雨小姐的意思是，你是构成这个诡计的要素之一？”

菜砂问。

“是的！说得具体一点，我想我去追黑斗篷应该也是让这个诡计成立的必要一环。那时我以为自己已经把黑斗篷逼得无路可走了，但这对他来说应该也在计划之内。黑斗篷不是逃跑，而是要把我引出来。”

回想起来，在黑斗篷逃跑路线上的门全部都提前打开了，尤其是圆形房间的门，那扇门必须推到最边上按下去，否则是无法固定住的。应该认为这并不是偶然，而是有意识地提前把门打开的。

而且，考虑到之后发生的事情——黑斗篷的消失以及尸体的消失——的话，可以想见黑斗篷是有意让我看到这些的。我是这个奇妙的密室诡计的目击者，同时也是侦探，他一直在诱导我。

根据以上情况看来——黑斗篷到底在这个房间里做什么，答案已经很明白了。

黑斗篷在等我醒过来。

他为什么没有抓住我的肩膀摇晃或是拍我几下把我叫醒？这应该是为了让事情自然发展到“侦探去追赶凶手”这一步吧。如果黑斗篷是拍我的肩膀把我弄醒的话，我应该会觉得相当不自然。

“我不知不觉之间完全陷进黑斗篷的陷阱里了。”

“这我一开始就知道了！除了脑子不正常的变态之外谁会觉得把高中女生关起来很有趣啊！然后呢？我们要怎么出去？你想过了吗？”

月夜仍然抱着自己的膝盖，像在对我发泄怒气一样地说。

“这……还没有……”

“结果还是毫无进展嘛！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尽快离开这里，我必须去练习小提琴了，少练习一天就会落后人家三天啊？你明不明白？赶快让我出去！”

“月夜同学，没事的，”菜砂紧挨着月夜坐下来，轻轻抱住她的肩膀。“我们肯定很快就能出去的，对吧？”

“呜呜……小砂……我好怕……我要平时那个……平时那个……”

月夜把脸埋在膝盖之间开始发抖。

菜砂用一种抚摸般的动作，以手指反复梳理着月夜的头发。过了一会儿之后，月夜好像恢复了平静，身体也不再发抖了。

在这种断水断粮的情况下，要是再被关上个好几天，我们迟早都会死的，也许这就是凶

手的目的。他应该是打算把我关到“黑之挑战”的时限过去，这样他就能彻底逃脱了。

我要思考。

为了活下去，我要思考。

如果换了雾切妹妹，这种时候她应该首先就会这么做。对于我们这些侦探来说，这就是唯一的武器。

——说到这个份上你应该明白了吧？结姐姐大人。

跟她说的一样，一定已经有了能够让我想出答案的提示。

再好好思考一下吧。

我们被关在这里并不是什么意外事故或是偶然情况，而是凶手计划好的，凶手应该早就知道我们会到这个房间来。

话说回来，我们是为什么要回到这个房间来的？

对了，是为了查看尸体，凶手应该也不难预想到我们会这么做。

然而关键的尸体却不见了。

为什么尸体会消失？

是怎么消失的？

也许只要能解开这个谜，我们就能找到离开这个房间的办法。

毕竟尸体消失的地方就是这个房间，思考不可能是毫无意义的。

没错吧，雾切妹妹？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竹崎同学毫无疑问是死在这个房间里的。她头部流出的血把地毯染成了红黑色，这也是事实。

然而现在却找不到一点痕迹。

把尸体从这个房间搬出去需要多少劳力和时间呢。

我突然想起了我运送圣母玛利亚像的时候用的那台货架车。

只要有那一类的工具，就能够相对比较轻松地移动尸体。把尸体抬起来放在货架上，离开房间，穿过走廊，把尸体在一个不容易被人看到的地方放下来。要隐藏尸体的话，可以想到的地方大概就是礼拜堂的长椅下或是厕所隔间里面吧。

只要有个十分钟大概就够了。

问题在于留在地毯上的血迹。要把渗透了地毯的血迹洗掉，到底需要花多长时间呢，而且还得不留一点痕迹……

我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再次查看尸体之前所在的地方。

我摸了一下红色的地毯。什么都没有，别说血迹了，就连湿润的感觉都没有。虽说地毯是红色的，但这种红跟人血的颜色还是非常不同的，应该分辨得出来才对。

“要把那么多血洗掉，我觉得应该需要很多水和清洁剂，还有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就连洗过的痕迹都没有，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自言自语地嘀咕着，说得让菜砂她们也能够听到。

“要是有特殊的清洁工具，应该只要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全去除血迹了吧？”

菜砂一边梳理着月夜的头发一边说。

“一个小时啊……”

我把菜砂她们从棺材里救出来，然后和她们一同回到这个房间，我觉得期间还不到一个小时，这样应该来不及吧。

“不过我们的对手可是那个组织啊，他们搞不好事先准备了什么机器，能够把血洗得干干净净，之后还能完全吹干……这样的话也是有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的。”

“但是这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五月雨小姐中途绝对不会回到这个房间里来对吧。要是五月雨小姐一时心血来潮提前回来查看尸体，那凶手的计划就破产了。”

“啊，的确如此，对方有可能意外跟我撞见。”

我认为凶手不可能会制定一个如此危险的计划。

搬运尸体需要五分钟，而清理地毯需要十分钟，这差不多就是最低限度了。

这究竟可能吗？

“干脆把地毯整块换掉，这样如何？”菜砂说。“把地毯一圈一圈卷到房间边缘，顺带把尸体卷在里面，然后搬到别的地方去。只要事先铺上两层地毯，那就没有必要重新再铺一层了。”

“原来如此！感觉会很重，不过这样一来只要有个五分钟左右搞不好就能把尸体运走——”

“只不过……虽然这个设想是我提出的，但与其费这么大的工夫，倒不如杀人的时候事先就不要让血流出来，或者铺上一层什么东西，就算血流出来也不会弄脏，感觉这样会更明智一些。”

“唔，的确。”

“从现实上来考虑，我认为短短几分钟之内是没有办法把沾满血的尸体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说得也是啊……我也这么觉得。如果凶手办得到……那么只能认为其中肯定有什么更为大胆的机关。”

“机关是指？”

“只是打个比方啦，比如说整个地板能够以一根水平轴为中心翻转……就像把硬币正反倒转一样。”

这是我之前在“诺曼兹酒店”见过的机关，要是采用这个方法，要想让尸体在一瞬间消失也不是不可能。

“真是个大胆的机关呢……”菜砂一脸惊讶的表情说。“在这种情况下，桌椅要怎么办？看样子它们也不是固定在地板上的，要是固定住的话就算地板翻转过来也不用担心会掉下去。”

“只要在启动机关之前把桌椅先搬到房间外面不就行了？”

“啊，对呀，这样的话甚至用不着五分钟，说不定一分钟就能够完成了。”

一丝明朗的笑容回到了菜砂的脸上。

“如果这种推理是正确的，那墙壁和地板之间应该有缝隙才对！”

我在墙壁旁弯下腰来，查看墙壁和地板之间的接缝。

——没有。

要让地板能够正反翻转，墙壁和地板之间必须有缝隙。但是不过怎么看，我都找不到任何不自然的缝隙，也没有看到填补缝隙的橡胶或是海绵。

“不行，这答案不对。他们做事没有这么单纯……本来我还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方向呢……”

果然他们是不会再用之前让我们见识过的诡计了啊。

“但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进展了。看来也有可能用上了什么异想天开的机关呢，我之前都没往这方面想。”

“那些家伙为了诡计可以说是什么都敢做，他们没有什么常识可言的。”

我一边叹气一边重新在椅子上坐下。

我不知道这所“利布拉女子学院”里究竟有什么机关，不过在我目前为止所目睹的一切情景之中，应该能够找到提示。

我把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和让我感觉不自然的情况一条一条列出来。

(a)我醒来的时候黑斗篷站在旁边。

解:对方为了让我目击诡计，一直在等我醒来？

(b)眼镜没了。

解:为了推迟追踪？

(c)所有的门都是打开的。

解:为了方便对方逃走？

(d)黑斗篷进入有棺材的房间之后，我试图打开门，但门打不开，过了一会儿之后门才打开了。

(e)黑斗篷消失在了有棺材的房间里。

(f)两口棺材里装着被绑住的菜砂和月夜。

(g)打开菜砂和月夜手铐脚镣的钥匙挂在礼拜堂圣母玛利亚像的脖子上。

(h)我把菜砂和月夜放出来，一起去查看尸体的时候，尸体不见了。

(i)我们被困在了尸体之前所在的房间。

看起来比较有线索可寻的果然还是(d)。尽管没有可以把门锁上的门锁，门却暂时打不开了。一开始我本以为是黑斗篷在门的内侧把门抵住了，但门打开之后我立刻踏进了房间，黑斗篷却不见了。此外我也没有找到什么能够用来把门卡住的东西，为什么门会打不开，这是个谜。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单纯的门坏了这一类的问题。

也许就跟我刚才想的一样，这个房间里有机关，机关启动的时候门是打不开的，有没有可能是这样？比如说是像电梯那样的结构，里面的电梯舱移动的时候，门是打不开的……

嗯……？

我腾地站了起来，走到门前。之前已经检查过好多次了，但我还是决定再仔细检查一番。

门是沿着地面上轨道形状的滑槽左右滑动的，现在完全打不开。里面似乎安装有闭门器，打开之后门会自动关上，不过把门推到最顶端按下去之后就可以让门一直开着。

门上没有可以用手握住的门把手，而是有个凹槽，可以用手指扣住。门上没有门锁或是锁孔这一类的东西，但不知为什么却好像锁上了。

室内一侧没有让门滑动的滑槽，所以一般想来，滑槽应该是在走廊那一侧。要是找一样东西卡在走廊一侧的滑槽上，门就打不开了，因此我们一直认为黑斗篷就是这么做的……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我在有棺材的房间里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没有什么东西把门卡住，但门也可以锁上。

话说回来，走廊那一侧真的有门的滑槽吗？

我回忆了一下有棺材的房间的情况，那边的滑槽应该不在走廊一侧，而是在室内一侧。

这个房间跟棺材的房间构造完全相同，但不知为什么，室内一侧却没有滑槽。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室内一侧和走廊一侧要是都没有滑槽呢？

把推拉门打开的时候，门扇会到哪里去？

只要想象一下电梯门很容易就能明白了，门扇收在了墙壁之中——也就是嵌入式的。

如果这个房间的门是这种结构的话——

“你怎么了，五月雨小姐？”

“我感觉我可能发现了什么重大的事情。这种事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所以我自己也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振作一点吧！你不是侦探吗？”月夜抬起头说。“我们全都靠你了啊……”

“唔、嗯。”

我从房门旁离开，漫无目的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就算有了线索，也没办法再往前推进了。

要是换了雾切妹妹，她肯定马上就得出答案了吧。自己的笨头笨脑简直让我感到厌烦，这么一个无能的废物居然自以为是侦探……

我想起雾切在分别之际说过的话。

“要小心天秤座。”

菜砂和月夜都不是天秤座，我想她们应该不是凶手。这样的话，天秤座的凶手到底在哪里？

天秤座？

咦？

难道说……

“我说，你们俩喜不喜欢占星术之类的？”

“咦？占星术是说星座那方面的？”

菜砂问。

“是的，早间资讯节目里面有时候会有的那种。”

“女孩子自然都很喜欢的啊，”月夜说。“难道你想让我们帮你算什么？”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知不知道天秤座用英语怎么说？”

“嗯，利布拉（Libra）啊。”

“啊！”

“果然！”我和菜砂同时叫了起来。“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啊！我明白这所‘利布拉女子学院’的秘密是什么了，而且黑斗篷和尸体的消失之谜，还有我们被关起来的原因我也明白了！”

“Goodbye”酒吧 ——八鬼弹

今天是一月十二日，现在播报午间新闻。

昨晚十一时左右，商业区一家闲置店铺内发生杀人案，一名男子被匕首刺中身亡。被害者为该县居民木玉胜实，六十岁，负责管理该店铺的不动产公司接到被害者本人的求救电话之后，派一名职员前往查看，发现被害者已经死亡。

据悉，附近居民曾多次反映，常有社会青年在发生命案的闲置店铺聚集，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该情况是否与命案有关。

此外，命案的第一发现人八鬼弹，二十八岁，在现场附近的路上头部遭到钝器击打，当场死亡，警方初步认定两起命案均系同一犯罪嫌疑人所为，目前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现在播报下一条新闻——

中世纪西欧拷问器具博物馆 ——水井山幸

一月十一日，晚上八点——

水井山在一家牛排屋吃晚餐。她坐在设有铁板的柜台旁，旁边坐着一名年轻男子。

厚实的牛排放在铁板上开始烤，她旁边的男子向前探出身体，一副随时会扑上去的架势。

“哎呀，这样真的好吗，居然能吃到这么好的肉……”

“是的，请您不要客气，这家牛排屋很难预约到的，我也不是经常能吃到呢。”

“真的吗，太感谢了，我平时都是靠方便面过活的……真是帮大忙啦。”

“不用不用。”

水井山报以微微一笑。

这名男子是研究生真藤刀，他是中世纪西欧拷问器具博物馆事件中去世的井户柿教授带

的学生。据他所说，他的专业是文化人类学，研究课题主要是欧洲古代文化方向的。

水井山为了调查这次事件，决定向跟井户柿关系比较亲近的人了解情况。首先她跟井户柿所在的大学取得联系，谎称自己是井户柿的亲属，了解到他的工作情况，跟她预想的一样，井户柿有一个研究小组。然后她直接前往大学，随便找几个学生搭话，问他们认不认识井户柿研究小组里的学生。结果只花了几分钟时间，她就成功得到了五个学生的名单。

她跟这五个人取得联系，把能够马上出来见面的学生叫到牛排屋来。当然，牛排是用来钓学生上钩的，她的想法很单纯，她觉得只要是大学男生，基本都能用肉引上钩，不过这个计划看来很成功。

一个在负责指导自己的教授被烧死的当天能用牛排钓出来的学生，想必也不会是个心思细腻的人。要想打听到情报，像这种没什么“心防”的对象比较合适。

“不好意思，因为出了事您应该很忙吧，这种时候把您叫出来……”

“没事，没关系啦，忙的人又不是我们，是大学的人嘛。当然，研究小组肯定要休息一段时间了，不过听说大学里明天就会开始正常上课了。”

“是吗，看来井户柿老师很受学生的爱戴呢。”

“呃，啊，是吧。”

真藤很明显有些含糊其辞。

“哎呀，难道不是？”

“嗯……差不多吧。”

水井山从真藤的表情中读出了负面情绪。

他肯定知道些什么。

“我在电话里已经说过了，我觉得井户柿老师不是因为单纯的火灾而去世的，我认为事件背后还隐藏着什么秘密，我们想知道真相。警方似乎已经断定原因是失火了，他们应该不会再继续侦查下去，但是这样的话，真相有可能就会被掩盖。不管是多小的事情都可以，要是您知道些什么，请一定要告诉我，这也是为了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水井山满腔热忱地向对方诉说。只要给他一个“为了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正当名义，一些绯闻性质的内幕消息对方应该也不难说出口了。

“好吧。虽然我知道的很多都是流言，不过我会把能说的都说出来。”

真藤一下子就答应了，他的表情中甚至透出几分坚定，像是已经下定了决心。没想到他会这么单纯，这让水井山几乎有点内疚起来。

“非常感谢，”水井山低下头说。“我们一边吃一边说吧，请用，不要客气。”

“那我就不客气了！”

真藤迫不及待地把餐刀插进盘子里的牛排，两眼发光地大嚼起来。

虽然水井山向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但关于“黑之挑战”她没有提一个字。她认为只是打听情报的话，最好不要给对方留下什么多余的印象。

“您在井户柿老师的研究小组里学习什么内容？”

“呃……井户柿老师的专业是欧洲古代史，我主要研究的是其中的凯尔特文化。”

“关于中世纪史呢？”

“作为基础知识学过，但不在我的专业范围内。”

“您知道井户柿老师的遗体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吗？”

“是一间展出拷问器具的博物馆吧？之前倒是或多或少听说过有这么个地方，不过不是早已经关闭了吗？”

“嗯，准确来说是中世纪西欧拷问器具博物馆，我想那里对井户柿老师来说应该是个很熟悉的地方……”

“这我就没听说过了。中世纪和西欧还好说，拷问器具应该是完全不在他的专业范围内的，”真藤一边把牛排送进嘴里一边说。“说起拷问器具，果然就会想到‘铁处女’，是那一类的东西吗？”

“您听说过？”

“那当然，无论什么人，至少绘画或照片总看过的吧？那个感觉很有冲击力呢。”

“是吗……啊，不介意的话我这一份也请您吃。”

水井山把装牛排的盘子递给真藤。

“咦，真的吗？我真的可以吃吗？”

“请用吧。”

“真是不好意思啊。哎呀，太高兴了，没想到能跟这么漂亮的姐姐一起吃这么好吃的东西……”

“您可真会说话。”

“这可不是拍马屁啊，那个……姐姐，请问你有男朋友吗？”

“还有，关于井户柿老师，”水井山转移话题。“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您有没有听说过他跟什么人结怨？”

“啊……说实话，我想恨老师的人应该不少。”

真藤拿着刀叉的手停下了动作。

“咦？是这样吗？”

“虽然说死人的坏话不大好，不过这也是事实，应该没关系吧。井户柿老师在写论文或是研究著作这方面干过不少坏事，造假和违规都是家常便饭，听说还曾经好几页好几页地整个照抄学生的研究报告呢。那可是学生的研究报告啊？虽然论文审查确实挺松的，不过做人总得有点是非观念吧？”

“作为一个研究者真是品德低下呢。但是，要说他与人结怨的原因，我感觉跟这还是有些区别的。”

“接下来就不知道是真是假了，听说老师曾经把某个共同研究者的论文整个据为己有，以个人著作的名义发表。而且这还不止，那个共同研究者打算去举报他，他就把那个人杀了，还伪装成自杀。说实话，我觉得这就是个编得挺像回事的谎话，听了之后也没往心里

去……”

“井户柿老师过去还做过这种事啊。”

“我可不知道这件事几分真几分假啊？不过俗话不是说嘛，窥一斑而知全豹，回想一下老师平时的言论，我觉得搞不好也有那么点意思。”

真藤的盘子不知不觉已经空了，照这样下去，大概还需要两三盘牛排才够，不过水井山也没什么时间继续奉陪了，于是她开始向核心部分进行探索。

“您知不知道那位据说是被杀害之后又伪装成自杀的共同研究者是谁？”

“不，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知道的人。”

“请您告知我这个人的联系方式。”

“呃……”真藤开始操作手机，在通讯录里寻找。“啊，找到了，就是他。要不然我来跟他讲吧？”

“那就太好了，可以的话请您帮我问他一下待会儿能不能见个面。”

“OK。那个……说是交换条件也不大好，姐姐，如果你没有男朋友的话……”

“我去一趟洗手间。”

水井山站起来，快步走向洗手间。

“黑之挑战”所选择的目标都是那些曾经犯过罪却没有受到惩罚，仍然照常生活的犯罪者，由于他们的罪行直接或间接受到损害的人将会化身为复仇者参加游戏。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布局，从动机出发寻找案犯，可说是一种惯用理论。

如果井户柿以前真的犯过杀人罪，并且没有被追究责任，那么可以想见，此事有充分的可能性与这次“黑之挑战”有关。那个被害之后又被伪装成自杀身亡的共同研究者，其亲朋好友或爱人或许就是这次的挑战者。

水井山回到座位上的时候，真藤已经在吃餐后甜点了。

“我已经联系好了，那个人名叫乌羽刈安，他说会在大学附近一家咖啡厅里等着。”

离开牛排屋之后，水井山告别了真藤。

从这里到约好见面的地方距离并不太远，因此水井山决定步行前往，顺便思考一番。

交替排列着行道树和路灯的道路笔直向前延伸。

车道上的车流忽然中断了。

她回过神来，发现人行道上也没有一个人影。

走在住宅区里，很不可思议的是，有时就会遇到这样一个瞬间。尽管现在还不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但街上的人们就好像都消失了一样，周围万籁俱寂。

在这一片寂静之中，水井山发觉有一个人跟在自己身后。

她停下脚步，回头看去。

行道树的影子里站着一个少年。

他身上披着一层羽衣般的影子，从中也可明显看出，这少年绝非常人，他懂得如何让自

己极其自然地融入黑暗之中。毫无疑问，他属于跟自己一类的人，水井　山的直觉这样告诉她。与此同时，一股难以言喻的危机感席卷她的全身。

从身高和体形可以推测出对方是个孩子，然而可怕的是，从他身上感受不到一丝人的气息，这少年就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出现的一样。话说回来，对方究竟能不能算是少年都得打个问号，那既非少年也非少女，而是一种其他的概念——

“……你是谁？”

水井山摆出警戒的架势向对方说。

“被您发现了呢。”

他说。

他用拇指把硬币弹到空中又接住，不断重复着这个动作。

“不过为了让您发现我，我也花了不少心思。”

“找我有什么事吗？”

“您似乎对追查事件真相充满了热情，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吗？”

“——只是出于学术上的兴趣。”

“真的吗？”少年这样说道，把硬币高高弹起在半空中。“我是来忠告您的，那些人应该并不希望增加多余的被害者。”

“什么？”

“请不要做多余的事。”

他这样说道，没有用手去接落下来的硬币，而是把腿高高抬起，将硬币踢向了车道。

硬币像流星一样在空中飞驰。

硬币落在了道路上，与此同时，一辆打着车头大灯的车开了过去。

紧接着后面的车也一辆跟着一辆地开过。

水井山将目光转回来的时候，刚才少年站着的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人了。

水井山这才发现人行道上不知什么时候又已经恢复了人来人往的景象，只有她站在原地。

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不定那是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人。这是一种警告吗？难道他是想说，问题在于自己不是负责侦探却在进行侦查工作？

然而就跟雾切响子她们说的一样，侦探召集同伴这一行为本身应该并不算是犯规，水井山也是做好了心理准备才踏出这一步的。

水井山重整精神，继续前往那家咖啡厅。

乌羽刈安已经在咖啡厅靠里面的座位上坐着了。

他把两只手放在桌上，呆呆地凝视着自己的手。他两颊异常消瘦，头发很长，完全没打理过，身上穿着廉价的外套和领口松垮的T恤。即使没有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从他的外表也可

以明显看出，他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

水井山甫一踏入店内，对方似乎马上有所察觉，把脸抬了起来。

水井山下定决心，向他走过去。

“您是乌羽先生吧？”

她这样问道，他双眼灼灼闪光，一脸随时准备开战的表情点了点头。

说不定是找对人了。

“听说您想打听祥子的事？”

他的声音很平静。

水井山点点头，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向侍者点了一杯奶茶。她本想在奶茶送来之前介绍一下自己并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追查事件，乌羽却在她之前开了口。

“祥子比我大三岁，当时我还在读本科，她在读研究生。我们是在大学图书馆里认识的，然后开始交往。这是我第一次告诉别人我和她交往过，真藤学长也不知道这件事。”

“为什么在这种时候选择告诉我？”

“为什么呢？”乌羽嘴角边露出一丝苦笑。“我觉得应该事先让您知道，反正您都会问的吧？”

“是啊……请您继续说吧。”

“祥子当时是井户柿老师的助手，经常帮他收集资料或是撰写文章。在这种时候，她接到了一份工作，让她能够第一次以共同研究者的身份署上自己的名字。　话虽如此，论文的内容几乎都是跟她个人研究的古代史相关的。井户柿老师说把他的名字加上去，就能让论文更容易得到学会的承认，这种事倒是并不稀奇，但论文完成之后，井户柿老师却以他自己的名义发表了。祥子知道自己被骗后，只是遗憾地笑了笑，说自己当初太天真了，但她知道井户柿老师以前也曾多次有过这种不正当行为之后，渐渐开始觉得不应该就这么放过他。她调查过后，了解到井户柿老师的论文里不合理之处很多，但不知为什么，学会每每对这些不合理之处视而不见，这种案例还不在少数。祥子认为，这种罪行是对整个社会有害的。”

“祥子小姐应该是那种正义感很强的人吧。”

水井山这样说道，乌羽一瞬间将视线投向她，像是瞪了她一眼。

他的表情仿佛在说你懂什么。

“之后就跟您想象得差不多了，祥子去找井户柿老师，宣称要举报他之前的不正当行为，她因此被井户柿老师杀害了。”

“她真是被杀害的吗？应该没有被当做案件处理吧？”

“是的，因为她被认定是自杀。”

“她是如何被害的？”

“井户柿在自己研究室的咖啡里下了安眠药，让她喝下，趁她睡着的时候把她拖到了学校角落里的女厕所，在那里制造硫化氢气体将她杀害。”

“他杀人的证据呢？”

“证据？有很多啊，井户柿用过的安眠药，拍到他在药店里买药的监控录像……”

“既然有这么多证据，那为什么警方还会把这个案子当做自杀来处理？”

“一开始初步侦查就认定她是自杀，根本没有往下查。”

“那么这些证据都是您自己收集的了？”

“……这不重要吧。”

乌羽神情恍惚地说。

想必是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提供给他的。这个组织为了煽动人的复仇情绪，会揭露目标人物所犯下的罪行，将实情告知挑战者，即使是一些鲜为人知的案件 ，他们也能够确定犯罪者的身份。虽然没有办法证明他们的“答案”是否正确，但对于复仇者来说，这就是他们心灵唯一的依靠。

“情况我已经了解了。这位井户柿老师在今天中午的时候遇到火灾去世了，您知道吗？”

“……是的。”

乌羽一直以冰冷的目光凝视着自己的指尖，这个时候嘴角边却露出了一丝极浅的笑意。

“那么我想请问，今天的中午一点左右，您在什么地方，又在做什么？”

“调查不在场证明吗？”乌羽看向水井山。“您的问题像是警方会问的那种，不过警方根本没来找过我就是了。中午一点的时候我跟平时一样在打工，地点是附近一家便利店。我排的班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休息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到十一点半的三十分钟，还有下午两点到两点半的三十分钟。”

“看来您的确有不在场证明呢。”

“对吧？您如果到店里去问问，我的同事应该会替我作证的，监控录像大概也拍到了。”

乌羽一脸得意地说。

看样子他对自己的诡计相当有信心。

“如果能对去世的井户柿老师说一句话，您想说什么？”

“没什么，这人我又不大熟，”乌羽这样说着耸了耸肩。“真要让我说的话，自作自受吧。”

“——自作自受？”

“新闻里说了，是因为吸烟不慎引起的火灾，难道不是吗。”

乌羽嘻嘻笑了起来，看样子他没有办法适当控制自己的情绪。他究竟是不是凶手，这个暂且不提，他的精神会不会进一步崩溃，这反而令水井山开始感到不安 。

“非常感谢您告诉我这些，我觉得自己更进一步接近了事件的核心。”

水井山拿起账单站起来。

“能够供您参考就好。”

乌羽低声说。

“啊，对了对了，”水井山好像突然想起什么，又折了回来。“最后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请问您的生日是？”

“生日？八月三十日，怎么了？”

“可以了，非常感谢。”

水井山感到背后投来锐利的视线，她离开了咖啡厅。

时间已经过了晚上九点半。

虽然收集了不少情报，但还是很难说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犯罪的情况。不知道其他侦探现在怎么样了，也许有人已经解决了事件。

对于水井山来说，事件有没有解决并不重要，她需要的是情报。而她最想知道的是，案犯是经过怎样一番周折才跟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搭上了关系，又是怎样走到实施犯罪这一步的。

就算知道了这些，她觉得自己也不会对他们产生同病相怜的感受，把案犯跟自己作比较不能给他们一道免罪金牌，更不能给他们救赎。然而她仍然对此很感兴趣，也许这也可以称之为学术上的兴趣。

案犯究竟实施了什么样的犯罪？

剩下的时间不多，求知欲却越发高涨。水井山马上拦住一辆从旁边开过的出租车，前往“中世纪西欧拷问器具博物馆”。

她在住宅区下了车，然后步行前往目的地。夜幕下见到的博物馆，它那近代风格的轮廓融化在黑暗中，越发显得阴森。白天一排排停在这里的媒体和警方的车辆现在一辆都不剩，不见半个人影，似乎也没有拉起警戒线。

正中下怀。

水井山从建筑物旁边进去，穿过庭院。这个后院就像是静谧的住宅区内陡然出现的一个空洞，眼前的景色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充满田园牧歌风情的草原。

然而立在平缓山坡顶上的“铁处女”仍然保持着原样，那座无头的雕像看起来就如同一尊恶魔肖像。水井山再次检查了一番“铁处女”，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新发现。

水井山沿着山坡往下走，观察发生过火灾的组装小屋。这边的警戒线也撤掉了，大概是因为火灾原因已经确定，警方认为没有必要再继续调查了。

她透过窗口往小屋里面看。发现尸体的时候，窗子是从内侧锁上的，由于是那种普通的月牙锁，只要有一根细绳子之类的东西，利用窗子关上后的一点缝隙，想要从外面把窗子锁上也并非难事，然而她觉得1亿4000万日元不可能花在这种水平的诡计上。

包括被害者在内，组装小屋周围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足迹。这就意味着，在雪积下来之前，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了。

这一带的降雪从十号晚上开始持续到十一号凌晨，起火是在十一号的下午一点左右。由此，这很有可能是一桩用到了定时点火装置的杀人案。

晚间新闻中说，被害者体内检测出了大量酒精。凶手有可能是给井户柿灌酒或给他注射，令他意识模糊，趁晚上的时候把他放到组装小屋里睡下，在此时把组装小屋变成一间密室。门钥匙是从被害者的口袋里发现的，但从锁孔看来，这只是很普通的弹子锁，准备一把备用钥匙并不困难。

把小屋变成密室的方法本身不重要，甚至只要让它看起来像是密室就可以了，这样的话

就能够让人认为这是一场意外或是不慎引起的火灾。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在一个任意的时间让密室内部起火。

是使用了那种利用电池或时钟实现的机械式点火装置吗？然而现场并没有发现类似的东西。除此之外，遥控装置或是手机之类看起来像那么回事的道具都没有在现场找到。

起火点推断是枕头附近，这里有个装着烟头和火柴的烟灰缸，警方由此判断是卧床吸烟不慎导致的火灾，毫无疑问火是从这里烧起来的。

凶手为了保证自己的不在场证明，可以想见当时他别说靠近小屋了，甚至会在相隔很远的地方才对。也就是说，点火装置应该是远距离自动型的。

有可能实现吗？

这是个难题。

但并非毫无头绪。

挑战书上所写的凶器是“铁处女”，也就是说，点火装置一定和那尊无头少女有关系。

水井山在组装小屋门前回过头望向山坡那边，在略微高出视线一点的位置隐约可见“铁处女”的轮廓。再往那边去，能够看到博物馆所在的建筑物。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实施杀人行为的构图就像建筑物的设计图一样，在水井山的脑海中逐渐成形。

没有错。

只可能是这个答案。

然而现在还需要确凿的证据。

水井山从庭院中间横穿而过，走近博物馆，从窗口观察里面的情况。建筑物外墙都是玻璃，因此从外面也能够清楚看到里面的情况，然而水井山并没有发现自己要找的东西。

要找的东西应该还在更上面的楼层。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进去呢。

水井山把和服的下摆掀起来，从大腿上的皮套里抽出一根铁管。

她双手把铁管高高举起，把面前的玻璃打破。

只要有需要可以不惜说谎或是行使武力，这就是水井山的行事风格。博物馆关闭之后已经过了很久，保安公司的合同也有可能已经到期了，但不管怎么说在她的计划中只用几分钟就可以完事，理应是不用担心受到责罚的。水井山把铁管收回皮套里，潜入冷冰冰的走廊。

昏暗的走廊前方出现了楼梯。

她沿着楼梯往上跑，去往上层。

二楼……不对，应该更高，她一口气爬上了三楼。

她进入三楼的展览室。虽说一整面墙都是玻璃，但由于是晚上，这里几乎是一片漆黑，有一种类似于旧仓库的味道。水井山从胸前抽出笔形手电，四下照了照 。

她眼前忽地出现了一个人影。

水井山差点尖叫出声。

然而仔细一看，那不是人，而是一副供参观的西洋铠甲。

这副全身铠甲像是在中世纪欧洲的战争中使用过的，不知道是真品还是复制品，在陈列台和展示支架的支撑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身穿铠甲站在那里 。水井山忽然想起昨天晚上在武田鬼屋事件中见到的铠甲武士，这次难道是那玩意儿的西洋版？

窗边整整齐齐排列着五副铠甲，躯干部分的花纹，金属的光泽，手甲和腿甲的形状都各自有些微妙的区别，应该是由于时代和国家各自不同的缘故，共通之处在于都是右手持剑，左手举着银光闪烁的大盾。

他们都面向窗口，看起来就像随时准备迎接从外面袭来的敌人一样。

然而奇妙的是……他们全都没有头盔。

五个无头的骑士。

他们也同样是无头的肖像。

不明 ——雾切响子

由于来到“孪生子能力开发研究所”的人是雾切响子，堤的犯罪计划不得不作出大规模调整。

如果说之前的计划都是以消极防御为前提的，那么今后的计划就要积极向对手发起进攻了，手段卑鄙一些也没关系，只要取得最终胜利就可以了，游戏通关就能得到5亿6100万金额的巨款和全新的人生，值得冒一次险。

雾切响子是个不好对付的对手，但说到底她只是个小鬼，身体很脆弱，跟成年人不能比。堤和雾切乘坐的车在事故中损毁严重，但堤只受了一点轻伤，雾切虽然没有什么外伤，意识却陷入昏迷，人事不省。

把她杀掉——一时间他在感情的驱使下也产生过这样的念头，但他立刻想到这是下下策。就算把她杀了，游戏也还没有结束，自己真正的对手不是雾切响子，而是五月雨结。

如果是这样，那就应该更有效地利用她。

他想尽可能地避开跟侦探在解开杀人案谜题的战场上正面交锋，挑战书的主旨本来就是虚张声势逼对手自己退出游戏，从侦探选择参加游戏的那一刻开始胜算就很小了，最多也只能拖延一下时间。

那么要如何在跟负责侦探的战斗中取胜呢。

跟当初的主旨一样，让对手退出游戏就好了。

手上正有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道具。

雾切响子——把她当做人质去跟负责侦探交涉。

应该可以认为她和五月雨结交情匪浅，如果是为了她，想必对方也会同意交涉的。

是为了救她的性命退出游戏？

还是对她见死不救继续游戏？

五月雨结究竟会如何选择——

堤瞟了一眼睡在后排车座上的雾切，她的手脚都被绳子捆住，身体上也缠了好几层胶带。看样子她意识尚未清醒。

现在的问题在于，在五月雨结发现这件事之前，自己必须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身。

安全的地方——

对了，就去那里吧。

那个地方应该会比别处更安全。

第一章 生存喧嚣(二)

利布拉女子学院 ——五月雨结

“‘利布拉女子学院’的秘密究竟是指什么？”

菜砂和月夜都瞪圆了眼睛回望着我。

我在她们俩旁边坐下，把笔记给她们看。

“‘利布拉’指的就是‘天平’对吧？简单来说，这间圣堂整个就是一座天平啊。”

“咦……”

“怎么一回事？”

两个人都目瞪口呆。

“你们看，我想结构应该就是这样，位于建筑物中央的礼拜堂是支点，从中间向左右延伸，有两个圆形房间，这恰好就是一个像是上皿天平的称重工具。”

“等、等一下，”月夜环视着周围说。

“这个房间是称重工具？你是说我们现在被放在一杆秤上面？”

“就是这个意思。”

“难以置信，就跟我已经要憋不住了一样难以置信。”

月夜拼命摇头，她的发带因此快要掉下来了。

“准确来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并不是天平上面，而应该说是天平里面吧。这杆秤用的不是托盘，而是箱子，我们现在被关在箱子里。”我一边画图一边解释。“这个房间的构造我想应该就跟电梯差不多，电梯在圆形的塔里上下活动，假设这杆秤降到最低处的时候是 在地下一层，升到最高处的时候是在地上一层好了。你们看，这是不是就像一台在地上和地下来回移动的电梯？走廊位于地上一层，只能从这个地方出入。然后呢，如果是普通的电梯，人坐的这个电梯舱位于地上一层的时候才进得去，这座塔却不是这样。电梯舱位于地 下的时候，塔的地上一层会形成一个房间那么大的空间，我们可以进入这个空间，这个时候，这个空间就成了一个跟我们所在的房间构造完全相同的房间。”

“你的意思是说，电梯的顶上有一个跟电梯里面完全一样的房间？”

“就是这个意思！”我点头回答菜砂的问题。“顺便一提，我们现在是在降到地下的电梯里面，所以这层天花板上面的景象跟我们现在眼前的完全相同。”

“……完全搞不明白，”月夜撅起嘴说。“你用马太福音的典故来打比方吧。”

“那怎么可能！单纯用天平托盘来打比方的话，我们既能站在托盘上面，又能进入托盘里面，不管是哪种状态我们所看到的景象都一样。”

“托盘里面是……”

“你就想象这是个很大的托盘吧！因为非常大所以里面有空洞，像个箱子一样的托盘。”

归纳起来就是这样。

这杆秤低下去的时候，上下各有一个完全相同的房间。从走廊进入房间之后，就站在了箱子上面。

这杆秤翘起来的时候，房间处于重合状态，只存在一个房间。从走廊进入房间之后，就进入了箱子里面。

“左右两个房间是隔着礼拜堂互相联动的，就是这样的构造，因为这是一座天平嘛，一边下沉的话另一边就会上升。”

“房间之所以能够上下移动，是因为有人在操作切换的开关吗？”

月夜问。

“不，它跟天平一样，单纯只是左右两边之中哪边重哪边就下沉。”

“哪边重？你是说在这个房间里的人体重的总和？”

“没错。”

“那要是我们在箱子上面的时候，对面房间里忽然涌进了一大群人，这边猛地升了起来，那会怎么样？我们会被压扁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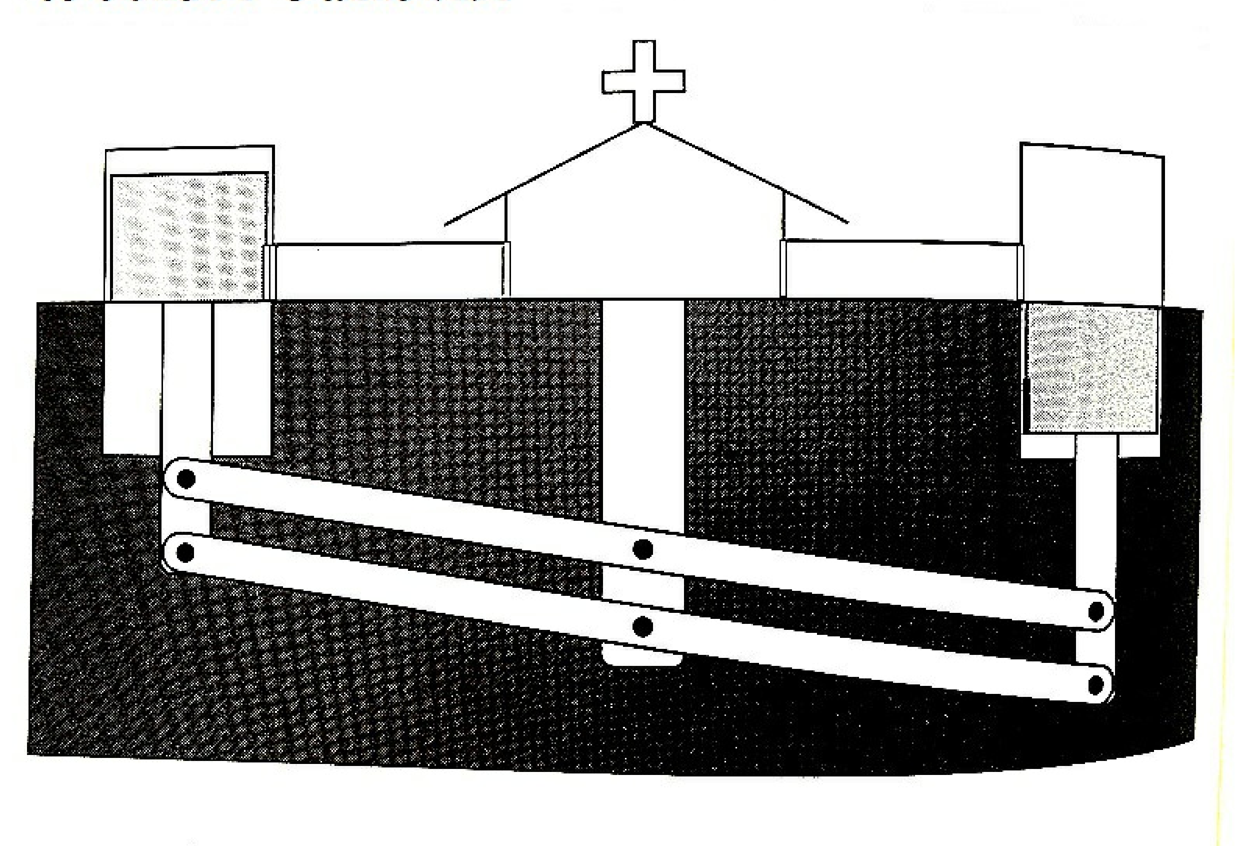
“不会，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当然事先留出了空间，或者可以说是避让带，书桌和椅子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想留出的空间至少应该有那张桌子那么高。”

“那么……我们现在在箱子里面，降到了地下，在这种状态下没办法到走廊上去，是这个意思吧？”

“嗯，”我指着入口处的门。“现在那扇门后面只有墙壁，所以门被封锁了，打不开，就算硬把它撬开也没用。我想那扇门的结构应该跟电梯门是一样的。”

房间位于地上一层的时候，门应该是一个双重结构，室内的门和走廊的门重合了，这扇双重结构的门是联动嵌入式的。要是我当时冷静一些，更有观察能力一些，在我多次出入房间的时候，应该早就察觉到门的厚度有所变化或是门口有细微的缝隙了。

利布拉女子学院的机关



遗憾的是，我在被关起来之后才想到这些……

我们在箱子里面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室内的墙壁和地板之间是没有缝隙的。只不过当我们在箱子上面的时候，仔细观察的话应该能够在墙壁和地板之间找到缝隙，而且箱子上面好像还会让人微妙地觉得更宽敞一些。

“总而言之，披黑斗篷的凶手能够从我眼皮底下消失，让尸体消失，以及把我们关起来，都是利用了这个结构。”

“咦？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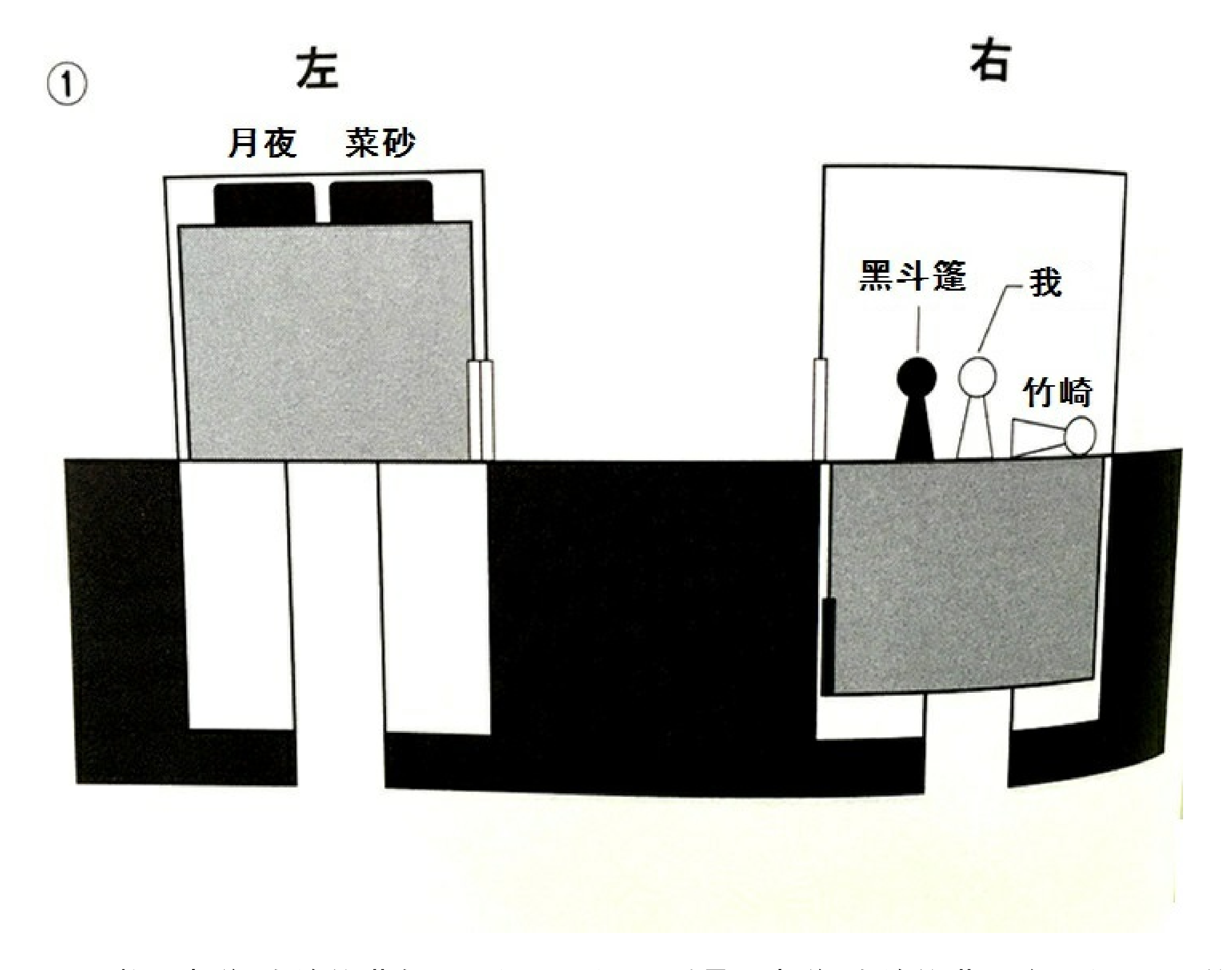
“我从头开始往下说吧，在这次事件中，顺序是非常重要的，”我指着图。“首先，为方便起见，我们把礼拜堂作为中心，右边的塔是我醒来的那边，左边的塔是小砂妹妹和月夜妹妹你们被装在棺材里的那边，没问题吧？”

“嗯。”

月夜和菜砂同时点头。

“由于天平左右重量的不同，天平或上升或下沉，这是基本原理，我们以这个为前提考虑一下初始状态，就是这样。”

参考图①



“从人数上来说，右边的塔多了一个人，所以从重量上来说，右边的塔当时是处于下沉的状态。为了严密起见，我也考虑了棺材的重量，不过我觉得还是右边的塔比较重。”

“是啊，看起来你好像也挺重的。”

“唔……是、是吗？”

“把棺材的重量往多了算，就当一口棺材十五千克好了，那也还是右边的塔比较重呢。”

菜砂说。

“总而言之就当是这样吧。这个时候，右边的塔里，我和凶手站在箱子上面，因为要是我和他在箱子里面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出到走廊上了。”

“我们呢？”月夜问。“左边的塔是处于箱子升起的状态，所以我们自然也在箱子里面对吧？”

“不，不对，你们当时是以睡在棺材里面的状态位于箱子上面。就跟刚才我说的一样，这时房间应该被压扁了，但还留有一点空间。这么一想的话，你们被放进棺材里的理由也清楚了，这样你们的头就不会撞在天花板上，也不用担心让你们知道房间的秘密。”

“呜哇……想象一下就觉得全身发冷。”

月夜抖抖索索地说。

菜砂在她身上搓了搓替她取暖。

“但是为什么凶手要特意把棺材摆在箱子上面？”

“这就是重点。只要想一想接下来实际发生了什么，就能明白为什么他要把你们放在箱子上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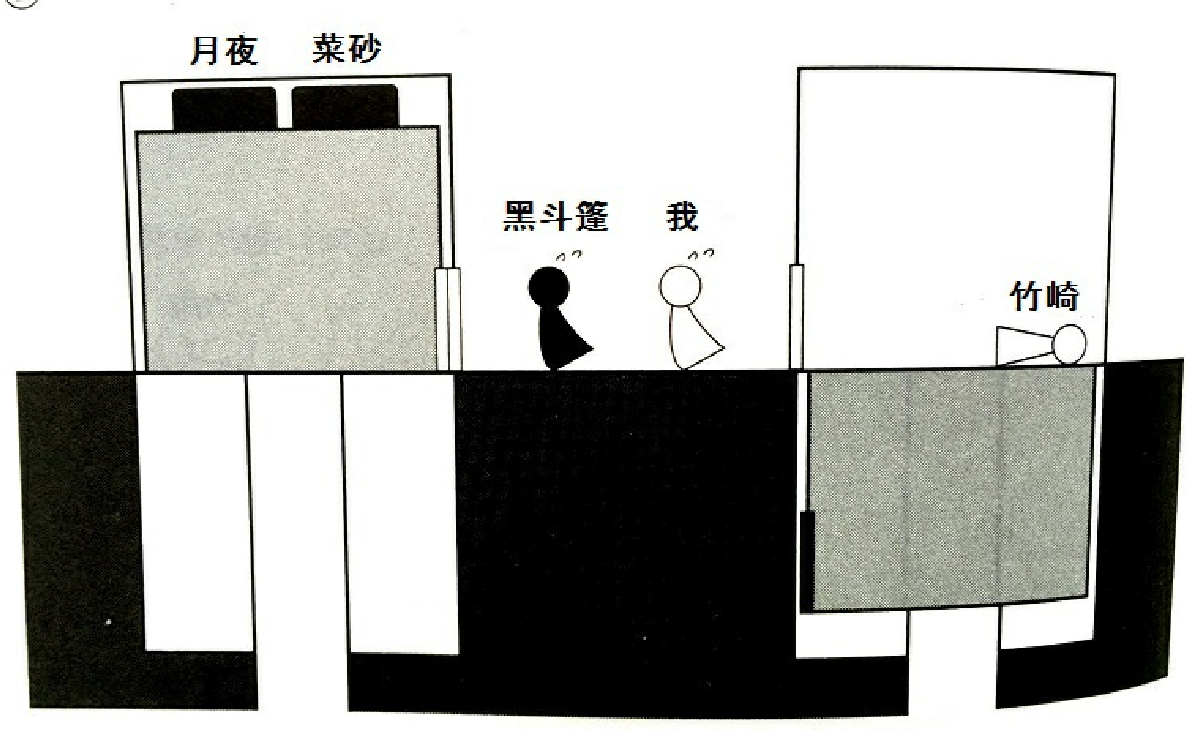
那个时候——

我醒来之后，目击黑斗篷，接着追上去。黑斗篷径直向着左边的塔跑去，我的确目击到黑斗篷进入了房间。

然而我进入房间之后，黑斗篷消失不见，室内并排摆着两口棺材。

“首先，我追着黑斗篷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房间是这样的。”

参考图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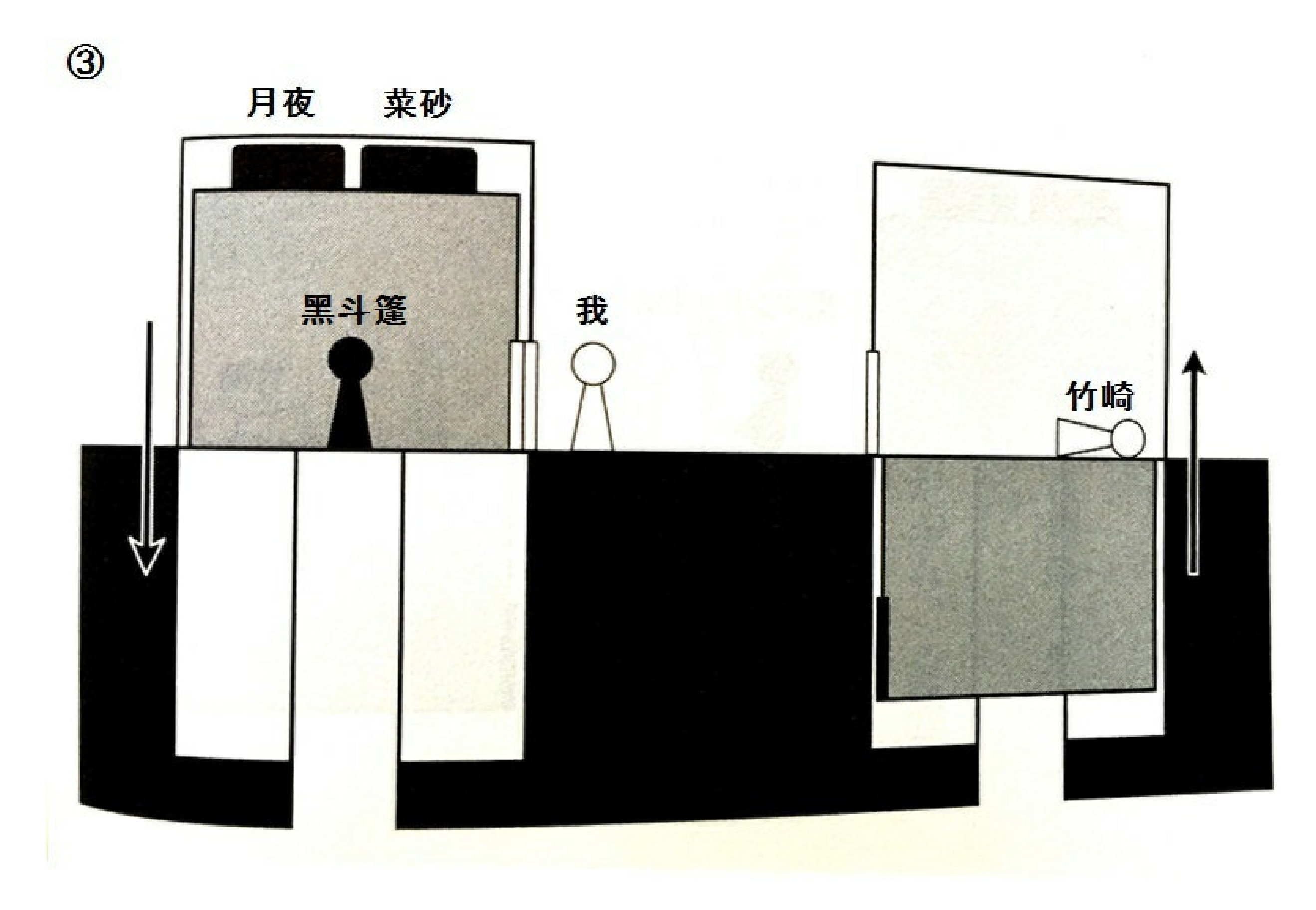
“由于我和黑斗篷离开房间，右边的塔变轻了很多，因此天平左右的平衡状态完全倒转过来了……不过没有马上移动。要说原因的话，那是因为左边塔的门还开着。电梯不是在门开着的时候也不会动吗？我想这是一样的原理。”

黑斗篷在逃走的时候事先把门打开，就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当然，部分也是因为这样方便逃跑，但最重要的是，这样就能暂时阻止天平的上下移动。

“嗯嗯。然后呢？”

“接下来是这样。”

参考图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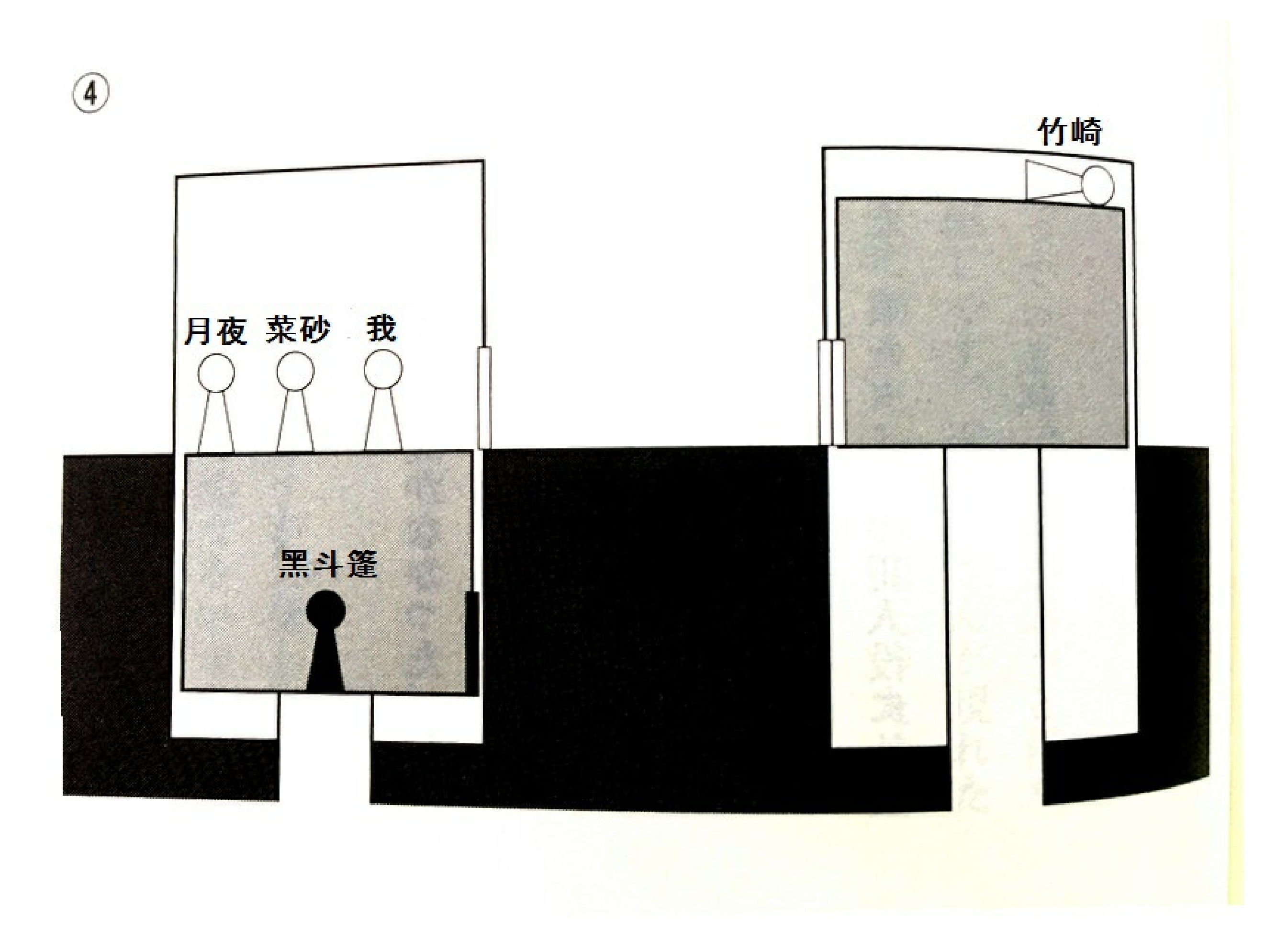
“黑斗篷进入左边塔的箱子里，关上门，于是天平开始倒转，并且在天平上下移动的过程中，门是打不开的。在我想要进入房间的时候门却被锁上了，这就是原因。”

“对啊，这也跟电梯是一样的呢。”

菜砂恍然大悟地说。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见面了。”

参考图④



“我进入房间的时候，房间的上下移动已经开始，黑斗篷藏进了地下，因此黑斗篷就仿佛是消失了一样。要是这个时候我更仔细地在房间里查看一下，说不定就能提前发现这个秘密，而且也可以把地板下面的黑斗篷给困住了。”

“这也没办法，在那种情况下……”

“谢谢，小砂妹妹。那个时候我太过分了，抱歉。”

“为什么你只对小砂道歉啊？我呢？”

“对不起。”

“……算了。”

“这样一来，有好几个疑问也就得到了解答。”

（d）黑斗篷进入有棺材的房间之后，我试图打开门，但门打不开，过了一会儿之后门才打开了。

解：由于房间正在上下移动，安全锁启动了。

（e）黑斗篷消失在了有棺材的房间里。

解：他利用天平机关移动到了地下。

(f)两口棺材里装着被绑住的菜砂和月夜。

解:为了让天平机关运作需要重物,并且也为凶手找到了替罪羊。

“也就是说我们是重物？真是不好听啊。”

月夜皱起了眉头。

“是的,而且你们应该也扮演了犯罪嫌疑人的角色,实际上我也确实怀疑过你们其中之一会不会就是黑斗篷。”

“别开玩笑了,我们可是百分之百的受害者啊,那个害我们这么惨的凶手肯定会遭天谴的。”

“说起来……”菜砂突然想起什么,说道。“被放进棺材的时候,我先是感觉身体轻轻往上浮,然后才醒过来,有点类似轻微地震的感觉,五月雨小姐就是在那之后出现的。现在想起来,那也许就是房间上下移动的一瞬间呢。”

“我可完全没感觉呢。”

月夜得意洋洋地说。

“之后我暂且离开房间,去找能够给你们解开手铐脚镣的钥匙,顺便在建筑物内部探索一番。你们手铐脚镣的钥匙不知为什么,居然挂在圣母玛利亚像的脖子上。现在想来,这也是为了有效利用天平机关的手段之一。”

“说起来你还特意把圣母玛利亚像搬过来了呢。”

“嗯,因为我没办法把链子从圣母玛利亚脖子上取下来,总不能把她砸坏吧,不管怎么想,从心理上来说破坏圣母玛利亚像我是下不去手的。所以我决定把圣母玛利亚像带走,正好旁边还有台带滚轮的货架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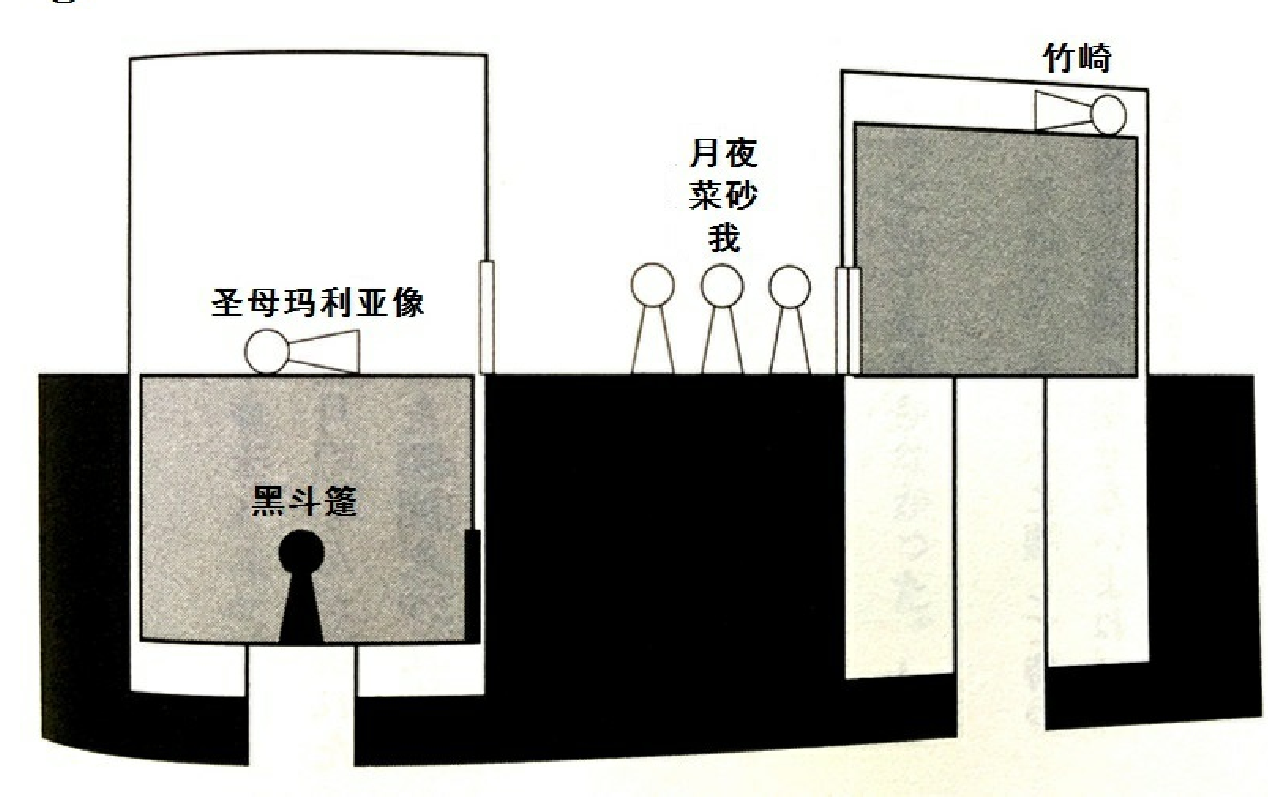
“对啊……圣母玛利亚像也是重物呢。”

菜砂有所察觉,说道。

“就是这样。这件重物是在我们所有人离开房间之后发挥效果的。”

参考图⑤

⑤



“要是没有圣母玛利亚像，我们离开房间的那一刻，左边的塔就只有两口棺材和黑斗篷本人了，而与此同时，右边的塔则有一具竹崎同学的尸体，要是把棺材撇开不算，那么天平托盘上就是一对一的状况了。虽然竹崎同学不算很胖，但黑斗篷大概有些不放心吧，他觉得‘说不定天平会倒转过来’，于是决定让我把圣母玛利亚像这件重物带过来，不过我想这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说不定凶手是个子很小的人呢。”

菜砂说。

“嗯，我也这么觉得。”

（g）打开菜砂和月夜手铐脚镣的钥匙挂在礼拜堂圣母玛利亚像的脖子上。

解：凶手利用了圣母玛利亚像，将其当做维持天平稳定的重物。他把手铐的钥匙挂在圣母玛利亚像的脖子上，诱使我把她搬到房间里去。

“之后我们为了查看竹崎同学的尸体，一起到右边的塔去了，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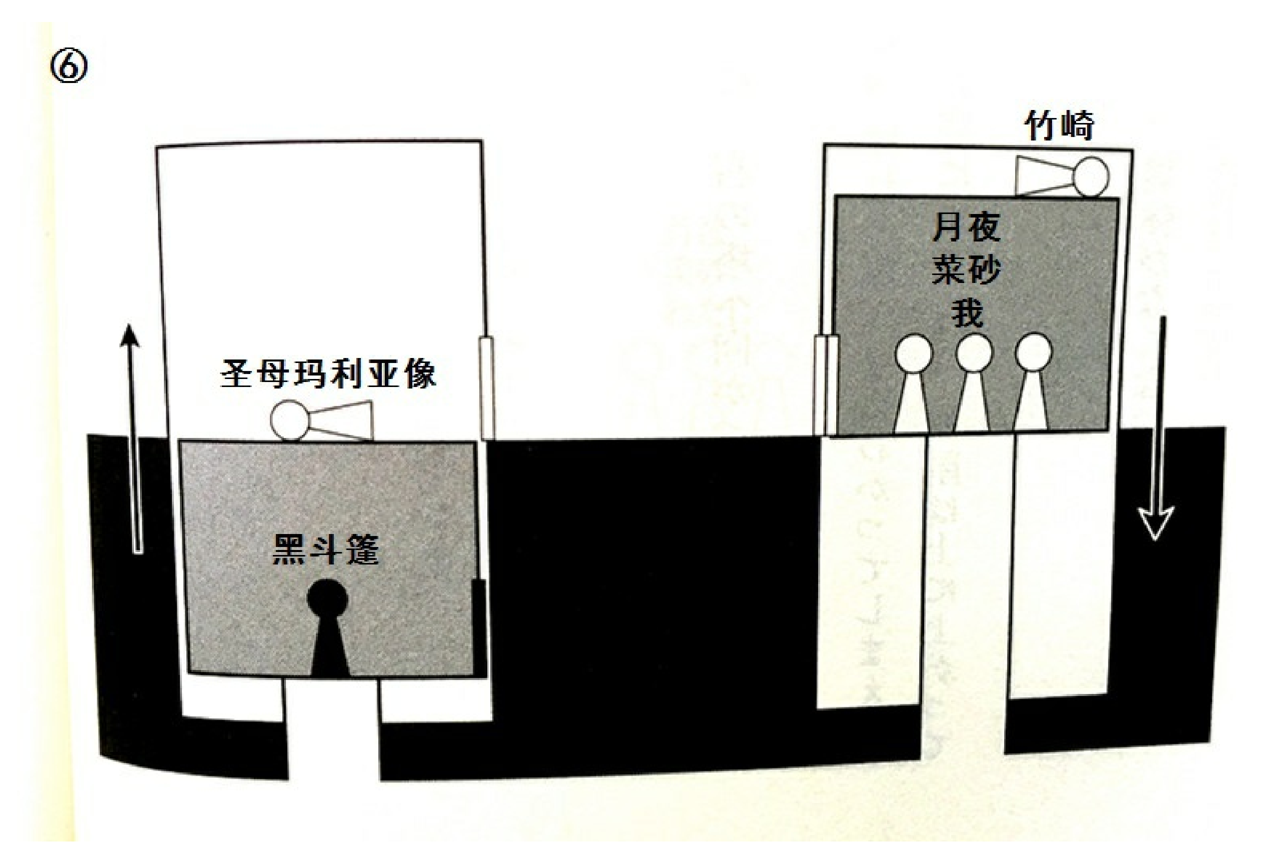
月夜说。

“但是把门打开一看，不知道为什么尸体竟然消失了。不过只要知道了原理，看起来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对吧？我们到右边的塔去的时候，房间升了上去，尸体是躺在房间天花板上面的。”

（h）我把菜砂和月夜放出来，一起去查看尸体的时候，尸体不见了。

解：尸体一直被放在箱子上面。我第二次来到这个房间的时候，由于天平机关的作用，房间向上移动，我们向箱子里面看，误以为尸体不见了。

参考图⑥



“我们三个人进入右边的塔，天平由此上下颠倒。回想起来，在进入房间之后我曾经觉得有点晕，那可能就是因为房间正在移动。”

“是吗？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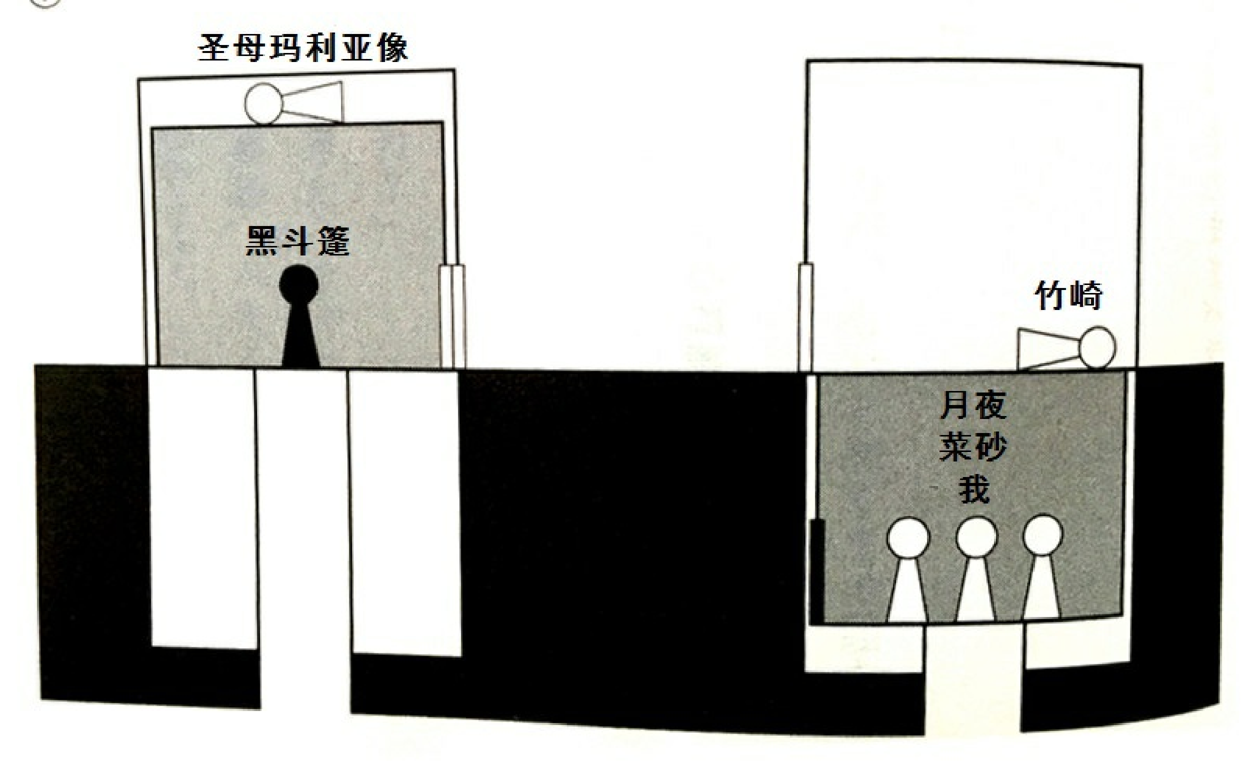
月夜歪着脑袋说。

(i)我们被困在了之前尸体所在的房间。

解：房间由于我们的体重下沉，门后只有一堵墙了。

参考图⑦

⑦



“与此同时，左边塔里的黑斗篷就可以出去了对吧？”月夜注视着示意图说。“现在他是不是已经逃得很远了？”

“是啊……”

这就是发生在“利布拉女子学院”里的事件的全貌。

天平结构的建筑物真的造得出来吗？

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也许真的办得到吧，对方可是新仙帝和龙造寺月下这样的人物，要是他们办不到那反倒奇怪了。

“凶手已经逃走，这就是说……结果我们还是得被关在这里？不要！就算解开了谜题也还是什么进展都没有嘛！”

“嗯……对了！既然已经知道这个房间上面还有一个房间了，我们能不能把天花板砸破爬上去？”

我抬头看着天花板说。

高度大概超过三米了吧。

“砸破天花板，你说得倒是容易，要怎么做？”

“……丢椅子试试看吧。”

我把跟书桌配套的那把小椅子拿了起来，使出全身力气把它往上扔。

然而椅子甚至还没挨到天花板就掉了下来。

向着正上方丢东西相当不容易，更何况丢出去的还是一个形状不适合投掷的东西，虽然是把小小的椅子，还是没办法让它碰到天花板。

“好像不行啊。”

“那我来垫一下，小砂妹妹，你骑在我脖子上试试。”

“咦，我来吗？”

“嗯，让月夜妹妹来的话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很有问题。”

“谢谢你的善解人意了。”

我就地蹲下来，菜砂爬到我的肩膀上面。我就这样保持住平衡，一边小心不让菜砂掉下来一边慢慢站起身。

“哇、哇！”

菜砂害怕起来。

“怎么样？”

“不、不行啊，完全够不到。”

别说够不到了，要是我原地往上跳的话，搞不好还能更高一些。

我把菜砂放下来，她一脸兴奋，就好像第一次玩举高高的幼童一样。

“我说，你对小砂做什么呢，她怎么好像脸都红了！”

“我不知道啊，我也没对她做什么。”

“你该不会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趁机做了些奇怪的事吧？”

“现在谁还顾得上这个啊，我们要赶快想出要怎么离开这里。”

“打破天花板看来不太现实，”菜砂仍然瘫坐在地上说。“我想中间应该会有很厚的木板或是水泥层，要想打破它，至少也需要几件铁制工具。”

“是啊……”

我垂头丧气地说。

“啊，我有个好主意，”月夜突然抬起头说。“三个人一起跳起来怎么样？我们跳起来的时候，脚下的重量就变成零了吧？这样一来房间变轻，天平的托盘不是就升起来了吗？”

“要是跳起来之后可以浮在半空中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只跳起来0.1秒的话我觉得房间不可能会完全升上去的。”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

“可以倒是可以……你真的要试？”

“还是算了。”

月夜干脆地拒绝了，往地板上一倒，又恢复了刚才蜷缩成一团的姿势。

菜砂也在她旁边坐下，像是陷入了沉思一样沉默不语，她这样一个聪明人似乎也没能想

到离开这里的办法。

我捡起刚才对着天花板扔出去的椅子，在上面坐下来。

我要赶快离开这里。

我要回到平时的那个房间。

我要回到和平的日常生活中去。

和平……是吗。我能跟雾切一起过上跟事件绝缘的生活吗。就算日常生活能够回到我们身边，到时她会不会为了追寻另一起事件而再次踏上旅途呢。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地方能够让我们一起回去呢。

“我肚子饿了……”

月夜又开始诉说自己的生理需求。

“现在不知道是几点钟了……”

看来连菜砂也开始丧失斗志了。

“没事的，我的同伴肯定会来救我们，我跟他们约好在正午的时候要联系的，要是他们联系不上我，肯定会有人来找我。”

“那还要等多少个小时？”

“嗯……”

“不要让我产生多余的期待啊。”

月夜把眼睛转向这边冷冷地说。

“那个，话说，”我换了个话题。“对于凶手的身份你们有没有头绪？虽然解开了杀人的诡计，但还是不知道凶手到底是谁。你们身边有没有什么人有可能杀害竹崎同学？”

“怎么可能会有啊！肯定是某个变态绑架犯干的吧？要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有这样的人，那我干脆马上出发去朝圣！”

月夜叫唤起来。

“那关于竹崎同学你们知道什么吗？她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传言？”

“奇怪的传言？”

“啊！”菜砂叫了起来。“说起来我听到过小道消息，说是竹崎同学上初中的时候，把她那个小团体里面跟她关系很好的一个女生逼得自杀了……”

“什么啊，我完全没听过。”

“因为月夜同学你对同班同学都没兴趣啊……”

“讨厌啦，那是当然的，除了小砂之外我还会对谁感兴趣啊，呵呵。”

“月夜同学，你的视野应该放得更广阔一些。”

“咦——，连小砂你都这么说？跟我爸爸似的。”

“那个，关于竹崎同学呢？”

“呃，我也对人家的八卦不太感兴趣，所以没听得太认真，好像是说竹崎同学上初中的时候经常受到班上同学的恐吓，逼她拿钱来交给他们，不过有一天，他们恐吓的目标从竹崎同学转移到了另一个女生身上，那个女生好像之前跟竹崎同学关系很好，据说是竹崎同学用十万日元出卖了她。感觉上应该不是出于竹崎同学自己的意志，而是对方叫她只要拿十万来下次就找另一个女生，于是她照对方说的做了，结果那女生就自杀了。”

“真是可怜啊……”

“这件事越传越夸张，好像还有人把竹崎同学当成更过分的坏人，说竹崎同学本来就是那个恐吓集团里面领头的，真相如何就不清楚了。”

“完全可以形成动机了，”我自言自语地说。“和那个自杀的女生关系很好的学生或是她的家人……你们能不能想到谁？”

“之前我也说过，我们跟竹崎同学关系并不是很亲密……”

“是吗……啊，对了，那说到天秤座你们能不能想到谁？”

“天秤座……？别人的星座我也不会去记的。”

“说得也是啊……”

“我知道小砂的星座，小砂呢，是狮子座！我也是狮子座的，我们俩一样！呵呵呵！”

不知是不是错觉，我感觉月夜的情绪开始有点不对劲了，是不是因为被关起来的时间太长，她的精神状态有点不稳定了？

总而言之，虽然还不知道凶手的身份，但我已经看穿了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诡计，成绩还算马马虎虎吧，真要说起来就我而言算是表现相当不错了。

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怎么从这里出去……

我抱着胳膊靠在椅背上。

就在这时，一瞬间我感到一阵眩晕。

是因为太累了吗——

不，这种感觉是！

我和菜砂抬起脸互相看着对方。

“我、我说，什么？发生了什么事？你们俩都怎么了？”

“刚才晃动了一下！”

“是的，的确晃动了。”

“我完全没发现。”

眩晕过后，再也没有任何身体能够感觉到的动静了，就连房间是还在动还是已经停下都不知道。我们保持警惕，一面四下注意着一面屏住呼吸等待。

也许是凶手去而复返。

为了什么？

是来查看情况的吗。

我尽可能不发出任何声音地站起来，把椅子拿在手里。这是以防万一，只要能充当武器，什么东西都可以。

要是这边的房间升了起来，那么相对地，那边的房间就会下沉。要让那边下沉需要相当大的重量，肯定不会是无意中歪打正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知道“利布拉女子学院”机关的人。

也就是凶手。

我示意月夜和菜砂后退。

入口处的门咔嚓咔嚓响了起来。

来了！

门缓缓打开。

房间果然升起来了，门连接着走廊，有人就要进来了。

出现在那里的——

是一名身穿高级西装戴着墨镜模特体型的男子。

“宿、宿木先生？”

我不由得怪叫了一声。

“哎呀……五月雨小姐，”他就像在街上偶然跟我遇见一样，打了个很平常的招呼。“早安，在侦查案件吗？”

“咦？嗯，是、是的……”我莫名其妙。“为什么您会到这里来，宿木先生？”

“说来话长，待会儿我们不如找家酒店的咖啡厅，一边吃早餐一边慢慢聊吧。话说回来，请问你有没有受伤？你看起来样子很憔悴……”

“那是当然，我已经筋疲力尽啦。”

“你后面两位是案件的相关人员？”

“是的。”

“那么一起去吃早餐吧。”

宿木微微一笑。

怎么回事？

菜砂从我身后靠近，贴着我的耳朵说：

“那个人是黑斗篷？”

“咦，怎么可能……”

“你认识他吗？”

“说不上什么认识不认识，他就是跟我一起的侦探啊。”

“很奇怪啊，如果他不是凶手，那他怎么可能知道要怎么移动房间让我们出来呢！”

“不，但是——”

“你们有什么事要商量吗？”宿木说，他伸出一只手来像是打算护送我们。“总而言之先从这个房间里出去怎么样？”

“啊，是的，”我回答道，然后立刻回过头对菜砂她们小声说：“要是又被关起来就麻烦了，现在先从这里出去，你们走在我后面。”

菜砂和月夜彼此依偎着点点头。

宿木沿着走廊往前走。

我们终于从天平的托盘上往外踏出了一步，然而心中的困惑却远比感慨更多。现在发生的事情似乎已经远远超出了我能够理解的范围。

我们和宿木保持着三米左右的距离，跟在他后面沿着走廊往前走。

走廊终于到了尽头，宿木领先一步走进礼拜堂，然后回过头来，在那里等着我们。等到我们之间的距离有所缩短之后，他才重新开始往前走。

下一个瞬间，从我的视野左侧飞出了一个黑影。

是黑斗篷。

我甚至来不及叫出声。

黑斗篷把手上拿着的铁管对着宿木的头部挥了下去。

鲜血四下飞溅。

我甚至来不及移开目光。

宿木的身体瘫软下去，就像死人一样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月夜她们在我背后发出尖叫。

黑斗篷头上的风帽压得很低，他转向我。

不可饶恕……

不可饶恕！

这个杀人犯！

“我是五月雨结，我是侦探！你是不能伤害我的！”我用尽可能最大的声音叫道。“要是你打算伤害别人，我会挡在你面前，不怕犯规的话那就尽管来！”

我向黑斗篷走近一步，对方后退了一步。

礼拜堂里充满了庄严肃穆的寂静，我和黑斗篷彼此对峙，带着血腥味的时刻一分一秒地过去。

黑斗篷一面举着沾满鲜血的铁管牵制我的行动，一面继续往后退。

“你想逃？”

我这样说道，黑斗篷停下了脚步。

他好像在犹豫，目前的事态难道并不在他的预想之中？

“这个距离两步就能跨过去，”我指着脚下说。“你要是转过身去逃跑，我马上就会抓住你；你要是攻击我，我也不会躲，我不怕受伤。明白了吗？不管怎么说你都输定了，劝你还

是放弃挣扎，把那玩意儿丢掉。”

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已经来到了距离门厅很近的地方。

他是不是打算顺势逃出去呢。

从我这个角度看来，门厅位于左手边，考虑到宿木的出现以及黑斗篷往这个方向跑的原因，应该可以认为封住入口的木板已经取下来了，出去是没问题的。

我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个方向。黑斗篷可能会往那边逃跑。

与此同时，黑斗篷背后是通往棺材房间的走廊，黑斗篷正在一步一步向着那边后退，这也是事实。他可能会像之前那样逃进圆形房间然后消失。

“我已经知道你的诡计了，逃跑也是没用的，”我说。“接下来只需要揭穿你的真实身份，告发你的罪行了。”

黑斗篷的真实身份——

我再次观察眼前的人。虽然这个人的身体被宽大的斗篷遮住了，但还是可以看出对方的身材非常矮小，应该是女性或是孩童。

到底是谁？

既然是解谜游戏，我想真相应该不会是至今为止从未露过面的人是凶手……不过我想不到符合凶手特征的人。莫非“利布拉女子学院”里的事件还只是刚刚开始，本来还会接连发生许多起命案吗？

黑斗篷的脸几乎都被风帽遮住了，但我可以稍微看到对方嘴边的部分。

那张嘴咧开笑了。

——反正你也不会明白的吧？

对方好像正在这样嘲笑我。

谁会理睬这种挑衅啊。

就在我产生这个想法的下一个瞬间——

黑斗篷转过身，向着走廊跑去。

“啊！”

慢了一步！

我一蹬地面。

休想逃跑——

我这样想，黑斗篷却在我的眼皮底下绊了一下，摔了一个大跟头。

眼镜顺势从风帽里面飞了出来，滚落在地。

……眼镜？

总而言之这是天赐良机。

我抓紧时机扑向黑斗篷，打算从背后把对方压住。

就在这时，黑斗篷向旁边就地一滚，一瞬间对方的脸朝向了上面。

糟了！

是陷阱？

风帽掉了下来，我的视线对上了对方的视线。

黑斗篷左手扯着我的领子把我拉过去，把右手拿着的那把像是枪一样的东西抵在我左胸上。

“抓到你了。”

她说。

似曾相识的声音。

似曾相识的脸。

“这个知道吧？是射钉枪，只要你一动，我就像钉稻草人那样把钉子钉进你的心脏。”

“为什么会是您……”

她是我的侦探伙伴中的一员，水井山幸。

“Goodbye”酒吧 ——水井山幸

1月11日晚上11点11分——

虽然重复数字时不时都能看到，但足足七个排列在一起，几乎会让人产生一种神秘感，唯一遗憾的是月份不是十一月，而是一月。八比起七来更加美丽。

建筑的世界里一直存在着诸如黄金比例或是分形这类美的法则，会去注意时刻的重复数字大概也是一种职业病吧——

水井山看着手机液晶屏幕上的数字思考着。夜晚的商业区空无一人，一排寂寥的路灯，数目正巧也是七，路灯的形状就跟数字1一样。

有一个人跑了过来，脚步声打破了这条卷帘门紧闭的街道上的寂静。

出现在建筑物拐角处的人是八鬼弹。

“嗯啊？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会在这儿？”

八鬼在水井山面前一个急刹车停下了。

“我负责的案件提前解决了。”

水井山回答。

“你、你好厉害啊……我们开始之后才过了半天吧？”

“那个案子没什么大不了的。”

“是吗……对了，不说这个了，有没有一个小鬼到这边来？那小鬼打扮得就像是刚参加过钢琴演奏会回来一样……”

“钢琴演奏会？不，我没有见到。”

尽管水井山心里有数，但她懒得解释，因此什么都没有说。只不过，没想到那个奇妙的孩

子原来也在这里出现过了。还是说他们根本不是一个人？

“那个混蛋……感觉那小鬼很可疑啊。”

“您是说他跟事件有关？”

“是啊，有人在我眼皮底下被杀了，虽然说起来很假，但真的就跟预告的内容一样，发生了密室杀人案。”

“请您告诉我那是什么样的案件。”

“那倒是没问题，不过我们分开之前你还那么不情愿的，现在这么有干劲啊，你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不……只是出于一点学术上的兴趣。”

“学术上的兴趣啊。”

八鬼描述了在“Goodbye”酒吧发生的事件。

接到被害者的电话赶到现场的时候，被害者还活着，但打开门进去一看，被害者就遇害了——

“被害者是在我们眼前被杀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门是锁着的，后门的门锁也没有打开，当然凶手也不在店里。是不是很奇怪？有人在密室里被杀，里面却没有人啊？然后我从后门出去，在那里看到一个很可疑的小孩子……”

“我想那孩子应该跟这件事没关系，”水井山耸了耸肩说。“我记得挑战书上除了凶器小刀之外，还写了绳索和毒物对吧。”

“毒物？”

“卡律布德蝎毒素，是蝎子的毒呢，这是一种能够引起呼吸困难等症状的致死毒素。”

“什么？难道说那家店里有蝎子？好险！我是不是也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啊。”

“不，我想应该没有蝎子，要是有蝎子挑战书上应该会写上它的品种名称吧。”

“是、是啊，说得也是。”

“我想毒物应该是涂在小刀上的。”

“涂在凶器上？不是给人灌下去或是注射？”

“不管用量再怎么精确，想要算准目击者来到现场的那一刻让被害者断气还是很困难。要是八鬼先生遇上堵车，抵达现场的时间晚了一个小时，那诡计可能就不成立了。”

“嗯——，应该是吧。那为什么凶手要专门在小刀上涂毒？”

“我想是为了保证能够将对方杀死吧。”

“啊？那把刀还挺大的啊？往背后一捅谁都会死的，这应该很明白吧，根本没有必要那么麻烦，还涂什么蝎毒。”

“凶手不是这么想的——准确来说，从诡计这方面来说，要想完美完成杀人，毒物是必不可少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

“喂喂，怎么听你的说法你好像已经知道诡计是什么了啊。”

“我知道了。”

“啊？咦？”

“我一瞬间就想到了，应该是那种很常见的‘快速杀人’类型吧。”

“快速杀人？这个名字怎么听起来还挺帅气的。”

“就是那种在密室打开的同时踏入现场的目击者将室内的被害者快速杀害的类型，您没听说过吗？”

“等、等一下，不是我干的！”

“是啊，我想应该不是您。”

“但是接近过被害者的人只有我一个，其他人甚至没有从入口进去啊。”

“那么凶手就是您了。”

“别胡说啊，绝对不是我。”

“呵呵，我是开玩笑的。凶手应该是跟八鬼先生同行的人之中那位名叫洗群三的，他接到的电话也是构成密室的要素之一，要是没有他的话密室就会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个不动产公司的？那倒也是，钥匙是那家伙在管，他可以自由进出那家店……但是我们踏进现场的时候他还在我后面啊？哪有可能做到什么快速杀人啊。”

“不，有可能的。”

“怎么个可能法？”

“您想听我讲解吗？明明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好了，快告诉我！”

“哎呀，被您听到了？真是不好意思。凶手把被害者绑在吧台上对吧？而吧台上摆着手机、圆珠笔和火柴，这些都是凶手有意放在那里的。它们各自的用途您知道吗？”

“这个嘛……手机是为了跟外界联络对吧？”

“正是如此，手机能够证明被害者在门打开的前一秒还活着。”

“圆珠笔也有用？”

“是的，被害者的双手双脚都被绑住了对吧？在这种状态下他是怎么打来电话的，您不觉得很不可思议吗？”

“是、是啊，听你这么一说的确是的。”

“被害者是把放在眼前的圆珠笔用嘴叼住，按下了手机的通话键，凶手巧妙地利用了被害者急切想要求救的心理呢。我想一切应该早有准备，手机事先输入了洗群三的手机号码，接下来只要按下通话键就能把电话打出去。而且为了让其他按钮不能用，应该事先还在手机 键盘下面塞进了什么绝缘体吧。”

“哦哦，那火柴盒呢？”

“火柴盒上面好像写着店名吧，这是为了让被害者看到上面的字，由此证明自己现在正在‘Goodbye’酒吧里。”

“也就是利用这些道具告诉我们，被害者还活着，就在这个地方对吧。”

“就是这样，这也可以算是‘实况直播杀人’的类型呢。”

“杀人案你不是外行吗，知道得倒是挺多啊……”

“是吗？呵呵。”

两人说话的时候，水井山一直在暗地里向狭窄的小巷里移动，八鬼也不自觉地跟着她。

“然后呢？我们完全按照凶手的计划，来到了密室的门前。之后凶手要怎么做？”

“接下来他只要默默看着扮演侦探的人把门打开就行了。”

“啊？”

“这是一个小小的机械诡计，很古典的‘针与线’类型。其中要用到绳索，绳索的一头系在入口处门的上方，比如说，L型向外突出的门吸上面。顺便我想问一下，那扇门是往店内方向打开的对吧？”

“是、是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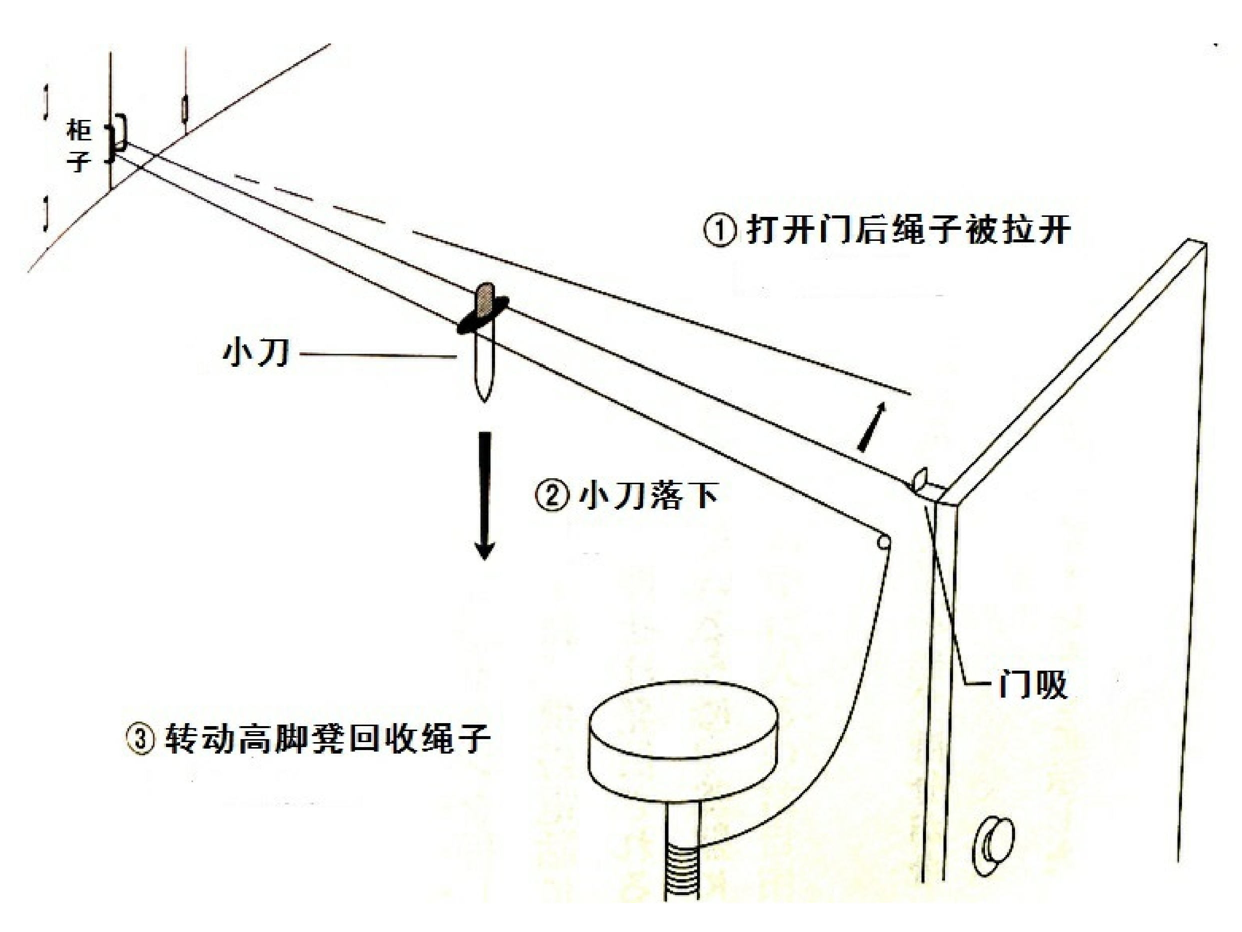
“绳索从门吸开始，向店内的深处延伸而去，中途接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找个地方系上。比如说……考虑到易于回收的话，能够旋转的高脚凳怎么样呢。”

“等等，我们踏进现场的时候没有什么绳索啊。”

“不，是有的，只是您没有发现而已。首先，绳索的大部分是拉在您头顶上的，因此很难发现，这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店内的照明被人有意关掉了。店内可供照明的只有趴在吧台上的被害者身边的一盏台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店内之后，人的视线肯定会牢牢盯住尸体，这也算是一种误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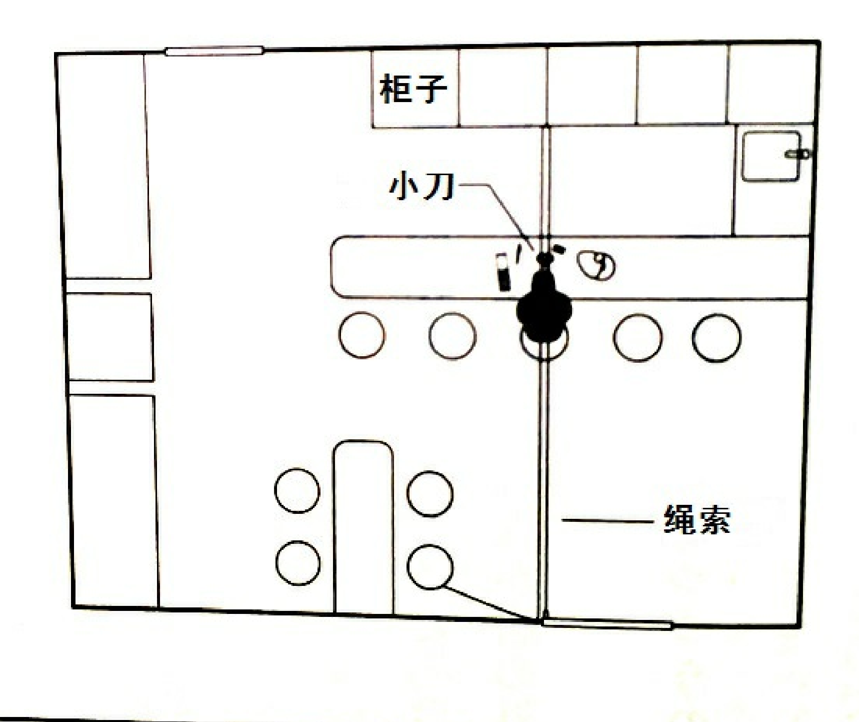
“可恶……当时也察觉到了，但我完全被眼前的尸体吸引了注意力。只不过，把绳索拉在头顶到底有什么意义？”

“拉起绳索的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小刀设置在被害者的正上方。接下来您大概能想到了吧？打开门之后，绳索被牵动，由于绳索移动，小刀对着被害者的后背落下，就是这样的机关。然而，小刀只会在门大开的时候落下，如果门只打开一条缝，我想小刀是不会落下的，否则设置这个机关的凶手本人就无法从店里出去了。”



“难道说——那么，就是因为我猛地一下把门推开，才会害得被害者死掉吗？”

“就是这样。不过小刀从一米高的地方落下刺入被害者身体，也不见得一定能让被害者死亡呢，为此凶手还在小刀上涂了剧毒。因而八鬼先生，您不必那么自责，要是刀上没有涂毒，也许被害者就不会死了。”



“但这不就是说，凶手想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完全成了他操纵的木偶……这样还算什么搞摇滚的人啊！”

“不大明白您生气的重点呢。”

水井山苦笑着推了推眼镜的镜框。

“不过你真的很厉害啊，一下子就把谜给解开了，其实你在这方面是不是更有才能？”

“您开玩笑了，我是个和平主义者，我可不想整天奔走于血淋淋的杀人现场。不说这个了，这次案件远比我想象得简单，这令我很不放心。”

看来首先选择这个地方是正确的。

如果是廉价的案件，雾切响子轻而易举就能解决。

必须把开销再提高那么一些——

“我倒是觉得没你说得那么简单啊……”

“不说这个了，真的没关系吗？”

“什么没关系？”

“诡计中用到的绳索，现在凶手说不定已经收走了。”

“啊！那家伙应该还在现场！我去把他抓住！”

八鬼调转头要跑。

水井山看准时机，从大腿的皮套上抽出了铁管。

“可以的话你也一起来吧？”

八鬼回过头。

水井山迅速把手背到背后，把铁管藏了起来。

“啊，好的。”

“好，那就开始摇滚了！”

八鬼又要跑，水井山手中铁管的全力挥击将他的后脑勺打得粉碎。

八鬼发出青蛙一般的叫声，趴在了地上。水井山摸了一下他的脉搏，还有反应，因此她再次挥下铁管，确保将他杀死。于是八鬼彻底断气了。

自己利用所剩无几的时间了解到了两个案子的详细情况，水井山对于自己取得的成果很满意。

要想绊住五月雨结，设置一些没头没脑的陷阱是没有意义的，必须抢先一步，占据地利，这是在战争中取胜的常用手段。

好了，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利布拉女子学院 ——五月雨结

“原来您就是凶手吗……水井山小姐？”

“不错，”水井山仍然用射钉枪抵着我的胸口点头说。“跟我想的一样，你跟雾切响子分开采取了单独行动，我本以为这样一来就赢定了，没想到你竟然知道了这间‘利布拉女子学院’的秘密。本来就算你知道了也不能怎么样，不过很遗憾的是，有人来碍事了。”

“武田鬼屋案中您是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这难道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也许吧。”

“也许？”

“一切都是出于龙造寺先生的安排。”

各种各样的要素错综复杂，彼此交织，形成了此时此刻的局面。而归根到底，这也没有脱出龙造寺月下的手掌心吗？

“为什么要杀竹崎同学？”

“两年前我在学校当心理咨询师的时候，跟她之间发生过一些事情，详细经过在此就省略吧，这种长篇大论想必你已经厌倦了，而且我的手也会累。”

水井山晃了晃射钉枪向我示意。

“水井山小姐，如果您真是凶手，那关于‘黑之挑战’您应该很清楚才对，您的游戏已经结束了，就算杀了我也不能改变您输了的事实。”

“是啊，我的游戏输了。但剩下的游戏呢？”

“咦……”

“如果十二密室没有全部解决，那就不能算是赢了龙造寺先生，没错吧？”

我不明白她的意图，只能点头。

“你的理解能力不太好呢，非要我说清楚才明白吗？我不希望龙造寺先生现在就引退，当然，不管他是侦探，还是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干部。”

原来是这样……她是龙造寺月下的信奉者之一。

龙造寺的卓越表现是其他侦探所无法比拟的，很多侦探都把他当做自己的目标和崇拜的对象。之前我也相当尊敬他，直到现在这种尊敬也没有完全消失。

“我曾经也想成为一个能够拯救别人的人，但我缺少一样决定性的东西，那就是信念。坚持自己的信念，说来简单，实践起来却极为困难。由于能力不足而放弃，向周围人的意见妥协，在权力面前屈服……由于种种理由，信念很容易就会受挫。然而，我从龙造寺先生的 表情里，看到的是充满形式之美的信念。按照这个世界的法则，‘美’意味着‘稳定性’，从分子构造到黄金法则——你不觉得在精神层面的形式上也可以这么说吗？”

水井山带着几分兴奋地说。

我虽然不大能理解她到底在说什么，但我听明白了，她非常崇拜龙造寺。

“要是我在这里被水井山小姐杀掉，解决十二起案件的这个条件的确就没办法达成了。但是……您觉得龙造寺先生会为自己的胜利开心吗？那个无论何时都严格要求公平性的人，我觉得他不会接受用这种方法得到的结果！”

“你说得好像什么都知道一样，”我的话好像触怒了水井山，她用力把射钉枪的枪口死死抵在我胸口。“你有一点误会，我并没有打算在这里杀你，我会按照当初的计划，把你关起来，保证你不死，一直到时限结束。”

“就算我被关起来也一定会有人来救我的，我相信。”

“比如说雾切响子？是啊……她是最麻烦的对手，不过她到底能不能来呢？你的手机现在在我手上，定时联系的时候我要你亲口告诉她你平安无事。”

“要是我告诉她有危险呢？”

“那就全部结束了，我会不惜让一切努力白费，强行结束游戏，也就是把你杀掉。”

“她一定会到这里来的，在她把其他事件全都解决掉之后，她一定会来，比你想得还要快很多！”

“当然我也已经想好了对策。”

“对策……？”

“昨天跟你们分开之后，我按照之前说好的去调查了‘中世纪西欧拷问器具博物馆’，然后马上又去了‘Goodbye’酒吧调查。顺带一提，这两起案子不管是凶手身份还是犯罪手法我都已经知道了。”

“咦！”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不知道。”

“我已经知道了准确的‘谜面’和它的‘答案’，抢在了你们前面。要不要把这些情报告诉你们，完全取决于我的意志……”

“我们会自己调查的，没关系！”

“你还是不明白啊，你们已经落后了一大圈，你们跑在我后面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把谎言掺进事件之中。当然，‘答案’我是无法做手脚的，但‘谜面’又如何呢，比如说伪造的证物，伪造的目击情报，伪造的相关人员等等——”

“什么！”

这个人可真是敢想啊……

“接下来我会大量散布假情报，就算得到了掉落在现场的一样证物，你们也无从判断它究竟是真是假，在你们忙着辨别真伪的时候时间就会到了。”

“情报来源又不是只有您！博物馆就算了，酒吧那边应该有八鬼先生在！”

“他已经死了。”

“只要问一问八鬼先生——咦，刚才您说……”

“他已经死了。”

“……死了？”

“是我下的手，呵呵，又增加了一项多余的罪行。我的游戏已经失败，所以不能改名换姓开始新的人生，重置是不可能的了，但只要能救龙造寺先生，像这样赌上自己的人生也不是毫无意义的。”

“为什么您会对龙造寺先生这么……”

“这个世界上救过那么多人的英雄，直到现在有没有谁想过要救他？”水井山加强语气说。“没有人……想过他的苦恼。他应该也有得救的权利才对。”

“难道您觉得您的行为是在救他？您只是在打扰我和龙造寺先生之间的较量吧！”

“闭嘴！什么较量啊！”

一向冷静的水井山此时情绪激昂。

我是不是触到了她的逆鳞？

“什么……什么较量啊……为什么你这种人会被选上啊……”

水井山的手在发抖。

她下不了手伤害我。

我确信了，这也是龙造寺的游戏，她不可能会打破游戏规则。

“——别动，”水井山用空着的另一只手擦了擦眼睛。“要是你以为我不敢开枪，那就太蠢了，该行动的时候我就会行动，要是你不想跟躺在地上的那个人一样……”

水井山将视线转向宿木那边瞥了一眼。

一瞬间，她的眼睛瞪得老大。

“不见了！”

听到她这么说，我不由得回头看去。

刚才还身体瘫软倒在地上的宿木不见了。

地板上有拖拽过的血迹。

血迹向着走廊的方向延伸，那条走廊通往右边的塔。

“那些家伙！”

水井山脱口而出。

对了，是月夜和菜砂干的。

她们也不见了，走廊的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关上。

“后退！”

水井山把射钉枪向前举起，这样命令我。走廊的入口就在我背后，我举起双手按照她所说的倒着往后走。

我故意走得很慢。

最后我的后背撞到了门上。

“打开。”

我装出很吃力的样子，反手把门打开。我们沿着走廊往前走。

我转过头看了看走廊的前方。

月夜和菜砂正抬着宿木的两条胳膊，打算把他拖进塔里的房间。

“给我停下！”

水井山隔着我的肩膀对着走廊里面大喊。

然而月夜她们却没有停下。

水井山用射钉枪的枪口推着我，沿着走廊继续往前走。

背后传来了关门的声音。

看来她们成功地进入了房间。

太好了。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水井山一跺脚。

我们终于来到了门前。

水井山用空着的那只手去开门。

然而门打不开。

天平启动了。

月夜她们应该是看准了这一点把宿木拖走的，她们肯定想到要想让房间下沉就需要重物。

过了一会儿之后，门可以打开了。

然而打开之后，月夜她们并不在房间里，取而代之的是躺在地上的竹崎花的尸体。

“看来让她们成功逃掉了呢。”

我语带讽刺地说。

“算了，问题不大，”水井山咬着牙说。“她们又不是我的目标，让她们退场我反倒松了口气。”

她逞强似地说道，把射钉枪的枪口移到了我的头上。

“把手放到头后面跪下来。”

“那个……”

“好了，赶快！”

她大声说。

看样子她也被逼急了，不要太刺激她比较好。

我按照她的命令做了。

已经走投无路了。

这种时候，雾切响子会怎么做？

……不行，她和我之间的基础能力就相差太远，我不像她那样会防身术，脑子也转得没她快。

“按照计划，在游戏结束之前，就请你乖乖待在这里吧。”

水井山不知道从哪里变出了一个手铐，套在我手腕上。

这是我第几次戴手铐了……

“我会给你准备食物的，要上厕所或是洗澡的话看我心情。要是惹得我心情不好，这种优惠就没有了，请你做好心理准备吧。还有——”

水井山开始讲解囚禁的注意事项之时，从走廊的另外一侧——礼拜堂那边传来了人声。

“喂——，侦探先生——，您到哪里去了——？我们刚才被关了起来，现在又突然可以出来了——”

一个听起来很蠢的男声。

到底是谁？

“啊，找到了找到了。”

他们走进敞开的门来到走廊上。

“侦探先生——……呃，咦？请问你是哪位？”

一个穿风衣的矮个子男人不慌不忙地往这边走过来，在他身后，一个体格结实的朋克青年和一名不知为什么穿着旗袍的女子跟着一起进来了。

这群怪人是怎么回事？

现在发生的事情凭我的头脑完全无法理解。

看样子水井山也是一样。

她一脸困惑的样子，把对着我的射钉枪猛地转向他们。

“不、不准靠近！”

“喂，可伦坡，感觉不太妙啊？”

朋克青年好像终于发觉事情不太对。

“快跑！”

我冲着他们使出全身力气大喊道。

“学长……怎么办……她叫我们快跑……”

“快跑？那就等于是在叫我们救她！我们上，耕助，艾勒里！”

风衣青年朝着我们跑来。

“真拿他没办法！”

朋克青年和旗袍女子也跟在他后面。

这些人在想什么啊！

水井山神情狼狈地举起射钉枪——

用颤抖的手指扣动了扳机。

随着噗哧一声，在气压的作用下，粗大的钉子激射而出。

“艾勒里！”

风衣青年喊道。

旗袍女子把拿在右手上的伞张开了。

钉子刺在伞上停住了，没能把伞戳穿，在伞上留下了一小截。

“跳啊，耕助！”

“看我的！”

朋克青年从伞后飞身闪出，整个人化作一颗巨大的子弹，给了水井山一记凌空飞踢。

身材矮小的水井山以惊人的势头轻飘飘地飞了出去，整个身体重重撞在门上，巨大的冲击几乎令空气颤抖。水井山的身体就这样瘫软下去，像个失去灵魂的人偶一样倒在地上。

“喂、喂，她没死吧？连我也变成杀人犯不太好吧？”

朋克青年站起身来脸色发青地说。

“没事……还活着……”

旗袍女子摸着她的脉搏说。

“刚才真是危险啊，小姐，”风衣青年走到我身边说。“我们是奥羽大统一大学悬离连究会——”

“说话都大舌头了！唉，这就是我们的部长啊。”

“部长……丢人……”

“那、那个……非常感谢你们，”虽然我还没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总而言之先低下头道谢。“能不能请你们帮我打开手铐？”

“来啦来啦！”

风衣青年从口袋里取出一样像是发夹的东西，插进我手铐的锁孔里。大概五分钟过后，锁终于打开了，我听到他中途说过好几次“哎呀，奇怪了”，不过就结果而言反正手铐是打开了，就不去多想了吧。

我们把取下来的手铐给水井山戴上。

这下可以放心了——

我安心地吐了口气，瘫倒在地。

这神秘的三人组据说是在“枯尾花学院”案中跟宿木认识的，他们是悬疑研究会的杰出成员，可伦坡、耕助和艾勒里。

据他们所说，他们乘直升机从“枯尾花学院”脱身，经过了这一番冒险之后，按照宿木的指示，他们直接飞到了这所“利布拉女子学院”。一开始宿木打算一个人下直升机，但悬研的成员们为了帮助他解决事件，也一起下了直升机，直升机则载着“枯尾花学院”案的凶手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然后宿木一行人打破了“利布拉女子学院”入口处的封锁进入内部，他们首先沿着左边的走廊往前走，悬研成员们争先恐后地涌进房间里，一不小心把门关上，让天平启动了。悬研这边有三个人、两口棺材和圣母玛利亚像，我们这边包括尸体在内有四个人，重量平衡说起来比较微妙，不过我想大概是由于悬研那边有男性（主要是耕助），因此他们那边比较重。顺带一提，由于宿木走在悬研成员的后面，他很幸运地没有被一起困住。

就这样，结果我们所在的房间上升，我们可以出来了。

这时凶手水井山应该也已经出来了，在我们被关起来之后，她完全可以自由进出。入口只要从外面重新封住就可以了，但当她回来的时候，入口处的封锁却被打破了，于是她赶紧冲进来，看到了眼前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宿木，立刻将他一铁管打倒——大概经过就是这样。

我们把水井山铐住之后，来到左边的塔里，把能找到的所有东西都搬进房间，外面地上的大石头，用来封住入口的木板等等……然后把门关上，要是天平没有动就重来一遍。在我们重复了好多次这个过程之后，天平终于动了。

我们赶紧去往右边的塔。

打开门一看，月夜和菜砂正一脸害怕地看着我们。然而看到打开门的人是我之后，她们俩都哭着扑上来把我抱住了。

“那个人还活着！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

月夜指着宿木说。月夜和菜砂的水手服上沾满了血，她们俩大概是一直寸步未离宿木的身边。

“是那个人叫我们逃到这个房间里来的，多亏了他我们才能得救。”

菜砂说。

他们充当了右边房间里的重物，由此天平再次启动，把被关起来的悬研成员放了出来，我也得以摆脱了穷途末路的危机。

现在时刻已经过了十二日的早上七点。

就这样，“利布拉女子学院”的事件结束了。

第二章 非日常篇

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早上才回宿舍了。

现在这个时间早上第一节课已经开始了，所以在走廊上我没有碰到一个人。可能是由于一个人影都没有的缘故，眼前的景象和平时看惯了的样子有些微妙的不同，有种奇妙的不协调感，感觉自己仿佛误入了某个陌生的地方。

我像在寻求救赎一样，快步走到自己的寝室，把门打开。

然而——雾切却不在。

我本以为她一定早就破了案，已经在床上呼呼大睡了，但被子里面是空的，也毫无温度，看来她还没有回来。

我一头栽在床上，就这样睡着了，连梦都没做，睡得好像死人一样。

钟声响起——

我一个激灵坐了起来。

这里是——？

我一边擦着冷汗一边四下张望，然而这里并不是异样的杀人现场，也不是阴森的建筑物内部，而是我的寝室。太好了，平安回来了。尽管一阵阵贫血导致的晕眩仍然挥之不去，但这下我终于真切地感到自己回到了日常生活之中。

我看了眼时钟，差不多恰好是正午时分，刚才的钟声是学校的午休铃声。

我查看手机。现在是定时联系的时间了，按照我们约好的，正午时刻八鬼打来电话，随后每隔十五分钟宿木、水井山、雾切依次跟我联系。

然而正午时刻过了五分钟之后，八鬼仍然没有打来电话。

我顶着一头睡得乱糟糟的头发，走到宿舍食堂里，自己把电视打开。电视里在放午间新闻，正在播报发生在某个萧条的商业区一角的杀人案，以及八鬼已经死亡的消息。

他果然被杀了……

虽然他之前让人觉得比较难接近，但其实非常热心，是个好人。

要是我们没有请他帮忙查案，也许他就不会死了。不管找什么借口，对于他的死我都有责任，他就等于是我杀的。是我，杀的，是我——

我在空无一人的食堂里把脸埋在手臂里，把自己封闭在眼皮下的黑暗之中。

这就是我选择的道路吗。

这就是雾切一路走来的道路吗。

就算我拼上自己的一切去保护一个人的生命，与此同时，却有另一个人的生命消逝得如此轻易。要是让我选择取舍，我应该去救谁呢。

要是我有才能——应该就能救下他了。

求求上天让我尽可能地救更多的人吧……

就在这时，紧握在我手中的手机突然振动起来，是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

“……你好。”

“是五月雨结小姐吗？我是远秋津菜砂。”

“啊……”我的心情好了一些，情不自禁地把头抬起来。“小砂妹妹！怎么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号码的？”

“是侦探宿木先生拜托我的，他叫我十二点十五分的时候打这个电话。你们约好要定时联系的对吧？”

“啊，嗯……是啊，他这人真是仔细。”

宿木、菜砂和月夜三个人在那之后被送进了同一家医院，他们也建议我到医院去看看，但我拒绝了，因为我想尽快回到宿舍，找回自己的现实感。

“宿木先生现在在加护病房里，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还有意识，不过听说因为是头部受伤，情况不容乐观。”

“是吗……小砂妹妹你们呢，还好吗？”

“我们没有任何问题，月夜同学在我旁边睡得正香呢。”

“太好了……”

“然后，宿木先生有事托我转告你——”

菜砂讲述了“枯尾花学院”案的真相，其内容对于没有亲身体验过的我来说从头到尾都非常奇妙。

“谢谢，这下过了一关了，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宿木先生才好。”

要是没有他在，我们现在还被关在“利布拉女子学院”里，案子也破不了，不仅如此，他还帮忙解决了“枯尾花学院”的案子，侦探等级“2”果然非同凡响。

而且他直到最后都没有背叛我们。包括水井山的事在内，真是一碰到这些侦探就没什么好事，而他还帮助了我们，光是这样就让我高兴得快要掉眼泪了。

“话说回来，悬研的人呢？他们好像是陪着你们一起去了医院的……”

“看到宿木先生脱险之后他们就去了警局，好像是去谈案件的事了。”

“是吗，那看来这方面交给他们应该没问题了。”

“嗯。还有……宿木先生最后是这么说的：‘虽然我现在不得不从一线退下来，但为了她，我不会放弃战斗——’”

“她？”

从这个词能够想到的人只有一个。

是啊……对他而言她就是如此重要，我感觉有点明白宿木这个人为什么会站在我们这边了，也许他也只是恰巧站在我们这边而已。

“他托我告诉你的就是这些。话说回来，五月雨小姐你真的好厉害，都一样是高中生，你跟我们看到的世界却完全不同，感觉就像是一个比我们大上好多的姐姐。”

“你是说我老了？”我开玩笑说。“我其实一点都不厉害啊，跟你们一样只是普通的高中女

生。”

“不，五月雨小姐你当时挺身而出想保护我们，我想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侦探……真是了不起啊。”

“是、是吗？”

“我对侦探产生兴趣了。那个……我也有机会当侦探吗？”

“嗯！小砂妹妹一定可以……”

我说到这里，突然觉得这么说不对。

保持侦探这个身份并不轻松，反倒一直充满了苦恼，总是在不断失去。出于对这个职业的憧憬当上侦探之后，也一定会碰到挫折，说不定还有可能失去生命。

然而……只要有人会像菜砂一样这么说，也许对侦探来说就是一种救赎。

救赎吗……

“这个世界上救过那么多人的英雄，直到现在有没有谁想过要救他？”

她的话在我脑海中回响。

什么人能够拯救受伤的侦探呢——

“五月雨小姐，事情全部解决之后，我们还能见面吗？”

菜砂问道。

“嗯，当然。啊，对了，到了夏天我们一起去海边玩吧。”

“好啊，在那之前我得赶快瘦下来。”

我们彼此承诺了不知何时才会到来的未来，然后挂断了电话。

十二点三十分。

本来这个时间应该是水井山打来电话了，但她现在在警局里，大概顾不上这个了吧。

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手机接到了一个电话。

我战战兢兢地按下按钮。

“你好……？”

“你不必那么害怕的。”

是水井山。

“为、为什么？您应该被警方逮捕了才对！难道您逃出来了？”

我站起来大叫。

“不，我在警局里面，刚才一个刑警突然把手机交给我，看来是龙造寺先生派来的。他应该事先都安排妥当了，在我被抓住的情况下就会这样。”

“他是要您跟我打电话……？”

“嗯，如果我输给了你，那就将案件相关的情报全部告知，想必他是这个意思吧，果然是个讲求公平的人。”

也就是说，龙造寺早已预料到事情会发展至此。当然，不仅如此，要是事情有了其他结果，他应该也已经想好了相应的对策，龙造寺这个人真是深不可测。

“既然龙造寺先生认为这是正确的，那么我会按照他的想法去做。”

水井山首先向我讲解了“‘Goodbye’酒吧”的案子，这个案子由八鬼进行侦查，而水井山意图把他侦查所得的情报全部据为己有。

“就是这么多。顺带一提，凶手洗群三的父亲在三十年前去世，我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后，发现此案当时被怀疑是为骗取保险金而杀人，但由于证据不足，犯罪嫌疑人免于被起诉。当时被认为是犯罪嫌疑人之一的，就是被害者木玉胜实。”

她的侦查简直无懈可击。

她这样的才能居然会被埋没在等级“7”的行列里，真令人难以置信。

“哎呀，为什么不说话，五月雨结小姐？”她从电话里传来的声音让我一下子回过了神。“莫非你是觉得我提供的情报反正不会是真的？还是说你不愿意跟犯罪者说话？”

“不、不是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想，像您这样有才能的人为什么要做这种断送自己一生的事情……”

“看来你还没有理解我行动的意义啊，我不认为自己断送了自己的一生。”

“但、但是！”

“呵呵，还是不要在这里争论了，我们各自都没有多少时间了。接下来说说我负责侦查的‘中世纪西欧拷问器具博物馆’的案件吧。”

“好、好的。”

水井山讲述了案件的详细情况。

被害者在博物馆后面的组装小屋里被烧死，两栋建筑物之间是庭院，庭院中央立着一尊“铁处女”，而且这尊“铁处女”还没有头。

“关于这个案子当中所用到的诡计，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聚光导致的火灾。”

“聚光导致的火灾？”

“酒吧的诡计是好几个古典手法的结合，而博物馆这边也是一个古典的机械诡计。聚光导致的火灾，指的是通过镜片状的物体将日光集中在一点，由此把东西引燃的那种火灾。做理科实验的时候你应该试过用放大镜把纸点燃吧？跟那差不多。聚光导致的自然起火，只要 条件具备，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可能发生，比如放在屋檐下的矿泉水瓶子都有可能是引发火灾的原因。”

“您是说凶手是有意识地引发这种现象的？”

“没错。凶手算好太阳光照射的方向，在某个特定时刻让光聚集在组装小屋内的火柴上将其点燃，凶手利用这个手法保证自己有不在场证明。”

“但是……聚集日光的镜片在哪里？”

“那就是‘铁处女’啊。跟挑战书上写的一样，‘铁处女’是用来当做凶器的。”

“咦？‘铁处女’应该就跟它的名字一样，是用铁做的吧？”

“你还不明白吗？这次案件中出现的‘铁处女’，它的特征是……”

“没有头吗？”

“是的，头部被水平切断了，这种形状不是恰好可以用来放东西吗？比如说，在那里放上一样镜片状的东西如何呢？”

“无头的‘铁处女’实际上是用来摆放镜片的底座……您是这个意思吗？”

“正是如此。顺带一提，我想所谓的镜片应该是冰球。凶手在夜间将它设置好之后就离开了，另外为了将日光集中在镜片上，他还利用了陈列在博物馆里的骑士铠甲。我想他应该是利用表面被磨成镜面的盾反射日光，将日光集中在‘铁处女’的镜片上。骑士也都是没有 头的，不过这想必是为了混淆真实意图所做的伪装吧。”

“冰球能够当镜片用吗？”

“当然可以，而且冰只要放上一段时间就会融化掉下去，凶手也就没有必要将它收走了，也许盾的作用也包括了利用日光把冰融化吧。只要冰球稍微一融化，剩下的冰球就会掉进‘铁处女’的躯干内摔碎。”

“要是没有天晴呢……？”

“那就顺延到第二天。虽然再次让被害者因为酒精而失去意识会比较困难，但被害者自己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印象吧。”

水井山也已经把凶手的目标锁定在一个人身上了，听说那是被害者大学里就读的学生。

“那个……虽然我说这种话有点奇怪……您把情报交给我真的没关系吗？水井山小姐，您进行侦查工作不是为了破案，而是为了抢先一步得到对自己有利的情报对吧？这可是您不惜冒险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情报啊……”

“关于这一点，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只是按照龙造寺先生觉得正确的去做，虽然把情报交给你从结果上来说会对龙造寺先生不利……但我心中产生了迷茫，我开始觉得这会不会就是他希望得到的救赎。至于答案……就请你去寻找吧。”

“……好的。”

“话虽如此，现在胜负还未分晓，不知你们能否把剩下的案件全部解决呢？差不多快到十二点四十五分了，她快打电话来了吧，那么我也该挂电话了。我们应该不会再见了吧，永别了。”

水井山把电话挂断了，也许不让我说出告别的话是她最后的骄傲了。

十二点四十五分到了。

以雾切的作风，她应该会在分秒不差的时候打电话来。

我是这么想的——

但一分钟过去，手机仍然保持沉默。

两分钟，三分钟过去。

五分钟过去，十分钟过去，我犹疑着离开了食堂，回到自己的寝室。

二十分钟过去，我披上外套。

三十分钟过去——

我冲出了宿舍。

我出来的时候，外面正零零星星下着小雪。

我全速奔跑起来，雪片刮在脸上生疼。我一边把胳膊穿进背包的带子，一边跑向校门。

雾切没有打电话来——这就是说，她很有可能被困在了封闭环境之中，或者遇到了什么不测。不管怎么说她都需要帮助，也许她现在正在大声求救……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

“喂喂，雾切妹妹？”

“是我。”

是利科。

“什么啊……”

“抱歉让你失望了。向你报告，‘厄喀德那’号的案件结束了，案犯是岛白男，二十九岁，男性，生日是八月一日，他是七年前一起抢劫杀人案的幸存者，被害者就是那些抢劫犯。”

“你果然厉害啊。没有受伤吧？”

“没有。我按照结小姐说的，没有做扳断手指或是刺瞎眼睛这一类的事，不过可能多少会留下一些淤青——”

“不，你是在说案犯吧？我是在问你有没有受伤。”

“哦，我一点伤都没有。”

“是吗，太好了，辛苦你了，你真的帮了我很多，要是没有你在，这次的游戏就根本没指望了。”

“道谢就不必了，我本来就是为了支援结小姐而来。”

“不，谢谢你。然后呢，你现在在哪里？”

“在这里。”

利科从校门的阴影里现出身形。

他一只手上搭着外套，一只手撑着一把黑伞。尽管跟他分开之后才过了几天，不知为什么我却有种非常怀念的感觉。

他张开双臂等着我过去。

“原来你在这种地方，”我向他跑过去。“这是什么姿势？”

“由于重逢的喜悦，两个人紧紧相拥。”

“这就不用了吧。”

“你忘记答应我的事了吗？不是说好我平安回来的时候要给我一个吻的。”

“我答应过你这种事？”

“看来你果然忘了，那就留到下次吧，换这个就好。”

利科再次张开双臂。

“——好吧。”

我弯下腰跟他抱在一起，不知为什么我的手臂没怎么感觉到他的身体，有种像是在抱空气的感觉，只有甜美又令人惬意的香气能够证明他的确存在。

“好了，结束。”

“很软。”

“别说感想，太丢脸了！”我不由得失声叫起来。“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雾切妹妹没有打电话来，你知道什么吗？”

“关于这件事……”

“嗯。”

“响子小姐似乎跟案犯两人一同离开了‘孪生子能力开发研究所’。”

“咦？”

“之后有人在悬崖下发现了案犯的车，已经损毁严重，但两个人都不在车内。现场附近的河岸上有一具推测是目击者的第三者尸体，推测案犯是抢走目击者的车之后逃跑了。”

“等、等一下，雾切妹妹呢？她没事吗？”

“应该没事吧。”

“应该？”

“是的，因为我没看到，只是猜测。事故现场没有发现可能是响子小姐留下的血迹，目前也没有收到消息说河边或是下游浮起了少女的尸体。从目前状况看来，应该可以认为是案犯把响子小姐带走了。”

带走了——

这句话让我的心脏就像中了一枪一样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眼底开始隐隐作痛。每当在新闻里听到这个字眼的时候，我的心就会被带回到过去。有人把她带走了，带走了，带走了——

“结小姐？”

“啊，嗯，我没事……”

“抱歉，明明有我在，却还是眼睁睁地让响子小姐被案犯带走了。”

利科稍微踮起脚来，让我进到伞下，雪在我们的周围一点一点积起来。

“……这不能怪你，当时你还在船上啊。”

“说实话，那个案子早就已经告一段落了。”

“咦？那之前你都在干什么？”

“关注游戏的进展。”

“关注？”

“我们不是一开始就把案件分开了吗，一部分由结小姐你们负责，一部分由我负责。在这

种情况下，要是我出手干涉结小姐你们的案件，未免有犯规的嫌疑。”

“才不会呢！要是你能出手帮忙就好了。”

“我其实也手痒得不行啊，非常想去解谜……但是，如果全部都被我解决掉了，那些在观看游戏的人应该会觉得很无聊吧？我也觉得这样很无聊。”

“跟那些看游戏的人没关系！什么叫无聊？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啊？”

我提高声音说。果然不能指望利科具备一个侦探所应有的伦理观和正义感，而与此同时，却又存在龙造寺这样态度坚决地对待这一切的侦探——

利科回望着我，表情就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一样。

“……抱歉，我向你抱怨也挺没道理的，”我低下头注视着脚下。“我完全没想过雾切妹妹会遇到这种事……我该怎么办才好……”

“该怎么办，这还用得着说吗？”

“咦？”

“当然是去救响子小姐对吧？”

“但是她被带到哪里去了，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现在就是应该推理的时候了，把响子小姐带走的案犯去了哪里，藏在了什么地方，请你推理出来。结小姐，你不是专门负责绑架案的编号‘88’吗？”

“就算你这么说——”

我不能放弃。

我要思考。

雾切在哪里。

案犯为什么没有杀雾切而是把她带走了？

应该是打算把她当做人质。他是为了跟游戏的责任侦探，也就是我交涉，想把她当做手上的一张牌。

雾切很有可能已经解开了密室之谜，并且揭发了案犯的罪行，所谓的“终极密室”对她而言应该完全不成问题。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案犯改变了计划，打算利用人质威胁我退出这场游戏。

不知道案犯是怎样把雾切响子制服的……但他既然拖着人质这么个大包袱，行动的时候车辆是必不可少的。大多数绑架犯都会用车，尤其绑架对象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犯罪行为全程在车内进行的案例也不在少数。

然而这次由于案犯是偷了第三者的车，理应不可能长时间停留在车上，他应该会尽快弃车，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安全的地方——？

此次犯罪原本就不是以绑架为目的，想必没有特别准备什么据点。

那么难道是案犯自己家？

不，这次案子当中侦查方很容易就能想到去查案犯的家，所以对案犯来说那里算不上安

全。按照案犯的心理，他应该会找到一个侦查方想不到的地方作为据点。

比如说在某个僻静无人的地方的山中小屋？

那怎么可能找得到……

我用手机看了一下时间，已经过了下午一点。“黑之挑战”已经过了48小时，还剩下大概119个小时。

在某些情况下，这么长的时间内案犯必须跟人质一直在一起，这样一来单独作案就变得困难，他需要更多人手。

从案犯的角度来说，“找别人帮忙”的心理也许就跟“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的心理一样强烈吧？

找谁帮忙？

如果我是案犯——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找的人只有一个。

龙造寺月下！

龙造寺的城堡——那个地方可以保证安全。我记得被利科抓住的案犯也都被暂时关押在那里，能够同时保证安全性和隐秘性的地方只有那里了。

那是一个很适合决战的地方。

“利科，雾切妹妹会不会……”

“车已经准备好了。”

利科伸开一只手，指向校门前的车道。

那里停着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

多么优秀的侦探助手。

“赶快到龙造寺先生的城堡去！”

“遵命。”

利科打开后排车座的门，把我送上车，然后自己坐进了驾驶席。

“咦，你来开车吗？”

“保证安全驾驶。”

利科以流畅的动作发动了车。

我的日常生活很快就成了一片消失在后视镜里的风景。

随着我们逐渐接近龙造寺的侦探事务所，雪也越下越大，车窗外的景色变成了一片纯白。迎面驶来的车打开了车头大灯，在那道光中，牡丹一般的雪花闪闪发光。

在表示此前为龙造寺的私有土地的砖砌拱门前，车停下了。

“怎么了，利科？”

“情况有点不对呢。”

拱门下摆着一排铁栅栏。

我和利科下车把铁栅栏移开，空出车道。一瞬间雪就在头上和肩膀上积了起来，我们把雪拍掉回到车里。

“平时这条路上总会有很多委托人在走的，今天却没有一个人。”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们快点吧，利科。”

车沿着林荫道向前行驶，静静落下的雪中一排排枯树看起来就像是一队队低垂着头的死神，感觉很阴森。

我们终于到了另一座拱门前。这里也有铁栅栏，要想继续前进，我们还是得下一趟车把它移开。

再往前穿过有喷泉的庭院，就可以看到龙造寺的城堡了。这座城郭以下着雪的灰色天空为背景，看起来简直就是受到百年诅咒的废墟，是因为感受不到人的气息吗，还是说这才是它原本的模样……

车在大理石门厅前停下。

我和利科下了车，站在自动门前，然而门却毫无反应。不仅如此，在透明门的后面，长桌和沙发堆成一座小山，筑起了防御工事。

“看来结小姐的推理是正确的。”

利科说。

“但是感觉很奇怪啊，是什么人筑起了这种防御工事？难道是把雾切妹妹带走的案犯？”

“会这么想很自然。”

“那龙造寺先生呢？自己的侦探事务所都被别人弄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站在自动门前说话的时候，防御工事的缝隙里时不时地有小孩子探出头来观察这边的情况，那是龙造寺在这里雇佣来当见习侦探的孤儿。

我跟他们视线一对上，他们就慌慌张张地藏了起来。

“啊，你们等等！”

我叫住他们。

然而对方似乎很警惕，并没有现身。

“是我，利科尔内。”

利科对着门后喊。

有几个孩子露出脸来。

“利科……？”

“是的，我回来了。”

“是利科！”一个少年把脸凑了过来，整个人几乎贴在了自动门上。“不好了，利科，来了一个不认识的大叔，把地下室的案犯全都放出来了！”

地下室的案犯？

难道是利科说的那些在案发前就抓住了的案犯！

“那个不认识的大叔是不是带着一个女孩子？”

利科问道，少年点点头。

没有错，雾切就在这里。

“那些案犯给我们下了命令，让我们把入口堵住。”

另一个少年说。

“龙造寺呢？”

“他……不在。”

“也就是说他不在的时候地方被别人占了？”我问利科。“这里的安保这么差？”

“既然龙造寺不在，那就没办法了，我想光靠孩子们是没办法抵挡挟持了人质的案犯的。”

“是吗……”

“从地下室里逃出来的那些案犯还在房子里面？”

利科问少年。

“应该吧……他们说要一起在这里‘据守’。‘据守’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们要留在这里一段时间，”利科这样解释道，然后靠近门。“可以打开吗？”

“他们下命令说不准把人放进来，要是我们不听他们的命令就要杀那个女孩子。”

“是吗……那不开门比较好呢。”

“对不起啊，利科。”

利科从门旁边离开，回到我身边。

“从地下室里逃出来的案犯有五个，几乎都毫无战斗经验，对付他们很简单，只是其中有一个DSC编号‘355’的侦探，还是需要小心。话虽如此，跟杀手比起来也没什么可怕的呢。”

“那些人躲在这里不出来是打算干什么呢。”

“想必是跟那个把响子小姐带走的堤达成了协议吧，他们帮助他在剩下的五天内逃脱，作为交换条件，他们能够从游戏通关时得到的5亿6100万元中分一杯羹。对于这些还没来得及行动一切就结束了的案犯来说，这可是个求之不得的条件，应该也能够让他们发泄一下压力 吧。”

“对方一共六个人啊……”

而且雾切还被挟持当人质了。

没想到最后会面对如此困难的问题……

“你们知不知道那些案犯现在在什么地方，又在做什么？”

利科隔着自动门向少年们发问。

“……不知道啊。”

“啊，说起来，”另一个少年好像想起了什么，说道。“之前有个小孩子给他们送吃的去了，

那个小孩子坐的电梯停在了五楼。”

“五楼不就是龙造寺先生的房间那一层？”

我问道，利科点点头。

“那是龙造寺的专用楼层，应该可以认为他们不止一个人在那里吧。”

“利科，”少年说。“这边已经堵住了，但是后门那边还没有。”

“谢谢你提供情报。”

我和利科告别这些少年之后，绕到建筑物背面。

在纷纷飘落的雪中，利科拉着我的手，一路跑过迷宫一般英国庭院风格的庭院，我们不时经过一座小桥或是穿过一道石拱门，如同一场小小的冒险。要是没有利科给我带路，我大概是走不出这个庭院的。

我们来到了后门。虽说是后门，却跟普通的住宅一样有屋檐，跟玄关大门一样。这里安装着一扇厚重的木门，门上有监视摄像头。

“我说，利科，这里有监控，没关系吗。”

“要说监控的话，之前经过的林荫道有，正面的大门也有，”利科从西装背心的口袋里取出钥匙插进锁孔。“也许对方已经察觉到我们了。”

钥匙转动，后门的门打开了。

“你有钥匙吗？”

“因为我在这里工作啊。”

我们进入建筑物内部。走廊很狭窄，关上后门的门之后，下雪的声音也被隔断了，我们处在了完全无音的状态。

总而言之是成功进来了。利科像猫一样一点脚步声都没有地往前走，我也学着他跟在他后面。

穿过走廊就是厨房。

利科示意我停下。我从旁边偷偷往里张望，看到有两名年轻女子站在煤气灶前，看着放在火上的锅子。她们大概是正在做菜，可以闻到玉米浓汤的香味。

“我负责右边的，结小姐你负责左边——”

利科小声说。

“等等，负责是什么意思？”

“制服她们。”

“我可没学过这个！”

“那我一个人来吧，要是手上没轻重杀了人那就对不起了。”

利科悄无声息地从暗处冲出，靠近两名女子的背后，右手和左手各用一根绕成圈的钢丝绕住她们的脖子。紧接着，他旋转身体回身蹲下，以自己的肩膀为支点一扯钢丝。在他旋转身体的时候手臂互相交叉了过来，但看起来他拉扯的力量还是准确无误地传递给了钢丝。

两名女子很快倒下。

我跑到两名倒下的女子身边。

看起来她们俩都没死。

“她们没事吧？”

“只是由于颈动脉受到压迫昏了过去而已，很快就会醒的，”利科拿起叠放在灶台上的餐巾，递给我一张。“请用这个把她们的嘴封住。”

“啊，嗯……”

我把餐巾拧成绳子，塞进女子口里然后系好。

之后利科用钢丝把两名女子分别绑了起来。

“这样一来还剩四个人。”

对于利科的手法之娴熟我只能叹息了。

“我真是没用，抱歉……”

“没有的事，这也是结小姐的魅力啊。”

“……谢谢。”

我们穿过宽敞的厨房，来到隔壁房间，这里摆放着三张铺着白布的圆桌，大概是食堂吧。

我们正打算从旁边一扇门出去的时候，对面传来了有人走过来的脚步声。

“请问午饭还没有做好吗？”

一个懒洋洋的男声。

男子打开门进入食堂。

利科从搭在手臂上的上衣内侧取出了一样类似于长针的东西，迅速来到男子眼前。

“咿！”

头发乱蓬蓬的男子惨叫起来。

利科用针尖抵住男子的喉咙，仔细一看那原来是文具圆规，在男子的眼中想必它是一件可怕的凶器吧。

“不要大叫。”

“咿，好、好的。”

“你在这里做什么？”

利科冷冷地问。

“那个……午饭……”

“堤怎么指示你的？”

“他叫我放哨，防止有人溜进来……”

“堤在哪里？”

“我、我想是在五楼。”

“堤带来的那个女孩子呢？”

“应该跟他在一起。”

男子竹筒倒豆子一样全说出来了，我想他大概不大适合实施犯罪行为，以他这种懦弱的性格，真亏他也敢参加“黑之挑战”。

利科把情报问得差不多之后又像刚才那样把男子绑了起来。

“还有三个人，按照这个节奏太阳落山之前就能结束了呢。”

“希望如此吧。”

我和利科出了食堂，穿过走廊，终于来到了门厅，这里铺着一流酒店里的那种地毯，摆着等候沙发。入口处的自动门前，刚才那些少年正在热火朝天地忙着筑防御工事，他们假装没有注意到我们。

利科按下电梯按钮。

表示楼层的光按照5……4……3……的顺序依次亮起。

“嗯……？你们是什么人？”

我回过神来才发现门厅那边走来了一名穿着皱巴巴的西装的男子，他一只手上拿着威士忌酒瓶，脸很红，走路跌跌撞撞的。

“啊！你！是那个时候的！”

男子指着利科叫。

大概是被利科抓住的案犯之一吧，从外表年龄来判断，他应该就是编号“355”的侦探。

“居然敢碍我的事！”

男子把插在皮带里的一样看起来像是枪的东西拔出来对着这边。

电梯到了，门打开了。

男子扣动了扳机。

这毫无疑问是真枪。

亮光一闪，响起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与此同时利科把搭着上衣的那只手臂迅速挡在身前，做了一个挥开的动作。

叮，响起一声像是金属互相碰撞的声音，墙壁上开了个洞。

利科平安无事。

“怎、怎么可能？把子弹弹开了？”

拿着枪的男子呆住了。

利科猛地把我朝电梯的方向一推。

我脚下没站稳，一屁股坐到了电梯里面。

“请你先走一步，待会儿我一定会追上来的。”

利科按下了五楼的按钮。

“利科！”

门开始缓缓关闭。

“你一定要来啊！”

在门完全关上之前，我看到利科冲我眨了下眼睛。

电梯开始往上升。

门后接连不断地传来枪声。

我害怕起来，把耳朵捂住。

我变成一个人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必须靠自己战斗了。

我到底该怎么办……

焦躁和紧张令我的头脑一片混乱，就在我痴痴呆呆地望着表示楼层的数字时，电梯突然在三楼停下了。

我慢慢站起来。

——三楼？

谁让电梯停下的？

门打开了。

那里站着一名头发花白的男子。

他手上拿着一把奇妙的小刀，尖端是水平的，并不锐利，是一把潜水刀。男子在潜水服外面披着一件外套，脖子上挂着呼吸管。

这家伙怎么回事啊……

我们互相凝视着对方的表情。

在这座城堡里工作的全都是小孩子，因此眼前这名男子不是城堡里的人，应该是案犯之一。

看来对方也同时得出了结论。

男子认定我是敌人，高高举起了小刀。

我赶紧抬起双臂保护自己，手臂并不重要，总而言之我要度过眼前的难关，到雾切那里去把她救出来。

男子的小刀落下来——

就在这时，走廊那边传来了孩子们哇的一声大叫，从左右两边的走廊上跑来了一群用棒球头盔和球棒武装自己的孩子，向着手拿小刀的男子直冲过去。

在第一次冲撞之下，男子站立不稳，失手把小刀落在地上。

孩子们抓住这个机会，包括没有武装的孩子在内，大家聚起来把男子团团围住，开始你

一拳我一脚地打他。

“坏人在楼上，请你去把他消灭吧，侦探小姐！”

其中一个孩子对着我说。

他们认识我？

也许是我上次来的时候他们看到过我吧。

我点头答应。

电梯关上门之后再次开始上升。

我在五楼下了电梯、

长长走廊的尽头是一扇对开门。

我走到门前，门自动打开了。

堆积如山的档案和文件，到处乱丢的资料书，知识的山脉与创造的海洋。

男子岔开腿坐在桌上，仿佛一个亵渎了这个神圣之地的不速之客。

他一只手上拿着菜刀。

那就是“孪生子能力开发研究所”的案犯堤吧。

紧挨在男子面前的地方有一台轮椅，雾切坐在上面。她双手双脚都被绑住，嘴上贴着胶带，脸色非常糟糕，看起来相当虚弱，但她看到我之后还是一下子瞪圆了眼睛。

“让你久等了，雾切妹妹，我来接你了。”

我向着轮椅走过去。

“喂，别当我不存在啊，”堤在桌上站起来，从上面一下子跳了下来。“不过要说没礼貌，大家彼此彼此吧。话说回来你找到这里的速度很快嘛。”

他摆弄着菜刀笑道。

“请把她还给我。”

我狠狠瞪着他说。

“你明白我的意图吧？”

“是的。”

“你自己说说吧。”

“你把她还给我，作为交换，我不会揭发你的罪行，放过你，这样就行了吧？”

我没有丝毫犹豫。

是把她救回来，还是以牺牲她为代价揭发案犯——这简直算不上选择取舍，答案一开始就决定了。

听到我的话之后，雾切拼命摆起头来。

她好像想说什么，但由于嘴被封住，她吐不出一个字。

“哎呀，你很识时务啊，”堤拿着菜刀拍起手来。“不管怎么想都应该这么选对吧，你其实也不会失去什么，要是你抱着什么侦探的骄傲不放反倒会失去重要的东西，那可就太蠢了。”

“虽然很不甘心……但事情的确如你所说。”

我说。

虽然这个决定无异于让之前我在那么多人的帮助下拼上性命走到今天的一切努力全都白费……但对我来说，雾切响子就是这样一个即使放弃这一切也要保护的人。由于不肯放下侦探的骄傲而失去她，这我简直无法想象。

“结果还是像我这样理解了游戏本质的人才能获得最终胜利啊，”堤似乎相当高兴，克制不住脸上的笑容。“你可以把她松开了，不过在离开这栋建筑物之前她的两只手要保持原样。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轻轻把贴在雾切嘴上的胶带揭了下来。

她一脸随时会哭出来的表情注视着我，但什么都没有说。她的表情就像是虽然有很多话要说，但却全部吞回肚子里忍住了一样，我从来没见过她的表情像现在这样有种摇摇欲坠的感觉。我用手指给她梳理了一下蓬乱的头发，然后解开了绑住她两只脚的绳子。

“能站起来吗？”

雾切点点头，摇摇晃晃地从轮椅上下来。

我赶紧从旁边扶住她。

“好了……那么我们就去找龙造寺，告诉他责任侦探要退出游戏吧。”

堤用菜刀指着我说。

“说是去找……到哪里去找？”

“一楼的禁室啊，这里的小鬼死活不让我把那个房间打开，里面大概有什么东西非常不想让人知道吧。对于他们来说，不想让人知道的不就是老大的位置？说到底就是一群小鬼，没什么心眼。龙造寺根本没出去，现在应该是在监视室里面，以游戏管理者的身份关注游戏进展吧。好了，既然明白了我们就走吧，走！”

堤在背后催促着我和雾切，我们来到了走廊上。

“慢慢走，不要妄想逃跑。”

堤出了房间。

在我们背后，对开门自动关上了——

就在这时。

“我不能接受这个结局。”

利科忽然从门的阴影中出现，把枪口对着堤的太阳穴。

堤得意洋洋的脸一下子凝固了。

就好像他一个人的时间突然静止了一样，整个人僵住不动。

“看来靠虚张声势活着的人在这种时候就无计可施了呢。”

利科像精灵一样带着恶作剧的笑容说。

“利科！你没事啊！我还以为你死了呢——话说你居然能弹开子弹，简直已经不是人类了吧？”

“我可不是什么恶魔啊。”

利科抖了抖搭在手臂上的上衣，一把折叠铲从里面掉出来落在地上，铲子表面有三处凹陷，应该是弹痕。

“不你已经跟恶魔没什么区别了。”

“话说案犯如果中途死亡，在规则上是怎么说的？”

“不知道……大概会全部一笔勾销吧？”

“那看来杀了他比较好呢。”

利科将目光移到枪口前方。

“等、等等，等一下，”堤把菜刀放在脚下，举起双手。“这么模糊不清不太好吧？要是一不小心犯了规被判失去资格不是太惨了？我看还是找龙造寺问一下比较好吧？”

“我要动手了。”

利科对他的话不予理睬。

“别，”我按住利科说。“你没必要为了这种事担上罪名啊。”

“喏，她都这么说了，总而言之你先把枪放下。”

堤说，他额头上冒出了冷汗。

“结小姐，请你把响子小姐手上的绳子解下来绑住这个人。”

我解开雾切的绳子。

这样一来她就重获自由了，我终于把她救下来了，我不由得紧紧把她抱住。你是一个侦探，以及你还活着——这一切都是多么宝贵。现在我明白了，我绝对不会让她失去她的灵魂。

“堤先生，请你伸出两只手。”

“就算不把我绑起来我也不会做什么的，现在这种情况下——”

“快点。”

我说。

堤老老实实地把两只手并在一起对着我伸出来，我把他的手腕牢牢绑住。

利科终于放下了枪。

“雾切妹妹，还好吧？”

“我没事。”

她撩了一下搭在脸上的头发说。

“都这种时候了，就不用逞强了吧。”

我笑着说，雾切稍稍低下头，犹豫着前后摇晃了一下身体——最后还是把我抱住了。

“谢谢你，结姐姐大人。”

“一开始这样不就好了。”

我给她把脸上和额头上的污迹擦掉。

“响子小姐，‘孪生子能力开发研究所’的案件如何了？”

利科问。

“已经解决了。”

她放开我，用侦探的声音回答道。

“那十二密室就全部解决了啊！”

我跳起来说。

回过神来我才发现雾切也一起跳了起来。

“不，等等啊，那我呢？你们打算怎么处置我？”堤一脸不服气的表情说。“你刚才不是宣布自己失败了吗，那不算数了？”

“呃……这种小事就不要在意了吧。”

我抗议说。

“哪里是小事啊，这很重要好不好！”

“真麻烦，要不要我杀了他？”

利科再次把枪口对准堤。

“都说不行了，”我把利科的手臂按下去。“我们去向龙造寺先生报告情况吧，让他承认我们通关就可以了。”

“搞不好他会接受你的投降判你们输啊？”

“那时的事那时再说……不管怎么说，我们得到龙造寺先生那里去结束这场游戏。我说利科，你知不知道一楼有间禁室？”

“知道啊，不过那是声东击西，真正不想让人知道的房间是在——”

我们坐上电梯，来到一楼。

电梯到达一楼之后，利科把楼层按钮一个接一个全都按了下去，于是平时进出的电梯门没有打开，背后的墙壁却像门一样滑开了。

白色的走廊笔直向前方延伸。

“龙造寺应该就在前面。”

对面可以看到一扇门。

游戏终于要结束了。

脚步声一路回响在走廊上，我们来到门前。

门马上自动打开了。

这是一个白色的空间，空气冷得似乎让吐出的气都成了白色。这里的构造像是一间宽敞的大厅，没有窗户，只有对面墙上镶着铁栏的换气扇正在缓缓旋转。墙壁和地板上没有任何家具和装饰物一类的东西，房间中央有一张白色的床，旁边有一个小柜子，上面摆着一台液晶显示器，仅此而已。

床上鼓起一个人的形状，好像有人睡在上面，但是看不到这个人的脸。

要问原因的话——那是因为他脸上盖着一块白布。

“不、不会吧……？”

堤第一个叫了起来。

我也在心里说了一样的话。

不可能。

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雾切和利科靠近床。

利科取下了白布。

白布下面是遗容安详的龙造寺月下。

“他患有致死的疾病。具体是什么病，直到最后他都没有告诉身边的人，但看了就知道，病魔一直在一点一点吞噬他的生命。”

“利科……你之前就知道？”

“是的，毕竟我在他身边足足有半年了，就算他有心隐瞒我也会发现的。”

没错——他在我面前也吃过很多药，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在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深渊了。

这就是有“安乐椅伯爵”之称，曾经拯救过无数人的英雄的末路。

在这种地方一个人孤独地死去——

他到底一直在寻求什么呢。

他有没有得到过回报，哪怕是一点点呢。

“难道他坐轮椅也是因为生病？”

“不，他腿脚不便是他当警官的时候因案犯而受伤所留下的后遗症。”

“他以前是警官？”

“是的，正因为如此警方内部有不少他的信奉者，他对警方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他在半身不遂之后也没有退出一线，一直以警官的身份与犯罪作斗争，但有一天，一个逃狱犯杀害了他的妻子和女儿，第二个月他就辞去了警官职务。一个坚持与犯罪作斗争并为之自豪的人，就这样毫不留恋地抽身离开了。”

“所以……之后他就当了侦探？”

“从他的履历上来说是这样。”

我再次注视着龙造寺的侧脸。

他那安详的表情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在纯粹的救济面前，牺牲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我得出的结论。”

我回想起他说过的话。

我一直以为这句话的意思单纯是说为了救一个人可以不惜牺牲另一个人，但一个念头突然从我脑海中掠过——他牺牲得最多的不就是他自己吗。也许水井山正是因为理解了这一点才会想救他的。

“他去世之后还没过多久。”

雾切一边检查遗体一边说。这种时候也不忘调查，的确是她的风格。

“他手上拿着什么东西。”

她把被子揭开，检查龙造寺手里的东西。

是一个遥控器。

雾切毫不犹豫地按下遥控器按钮。

液晶显示器的电源一下子打开了，开始播放一段影像。

这段影像似乎是在龙造寺的房间里拍摄的，背景中可以看到杂乱的书架。

画面中央是坐在轮椅上的龙造寺。

“五月雨结君——”生前的龙造寺对我说道。“首先我要向你道歉，由于我提出这个游戏而导致了这样的结局，对此我非常抱歉。”

龙造寺低下头。

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能呆呆地往下看。

“这次游戏所具有的意义远比你想到的更多，是多层次的，也可以说是并列的，或许也是彼此交叉的，形成一个圆环——不管怎么说，你所看到的，对你来说就是一切。把你所得到的答案记在心里，以后也请你继续以一个侦探的身份战斗下去。”

说到这里龙造寺顿了一顿，剧烈地咳嗽起来，然后再次看向画面。

“你出于自己的选择，走上了一条跟我不同的道路。你记不记得我以前说过‘你跟我一样’？现在这句话也不对了，你所走的道路，是我没能走的道路，你要昂首挺胸地向前走，身为一个侦探，我以你为荣。”

龙造寺露出了沉稳的笑容。

然后他把遥控器对着这边，想要停止录像。

然而他好像突然又想起了什么，再次开口。

“身为前辈，我有一个建议想告诉你。你的头脑似乎太死板了，虽然我也没资格说别人。如果你能更灵活一些，也许就有人用不着死了。”

“咦？”

“——差不多该说再见了，游戏是你胜利了，谢谢你在我人生的最后给我带来了一场愉快的游戏。但愿你在斗争中能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

影像在这里中断了。

“……我说，怎么一回事，雾切妹妹？他的意思是说还有办法可以更快解决案件吗？”

我不安地说。

“是啊，结姐姐大人，一开始就有很多提示了，其实挑战书有十二张就是在暗示答案……”

“咦，什么？我没想明白。”

“十二密室各自对应十二星座，而每个案犯都属于相应的星座。说到这个份上你应该明白了吧？也就是说，只要调查一下相关人员的生日确定他们的星座，就能知道谁是案犯了。”

“怎、怎么会这样……”

水瓶座 1月20日~2月18日

地点 黄泉水族馆

案犯 朽木嘉永 2月10日生

主题 水瓶＝诡计中用到水槽

双鱼座 2月19日~3月20日

地点 黄泉水族馆

案犯 朽木乙子 2月25日生

主题 水族馆＝鱼

白羊座 3月21日~4月19日

地点 泽目鬼自然会会馆

案犯 胧龙虎 4月13日生

主题 羊皮纸

※ 羊皮纸是以山羊皮制成但此处单指羊

金牛座 4月20日~5月20日

地点 枯尾花学院

案犯 打田透 5月5日生

主题 蜡烛魔法阵是金牛座的星座符号

双子座 5月21日~6月21日

地点 孪生子能力开发研究所

案犯 堤塔矢 6月12日生

主题 孪生子

巨蟹座 6月22日~7月22日

地点 大望洋馆

案犯 熊野圣果 7月1日生

主题 凶器大剪刀＝巨蟹

狮子座 7月23日~8月22日

地点 豪华客轮“厄喀德那号”

案犯 岛白男 8月1日生

主题 厄喀德那为狮子座神话中狮子母亲的名字

此外凶器中的牙＝狮子的牙

处女座 8月23日~9月22日

地点 中世纪西欧拷问器具博物馆

案犯 乌羽刈安 8月30日生

主题 铁处女

天秤座 9月23日~10月23日

地点 利布拉女子学院

案犯 水井山幸 9月29日生

主题 利布拉＝天平

天蝎座 10月24日~11月21日

地点 “Goodbye”酒吧

案犯 洗群三 11月1日生

主题 卡律布德蝎毒素＝蝎毒

射手座 11月22日~12月21日

地点 武田鬼屋

案犯 杜若克丽丝 12月8日生

主题 杀人手法为弓箭

山羊座 12月22日~1月19日

地点 音张岛

案犯 梁弘法 12月29日生

主题 音乐＝神话中的山羊神潘吹奏芦笛（音乐）

“怎、怎么会这样……雾切妹妹你早就知道十二密室的秘密了？”

“我是中途发现的，第一天利科不是一下子就解决了五起案件还留下了便条吗，上面特意标出了案犯的生日，所以我就明白了。”

“啊，对了……利科之所以能够一下子就解决五起案件也是因为有这种机关在里面吗。

利科你一开始就发现了十二密室的秘密？”

“是的。”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瞪着利科说。

“因为我要是说出来游戏就结束了，”利科像天使一样笑着说。“要是那么快结束不是太无聊了吗。”

“瞧你顶着一张可爱的脸，说的话怎么感觉有点变态……”

“请问你刚才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

“喂，没有人问过我的生日啊。”

堤插嘴说。

我差点把他给忘了。

“要是先问了你的生日可能会导致我判断错误，所以才没问而已，我原本是打算最后确认答案的时候再问的。”

雾切说。

确认答案啊，的确也可以这样用。

话说回来，我再次体会到龙造寺月下这个人实在可怕，他能够让一样事物具有两重乃至三重含义，现象彼此交错，更加复杂地把真相隐藏起来。一旦想通了，只要稍微改变一下思维方式，真相就会一下子显现出来。

这无与伦比的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可以算是游戏结束了吗？”

“刚才龙造寺已经宣布结姐姐大人胜利了，我们就心存感激地接受他的话吧。”

雾切叉着腰说。

“喂，等等啊，我还没有接受呢。”

堤挥舞着被绑住的手臂说。

“你这个人啊……”

我无可奈何，向他走过去。

“利科尔内——听得见吗？”

突然，已经中断的影像又开始播放了。

我们吃了一惊，抬起头来注视着显示器。

“不，应该叫你御镜灵才对，半年来你帮了我不少，谢谢。通过这次的游戏也可以看出你拥有毋庸置疑的实力，以你这个水平的侦探应该已经明白我的遗志是什么了吧。”

我看向利科。

利科摊开双手耸了耸肩。

“我已经接受了自己的死亡，只是还有一件事放不下心，那就是我所居住的这座城。我不在了之后，这里的孩子们就会无处可去，同时那些寻求救赎的人也会再次陷入彷徨。因此我想请求你一件事，能否请你继承龙造寺的名号，坐上这里城主的位置？”

龙造寺的目光透过画面径直投向利科。

利科仍然跟往常一样，从表情上看不出他在想什么，他注视着画面。

是吗——

难道说这才是这次游戏真正的目的？

身为一个侦探，他得到了地位和名誉，而他唯一没有得到的就是能够继承他志向的后继者，也许这次的游戏也有选定继承人的目的在内。当然，我这种人甚至都没有被算进对象之中，因此说得更准确一些——这是一场以利科即御镜灵为对象的最终考验。

如果是利科的话，他应该有资格坐上这个位置，搞不好他会成为一个超越龙造寺月下的侦探。

龙造寺的遗言还有后续。

“柜子里面准备了两个信封，一个黑色信封和一个白色信封。白色信封里装着有关继承这整座城以及龙造寺名号的文件，要是选择它你就会成为城主。而黑色信封里装着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对你的通缉令，简单来说，对于委员会而言是一份将你认定为敌人的文件，要是选择它你就会被委员会视为敌人。”

站在柜子旁边的雾切拉开抽屉，从里面取出两个信封。跟龙造寺在影像里给我们看的一样，是白色和黑色两种信封。

雾切把两个信封并排放在龙造寺的遗体上。

“我的遗志如同刚才所说，然而我并不打算强制你接受，想选择哪边是你的自由，慎重考虑之后做出选择吧，像你这样的侦探所选择的道路，也许足以改变整个世界。实在遗憾，我已经不可能在你所选择的世界里活下去了。那么——但愿你在斗争中能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

龙造寺的表情就跟他的遗容一样，仿佛该做的事情全都做完了，他停止了录像。

利科俯视着两个信封。

白色是这座城堡和龙造寺的名号——

黑色是委员会的敌人——

“你打算怎么办，利科？”

雾切问。

“嗯——，那个人最后还真是留下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呢……”

就在这时，我们背后的门打开了，城堡里的孩子们一下子涌进了房间里，大概有十来个人吧。

他们应该已经知道龙造寺去世了，并没有表现出吃惊的样子。

他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龙造寺，而是为了利科。

“利科！这里需要你，”其中一个少年说。“你不是想要名字吗？那你就继承龙造寺先生的名字吧！这个名字很适合你！”

“是啊，利科！”

孩子们的声音重叠在一起。

利科看了一眼他们，向着信封走近一步。

本来这是完全不需要犹豫的选项，能够成为那个龙造寺月下公认的继承人，这种机会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地位和名誉，金钱，土地，以及国家权力层面的信赖度，不管哪一样都是人人梦寐以求的，有什么理由不去接过那个白色信封呢，如果是一般人的话——

然而对于利科来说，情况可能就有些不一样了。

他已经达到了侦探的最高等级，一直以来不受任何束缚，自由自在地享受着解谜的乐趣。他不是那种停留在一个地方就能满足的人。

要说他会不会欣然答应成为龙造寺月下的继承人，我想应该不会。反而可以说，为了自由而不惜拒绝，这才是他的风格。

虽说如此，如果选择黑色信封，是不是他的自由就能得到保障了？那也不是，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将确定与他为敌，他们会追得更紧，如果要和他们战斗，那就必须做好放弃自由的准备。他做得到吗？

那还是选白吧——

不，还是黑吧——

他到底会拿起哪个信封呢。

他将会选择什么，放弃什么？

我们都紧张地等待着他的选择。

然而……

“好了，到此为止。”

有什么硬东西抵住了我的太阳穴。

是堤。

他用被绑住的两只手拿着一样东西对着我。

我在他手里看到了一把小手枪，就是电影里经常可以见到的那种德林杰手枪。

“幸亏我事先从那个醉鬼侦探手上借来了这个，没有把我的手反绑在背后是你的错误啊，废物侦探。”

孩子们当中响起了尖叫。

“吵死人了小鬼们，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主人。”

“啊？”

“那个白色信封归我了。”

“这、这是行不通的！”

我大叫着说。

“不，行得通，拿着白色信封的人就有这个权利，没错吧？我会成为龙造寺，收下这座城！”

“利科，开枪。”

雾切说。

然而利科摇了摇头。

“里面其实没有子弹，是空的。”

“哈哈，原来你也是虚张声势啊。”

“你开得了枪吗？”

雾切挑衅地说。

堤立刻把枪口对准她扣下了扳机。

火药紧贴着我的耳朵爆炸了。

雾切按住左手的手背，一下子蹲了下去。

鲜血沿着她的指尖往下滴——

“住手！”

我想抓住堤的手腕。

然而他迅速绕到了我背后。他用被绑住的两只手圈成一个圈，把我套在里面，一只手把我死死按住，动作灵巧地用枪口抵住我的太阳穴。

“雾切妹妹！”

“我没事，伤口不深。”

她咬着牙说。

“那个小鬼真是烦死人了，要是再啰啰嗦嗦的我就杀了她。好了，给我走到信封那边去。”

堤把我当做盾牌，走到床边。

“别做多余的事啊。”

堤看着利科警告他。

利科正打算从上衣里取出什么东西，动作一下子停住。

“没事的利科，要是有什么妙计就尽管使出来。”

我说。

“你们两个人的距离有点太近了，能不能稍微分开一些？”

“白痴，听到你这么说了谁还会分开啊，”堤一边说一边用枪口戳了我一下。“喂，把白色信封拿起来。”

“不要！”

我表示抵抗。

“你没有拒绝的权利，要是下次你还不愿意，我搞不好会开枪打那边那个小鬼，劝你想清楚之后再说话。好了，拿起来。”

只能把信封交给他了吗。

要是交给了他，这座城堡和孩子们真的就归他所有了吗。

我不知道。

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该怎么办才好。

“快点！”

堤用枪托照我脸上来了一下，金属部件把我脸旁边割破了，我感觉到血顺着下巴往下流。

“没有第三次了，好了，拿起来。”

我下定决心，把手伸向白色信封。

结果是我输了吗——

一阵耳鸣。

孩子们发出了尖叫。

雾切和利科两个人也一脸惊讶地望着我。

——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堤把我按住的手臂突然没了力气，他的体重全部压在了我身上，我承受不住一弯腰，他的身体从我身上下去了。

堤躺在了白色的地板上。

红色的血泊很快在地板上扩大。

堤额头中央开了一个鲜红的洞。

我立刻向周围张望，利科手上没拿枪，雾切也还是按着自己的左手，手上没有东西。

当然，孩子们也只顾着害怕了。

难道是龙造寺？

不，龙造寺早就死了，看起来这里也不像是有什么能开枪的机关。

那到底是什么人从哪里开的枪——

“是他。”

雾切望着房间里面的换气扇说。

宽度五厘米左右的铁栏。

后面正在缓缓旋转的换气扇。

“咦？是谁？”

“有这种狙击技术的只有他了——”

雾切这样低声说道，就在这一瞬间。

换气扇周围的墙壁在外面的暴力压迫下，开始一块一块地崩塌，墙壁一眨眼工夫就垮了，粉尘飞舞在洁净的白色房间里，与此同时，花瓣一般的雪片也灌了进来。

出现在那里的是一辆坦克。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实物，所以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应该被称为坦克，只不过至少我看到这个物体从墙壁上的大洞里探出了巨大的炮身，用履带碾过瓦砾进入了室内。

我们哑口无言，只能呆呆地看着。

最后坦克在床前停下。

坦克车体顶部的舱门打开了。

从里面跳出来的是一个穿着一身像是丧服的黑色西装，打着黑色领带的外国人。

他那充满野性的英俊脸孔我不是第一次看见。

如今侦探图书馆内仅有的两位拥有最高等级“000”的侦探其中之一——

他从坦克上跳下来，突然开始端着机关枪冲没有人的墙壁扫射。

孩子们尖叫着捂住耳朵蹲下来。

最后闪光和枪声都停止了，我透过升腾的烟尘望向墙壁，上面的弹孔写出了这样几个字。

“乔尼来也”

“怎么样，汉字写得很好吧？”

冲锋枪在乔尼手指上骨碌碌转了几圈，最后被他朝着后面高高丢了出去。

丝毫不差地落进了舱门里。

法律执行官 乔尼·亚普 DSC编号“000”

“违规人员处罚完毕。”

他冲着对讲机这样宣布。

认知眼前发生的事情已经用尽了我的全部脑力，我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又要怎样处理这些信息了。

“Long time no see——响子，”乔尼走到雾切跟前，也不管她愿不愿意，抓过她的手握了握，拍了拍她的肩膀。“现在很有女人味了嘛！”

雾切呆呆地张着嘴抬头看着乔尼。

“还有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御镜君，”乔尼用手指比枪做了个向利科开枪的动作。“我来打

个招呼，顺便给你带来了第三个选项。”

乔尼从西装内侧取出了一样东西，举了起来。

那是个星形的徽章。

是治安官徽章。

“要是和我在一起不管是NASA还是51区都可以随便看！好了，跟我走吧！”

乔尼把徽章丢了出去。

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啊。

利科怎么可能会这么轻易就跟他走——

“我跟你走！”

利科一把接住了徽章。

——他说什么？

“给我等下！”

我不由得叫了起来。

我下意识地阻止了他。

“你在想什么啊，利科！你是认真的？”

“是啊，”利科没管两个信封，跳上了坦克。“不管是白还是黑都完全没办法让我兴奋，我正觉得头疼呢，比起那边还是这边看起来更有意思。”

利科自豪地把徽章举起来说。

“你明白吗，利科？”雾切表情严峻地说。“你会和我们敌对的。”

“响子小姐你才不明白呢，那不是最有趣的地方吗？”

利科露出了平时那样天使般的笑容。

“OK，御镜君，不，利科？umm……这个名字不怎么帅气啊，好，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德拉贡了。德拉贡，把坦克里面的箱子拿过来。”

“德拉贡好像有点……”

“咦——？那叫你什么好？猎鹰？达多拉基（译注:《勇者斗恶龙》系列中的一种怪物）？”

“之后我们再商量吧。”

利科这样说道，消失在了坦克里面，然后很快又拿着一个看起来像是乐器盒子的很大的包出来了。

“OK！”

乔尼跳上坦克，从利科手里接过箱子，把它向着我的脚下扔了过来。

“响子，结，这是送给你们的礼物。”

“……礼物？”

“侦探怎么怎么样，继承人怎么怎么样，这种烦人的讨论别管了，跟我一决胜负吧，胜利的一方就是正义，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游戏。”

乔尼左手叉腰，右手指着我。

我说不出话，只顾着慌张了。

又有一场新的游戏要开始了吗。

“过一段时间我会给你们寄信的！好了，See you later。”

乔尼钻进了坦克舱里。

“再见了，结小姐，响子小姐。”

利科也跟着坐进了坦克里。

不可能吧——利科。

我还以为我们已经是同伴了。

他将会与我们为敌……

那个超级有才能的“000”是我们的敌人？

我简直无法想象这到底有多可怕。

坦克转动履带，向后倒车然后掉头，一瞬间就消失在了我的视野里。

他们走了……

“雾切妹妹……”我跑到雾切旁边。“你的手没事吧？”

“没事。不说这个了，那个包。”

我们一起打开了箱子。

里面装着一把黑漆漆的长枪——狙击步枪。

第三章 日常篇 extra

一位老人在机场下了飞机。

他嘴边留着一圈白胡子，身体瘦削，穿着一身颇有绅士气质的西服。他手上拿着手杖，头顶戴着圆顶硬礼帽，乍一看就像是一位旧时代的英国绅士误入了现代社会。

这位绅士一面用充满怀念的目光打量着周围，一面走向出租车站。

一辆黑色车在绅士面前停下。

车门打开，绅士坐进了后排座位。

“您去哪里？”

“随便开吧，我很久没回到这个国家来了。”

绅士这样说道，把后背靠在座垫上。

车开动了。

“话说回来——你现在能做出很有趣的脸了啊，新仙。”

绅士对着驾驶席上的男子说。

驾驶席上的男子把领带拉开，耸一耸肩。

“果然厉害啊，不比等先生。”

“看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以前那个纯情的小少爷也长进了不少，学会做坏事了啊。”

“这段时间您好像老了不少。”

“哈哈，那是当然，我年纪也不小了，”绅士改用两只手握住拄在脚边的手杖。“然后呢，找我有事吗？”

“打算为您久违的回国庆祝一番。”

“哦？”

“两周前发生了一起与我们无关的密室杀人案，已经有几名侦探开始侦查，但目前案件仍未解决；当然，我也不知道真相。如何，要不要来比一比，谁能够先破案？”

“你啊，这种地方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当然，我承诺在侦查期间暂且休战。”

“好吧，当做是准备活动也许正好。”

“但愿您的脑细胞还不至于衰老。”

“口气不小啊，年轻人。”

“那么我送您到案发现场去——”

——to be continued.

＜第五卷·完＞